

神枪碧血 之五

The image features a woman's portrait on the left side, with dark, wavy hair and a serious expression. The background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shades of red and black, depicting a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 with a curved roof and a bridge in the distance. The title '血战白凉亭' is written in large, bold, black characters with a white outline, positioned at the bottom of the image.

血战白凉亭

血战白凉亭

《神枪碧血》之五

原著：戚	天	法
改编：薛	炎	文
绘画：谷照恩	李重新	谷静
封面：郑		岱
扫描：自	治	州
制作：自	治	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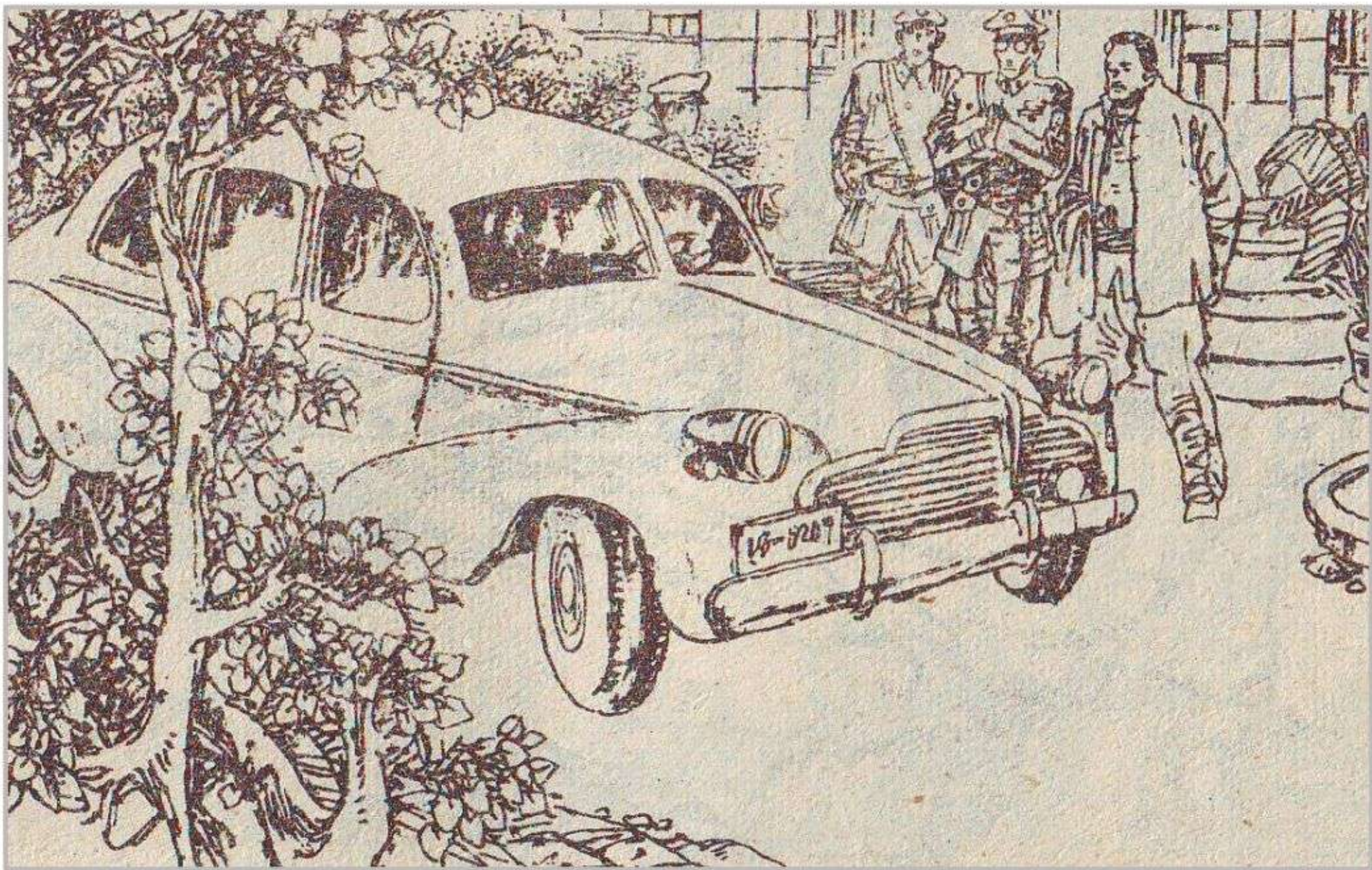
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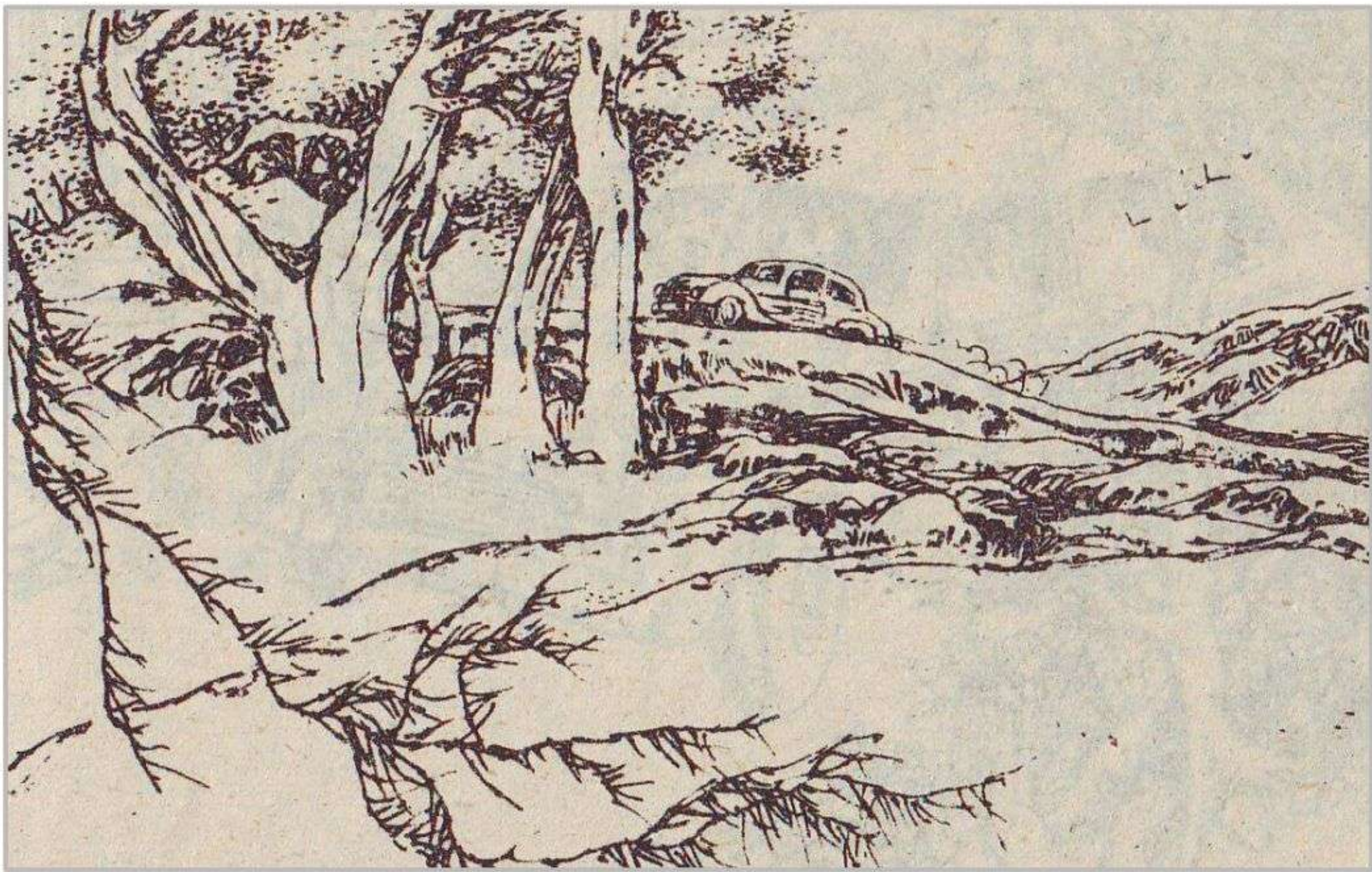


内 容 介 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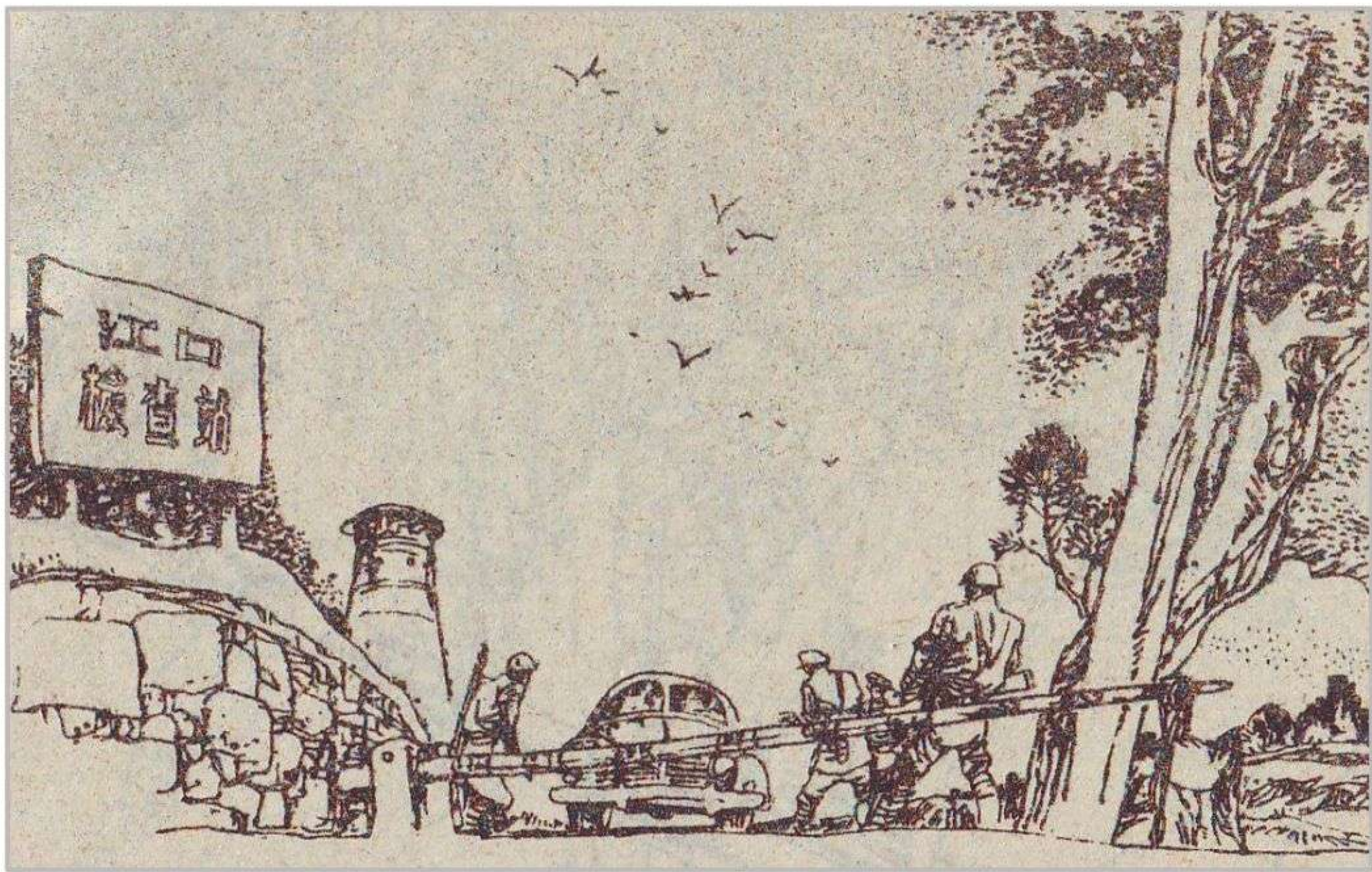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《四明传奇》第五册。费小亮牺牲后，宓国龙机智地带领警备队，配合三五支队，破坏了敌人的抓丁计划、帮助戚达中起义、救出了方雪妹和大批被抓的壮丁，粉碎了敌人“抢丁南运”的阴谋。但是宓国龙不幸负伤，被敌人虏走。



沈颂治听说蒋介石召见，一夜没睡。凌晨四点，他翻身起床，穿上中校军衔的军服，召来宓国龙、陈银木马上出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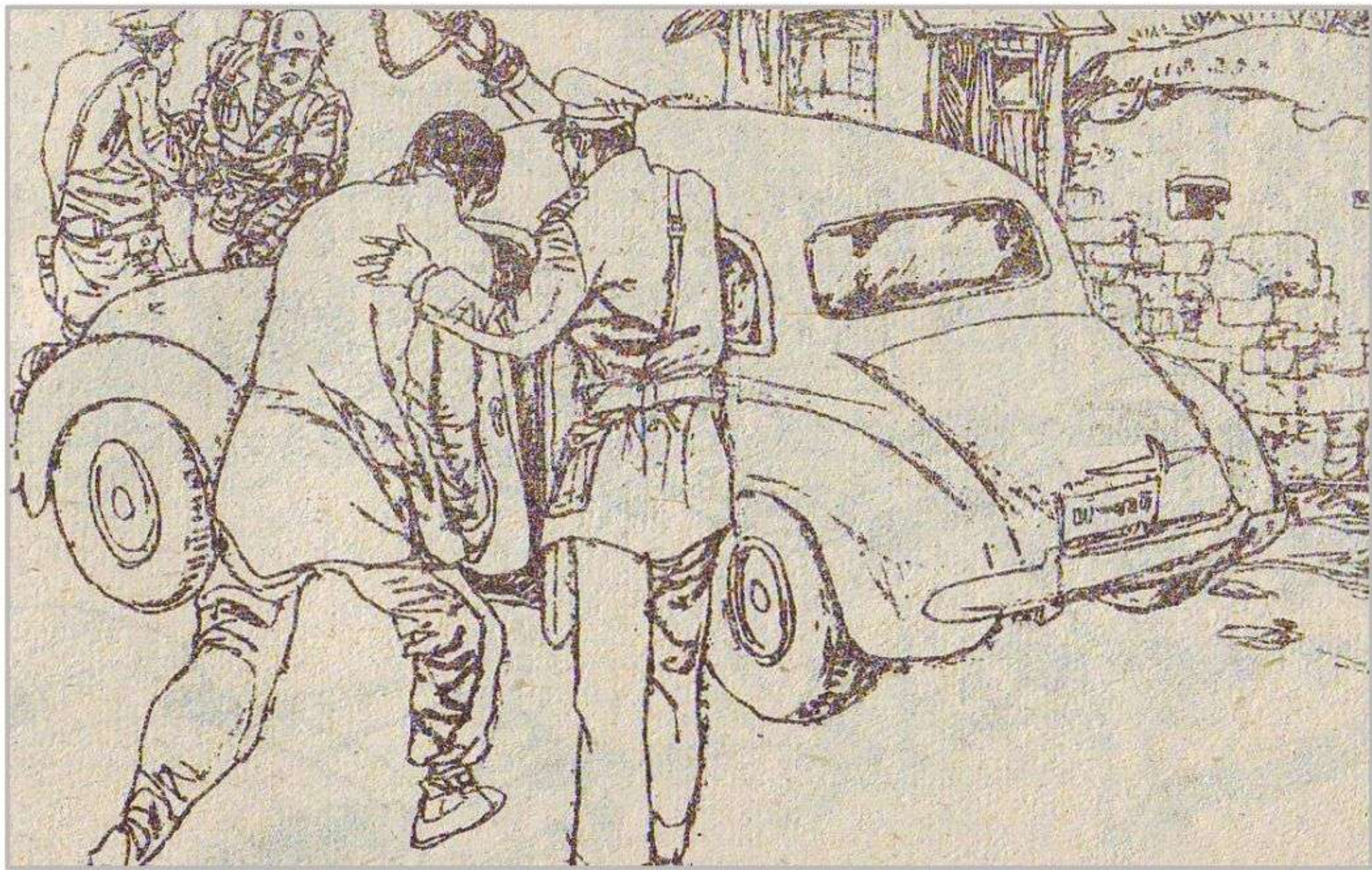
汽车过了宁波驶向奉化，天已大亮了。这四明山区的主要干线上，国民党的军车不断巡逻，还能看到远处的警戒和据点，气氛十分紧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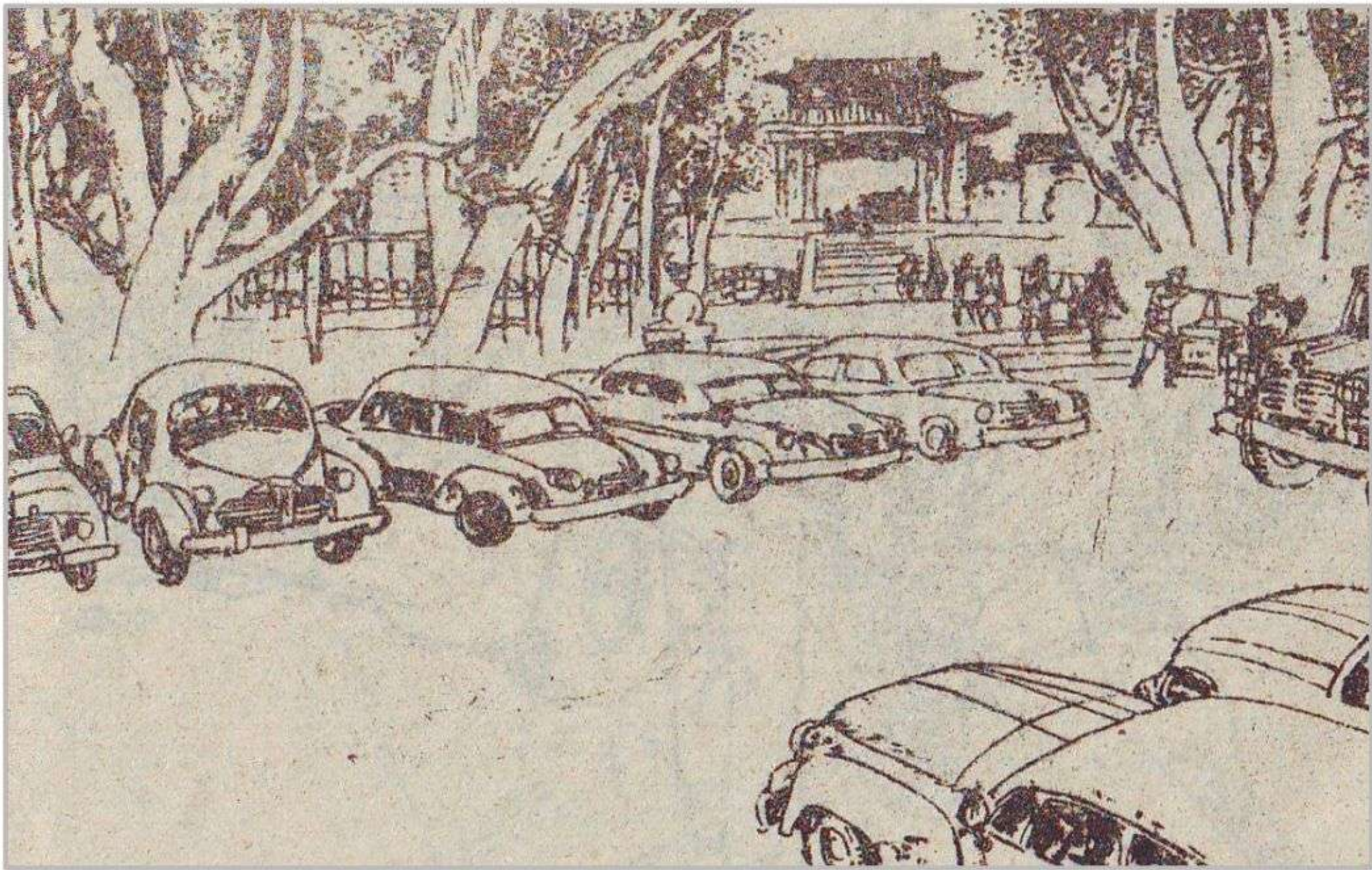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一个急刹车，沈颂治向前一撞，连大檐军帽都翻落在地。他忙向车窗外细看，路牌上写着“江口检查站”五个大字。沈颂治连忙把身份证递过去。



军警查对过证件之后，喝令一声：“都下来！武器全交出来！”三个人象俘虏一样，乖乖地被缴了械，并登了记，才准许重新钻进汽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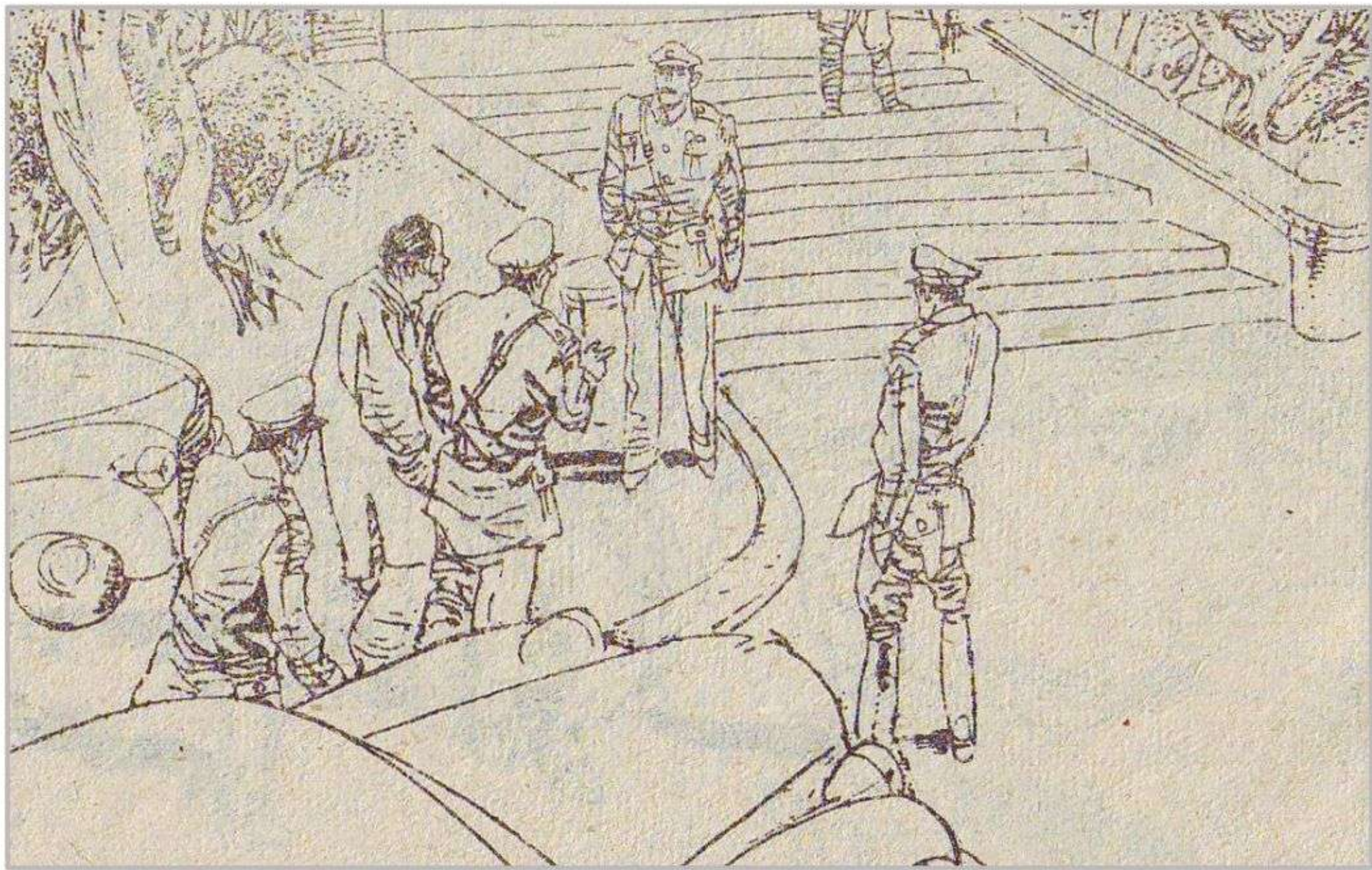
从江口开始，汽车进了警戒森严的群山，三步一哨，五步一岗。他们不但搜走枪支，连金戒指、挖耳勺都收走了。陈银木直想大骂，沈颂治连说：“银木忍耐，忍耐，一切我赔，我赔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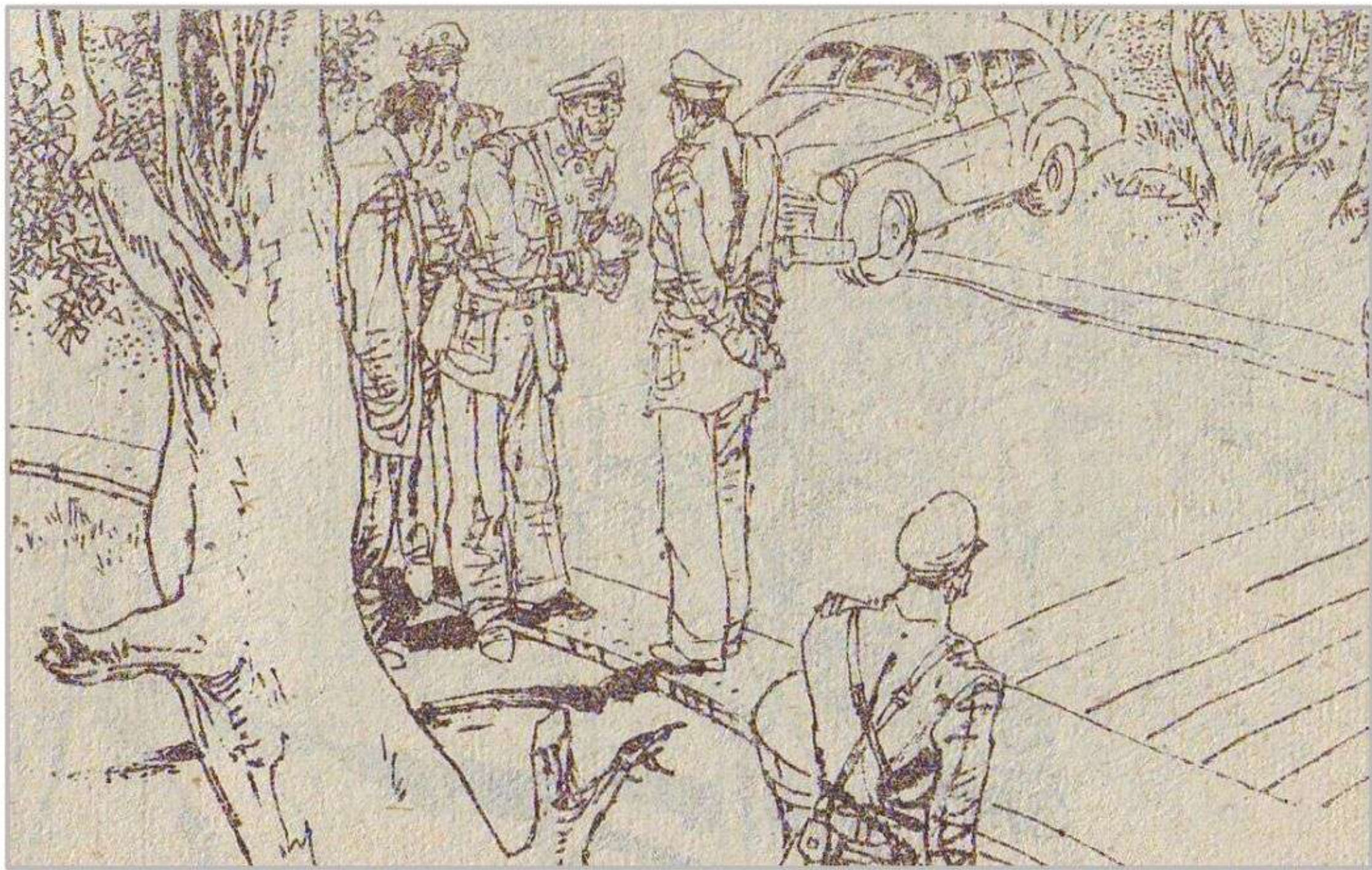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溪口蒋介石的私邸，时间已是上午十点半了。宓国龙一看：山上曲径横翠、亭榭错落，山下流水潺潺、清澈见底。树下停满了各式漂亮轿车。这私邸出口有二三十个军官，抬出铁箱。装进卡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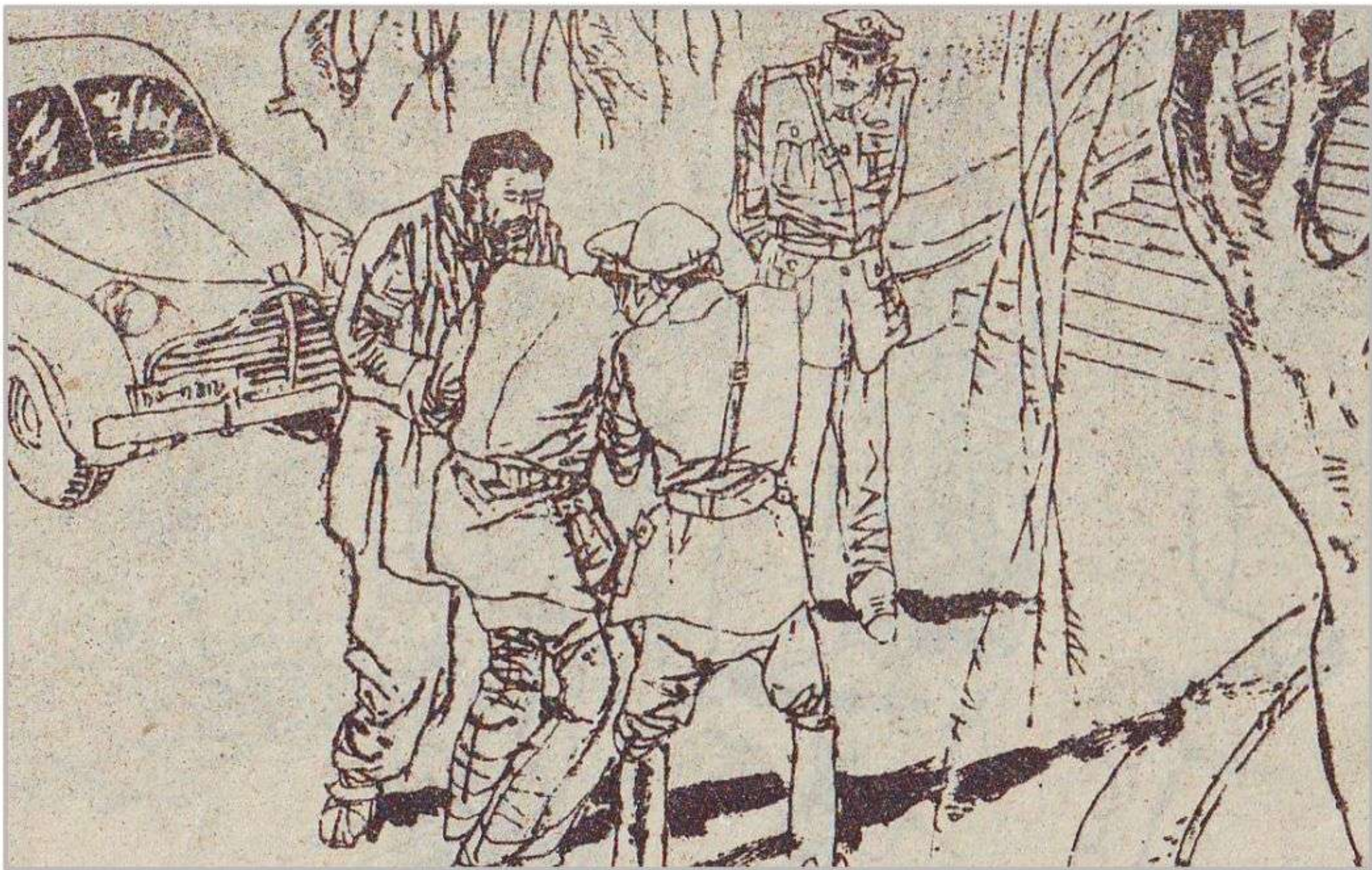
三个人刚钻出汽车，又上来三个侍卫官，从头到脚搜了个遍，连陈银木嘴里的金牙都给敲得“笃笃”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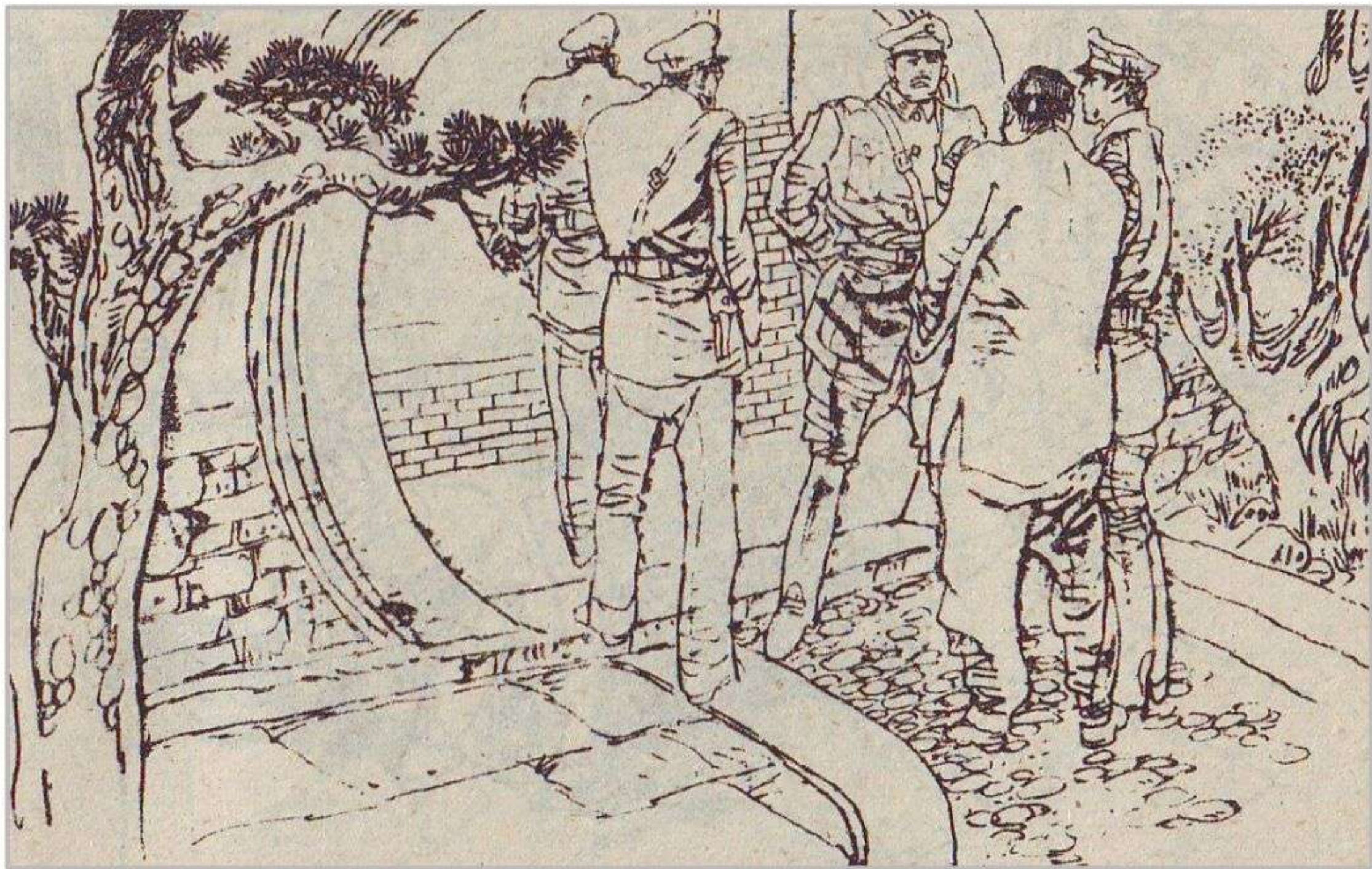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候，瘦小的郡伯华送出一个军官，胸脯上晃动着金光闪闪的勋章。当邵伯华看见沈颂治，立即走了过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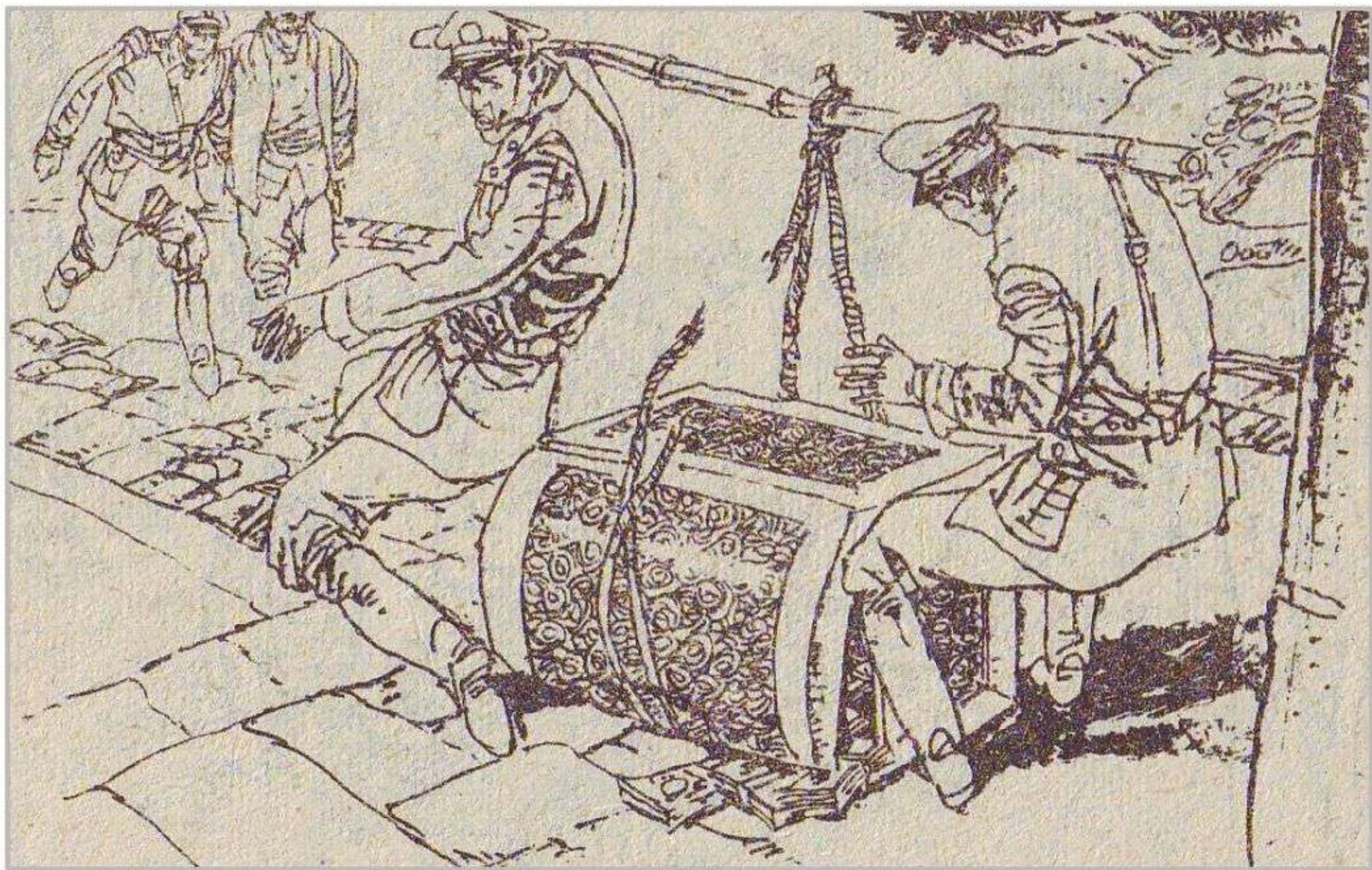
邵伯华说：“你运气真好！”“真的？颁发什么勋章？”沈颂治急问。邵伯华摇了摇头说：“你两次上当，被三五支队弄走七百余名壮丁，影响剿共戡乱，蒋委员长要枪毙你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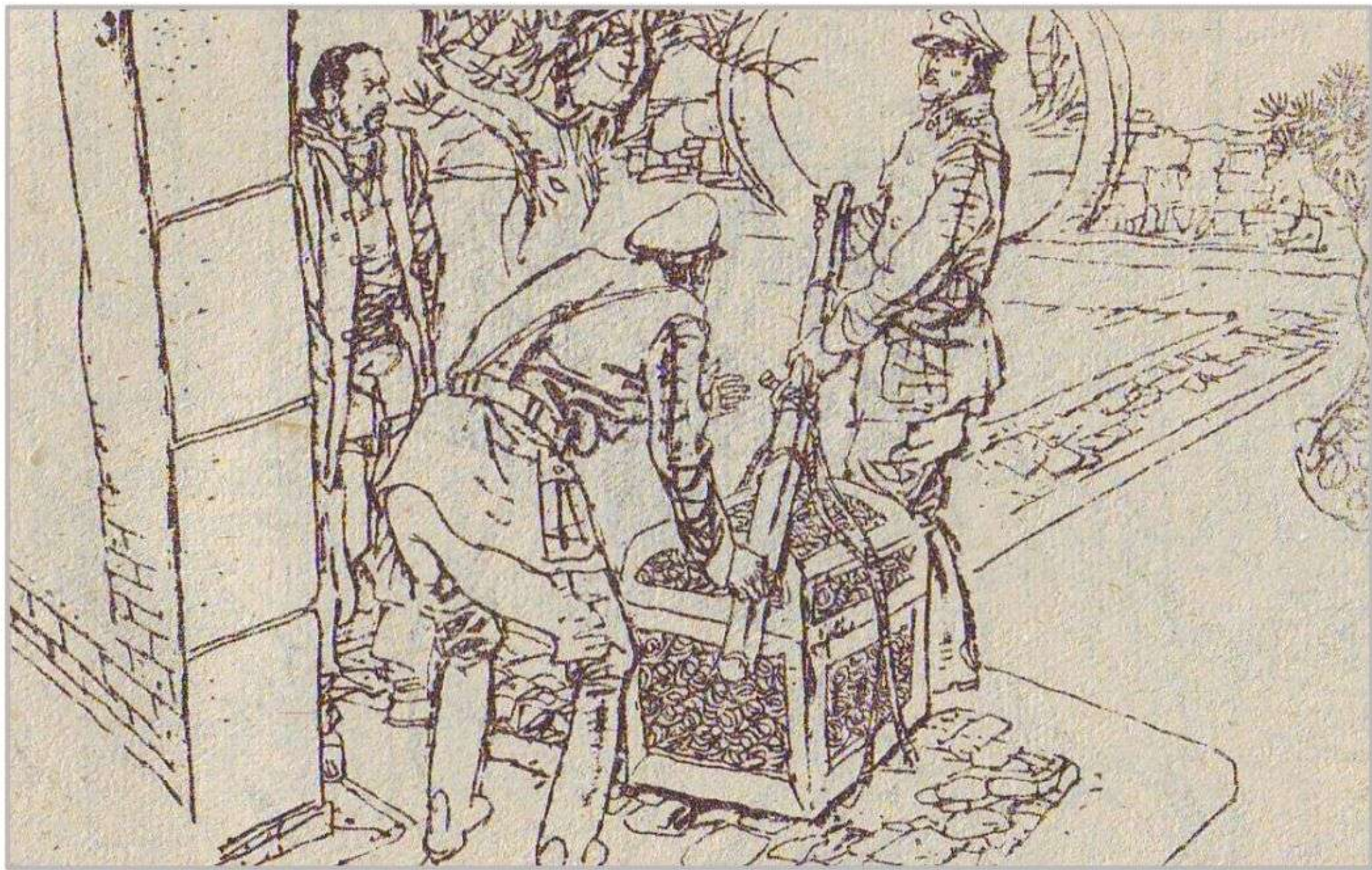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一听，顿时四肢颤抖，觉得天昏地暗，幸亏被宓国龙、陈银木架住。
邵伯华说：“我们给你说情，总算有点转机，快跟我去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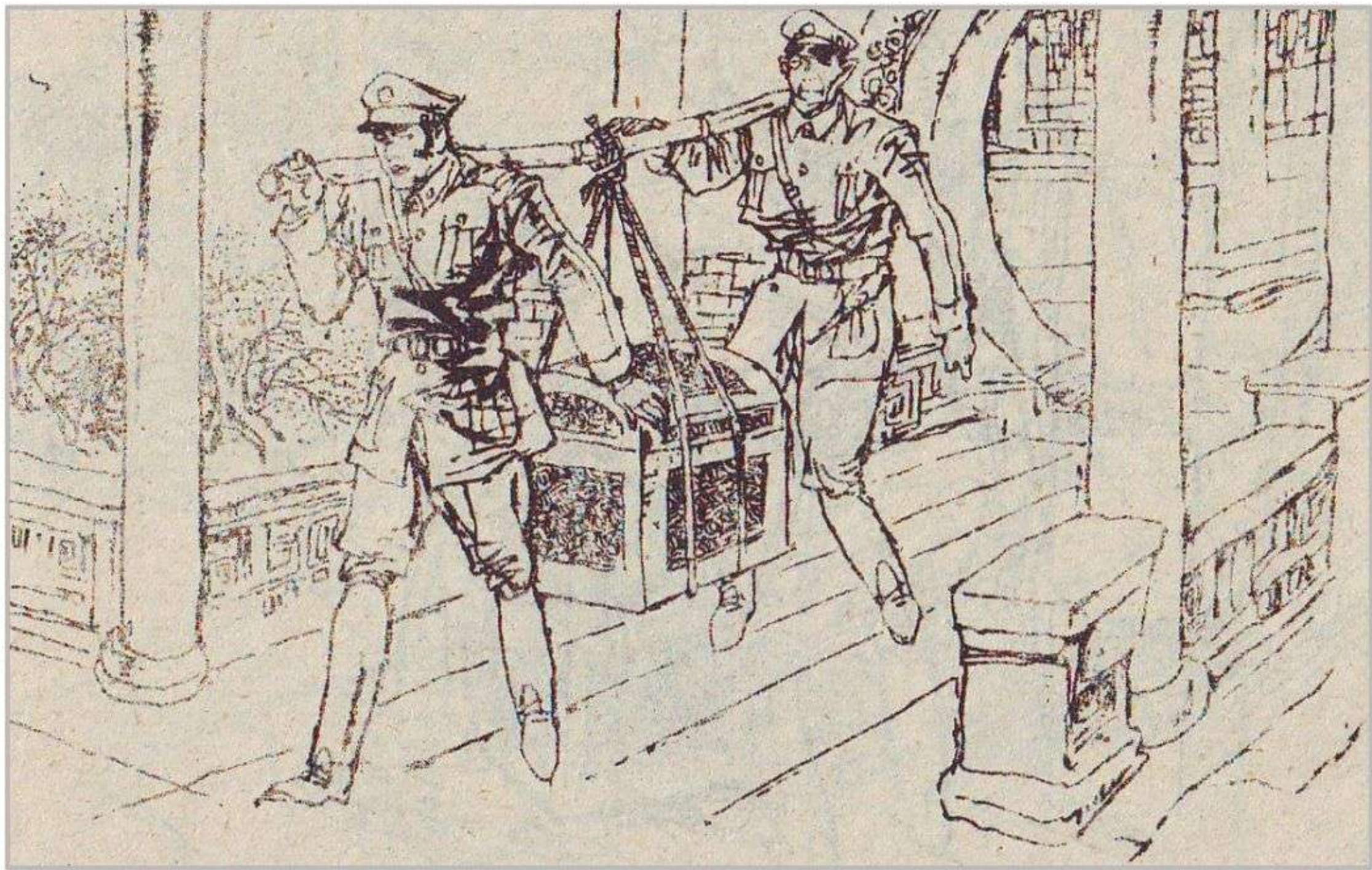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、陈银木刚要跟着跨进月洞式的大门，就被侍卫官挡住，把他们留在门边侍从室里。宓国龙心想：沈颂治去见蒋介石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总得看看去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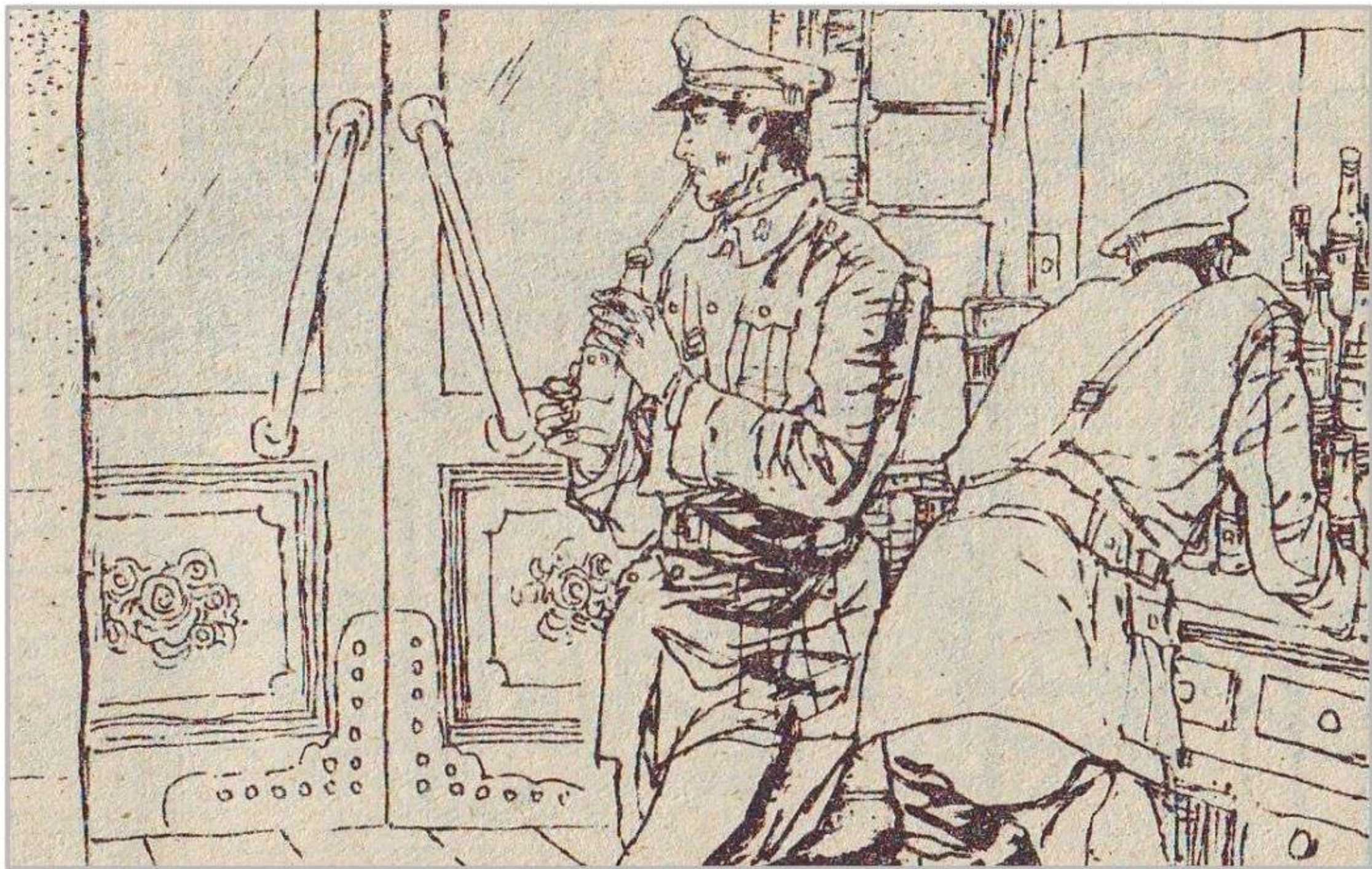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，侍从室门口“砰”地一声响。两个侍卫官把笼箱的麻绳抬断了，铁皮箱子砸在后面那人的脚背上，痛得他蹲在地上。箱子侧倒着，露出了黄金、美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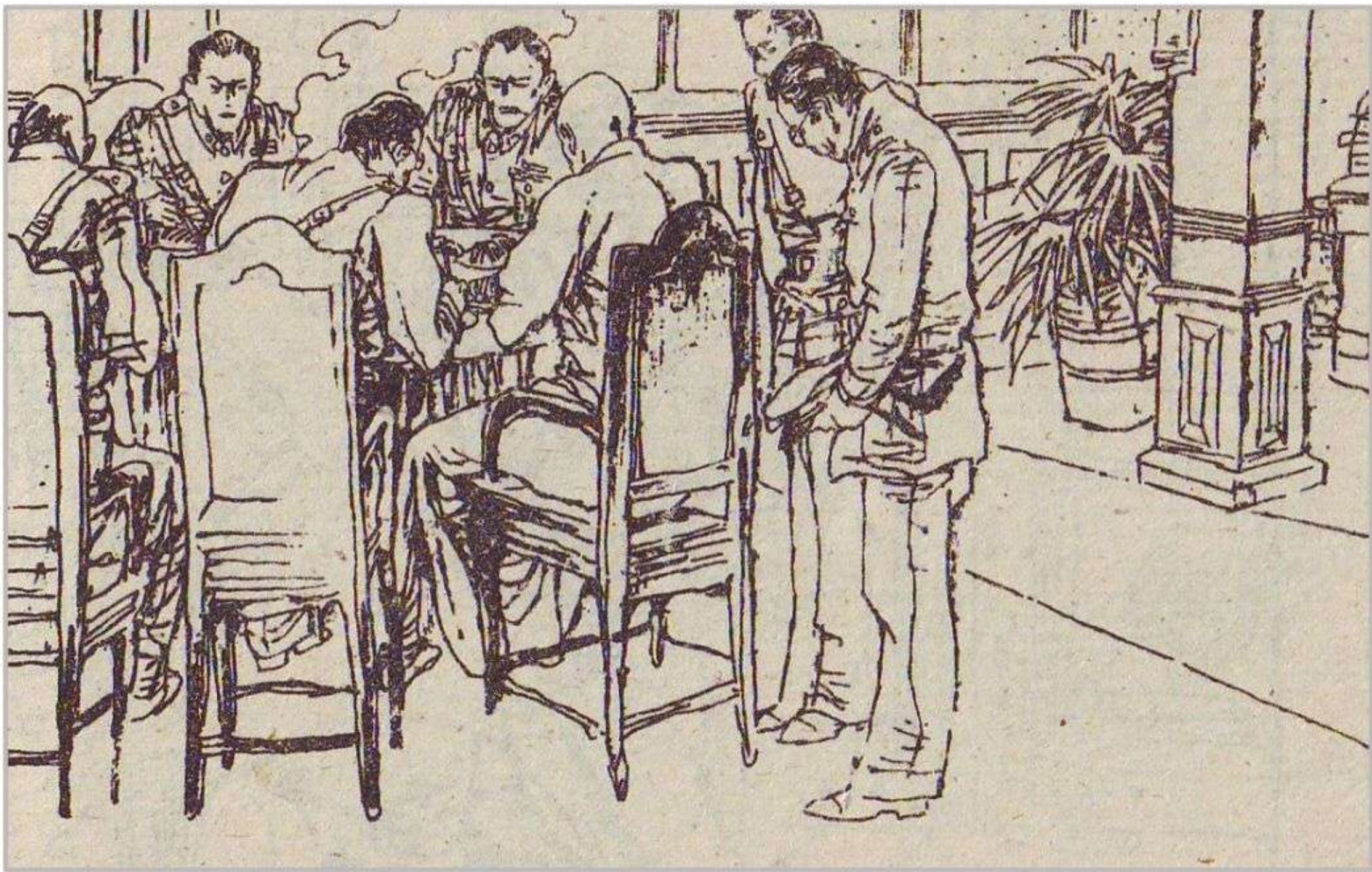
陈银木呲着牙：“真他妈的发财，啊！。”宓国龙连忙跑出去，搬开了箱子，把那个砸伤了的，扶进侍从室，然后对另一个侍卫官说：“老兄，我帮你抬可以吗？”“只好如此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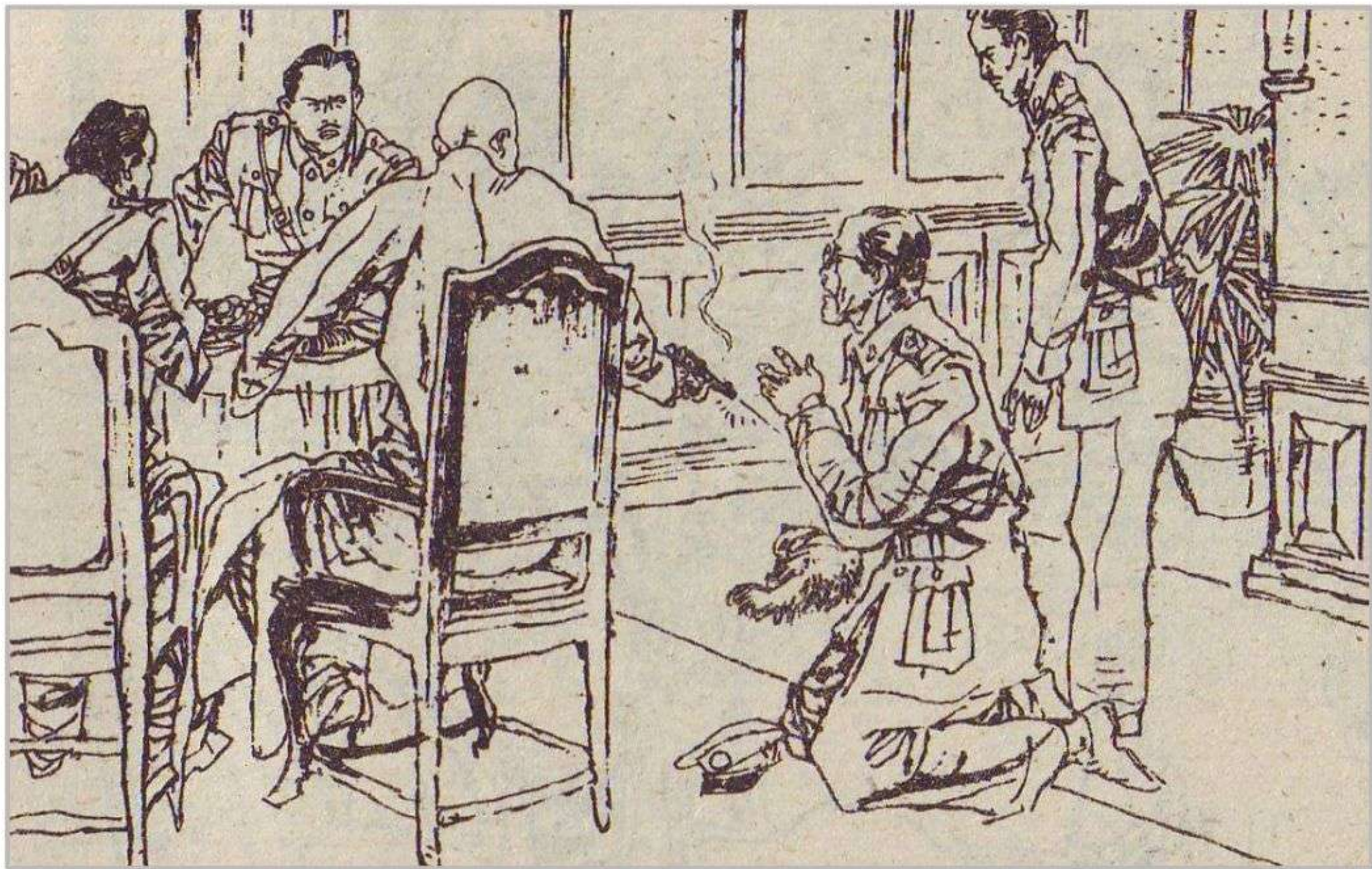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接好绳索，抬起箱子，两人穿过游廊门洞，到了餐厅斜对面的银库前。
“换只笼箱。”应声从库房走出几个军官，开始重新调换箱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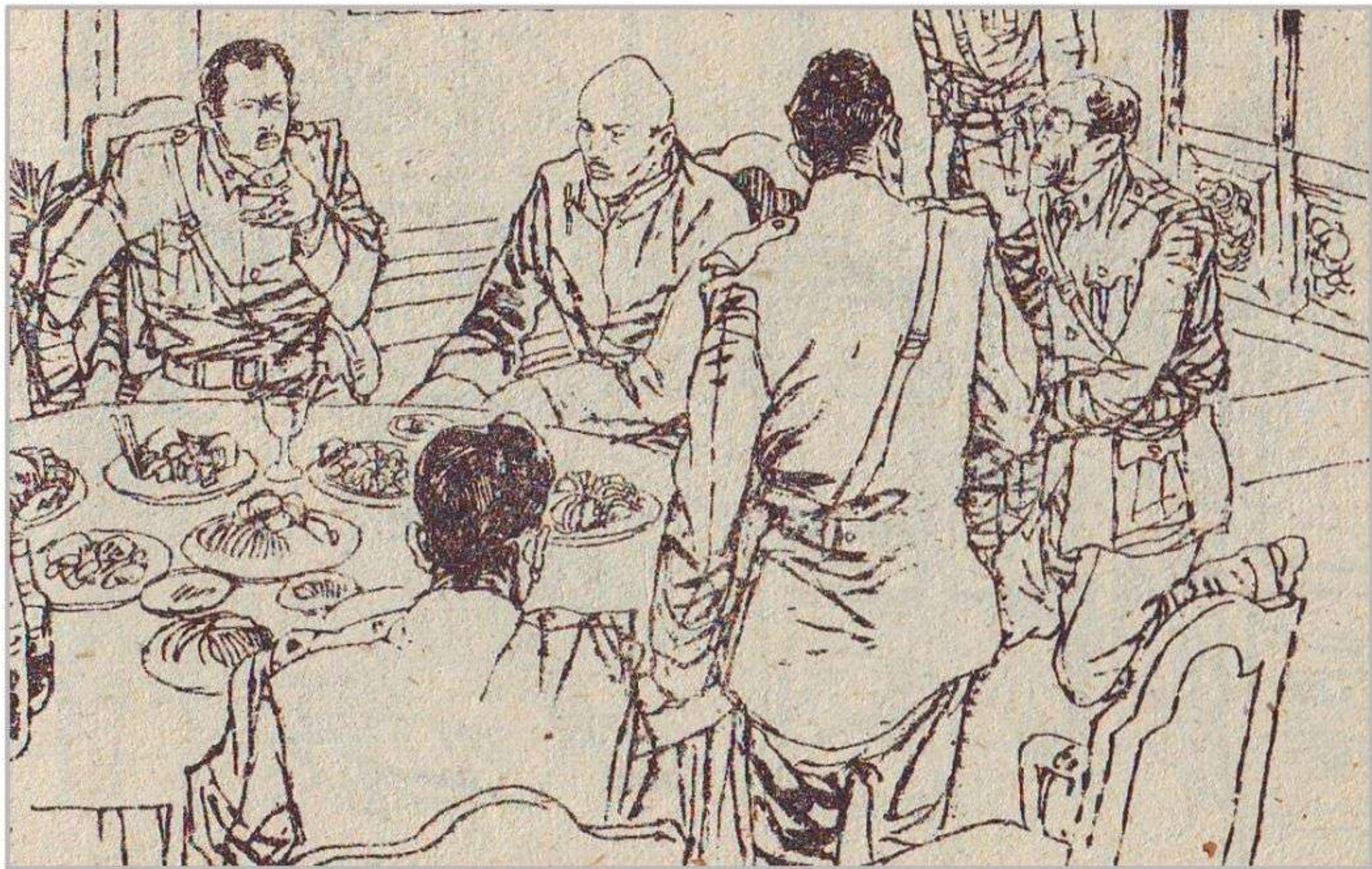
趁着换箱子的空，那侍卫官说：“你不喝口水吗？来！”宓国龙跟他到餐厅外面的过道。那里整齐地摆着汽水、啤酒、可口可乐。宓国龙慢慢地用吸管喝着汽水，两眼向餐厅里面张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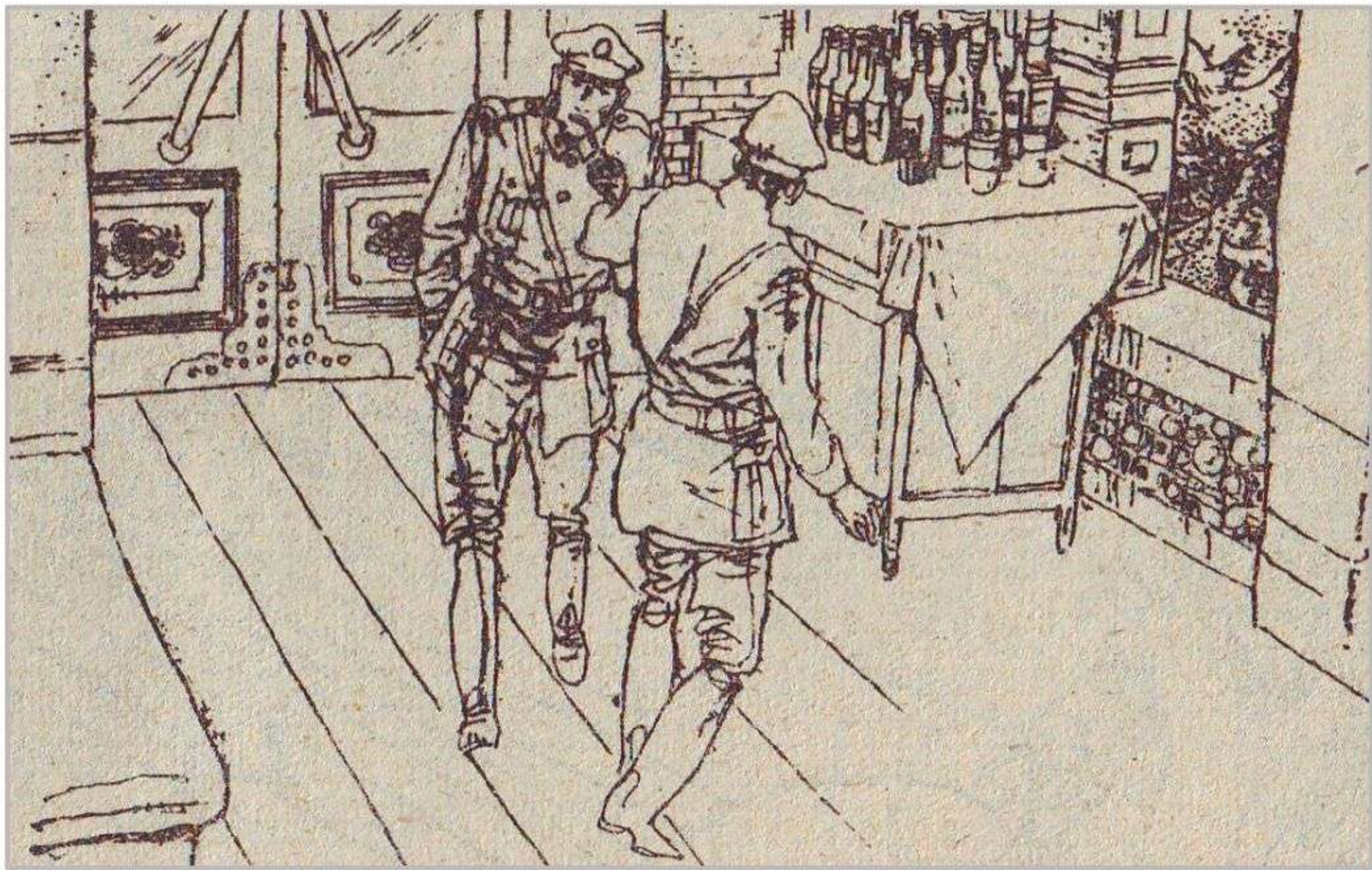
只见蒋介石和参谋长陈诚等要员，面色阴沉地共进午餐。沈颂治由邵伯华陪着立在一旁，肩章、领章、勋标全不见了。陈诚边吃边说：“把你这个废物撤职，是顶客气的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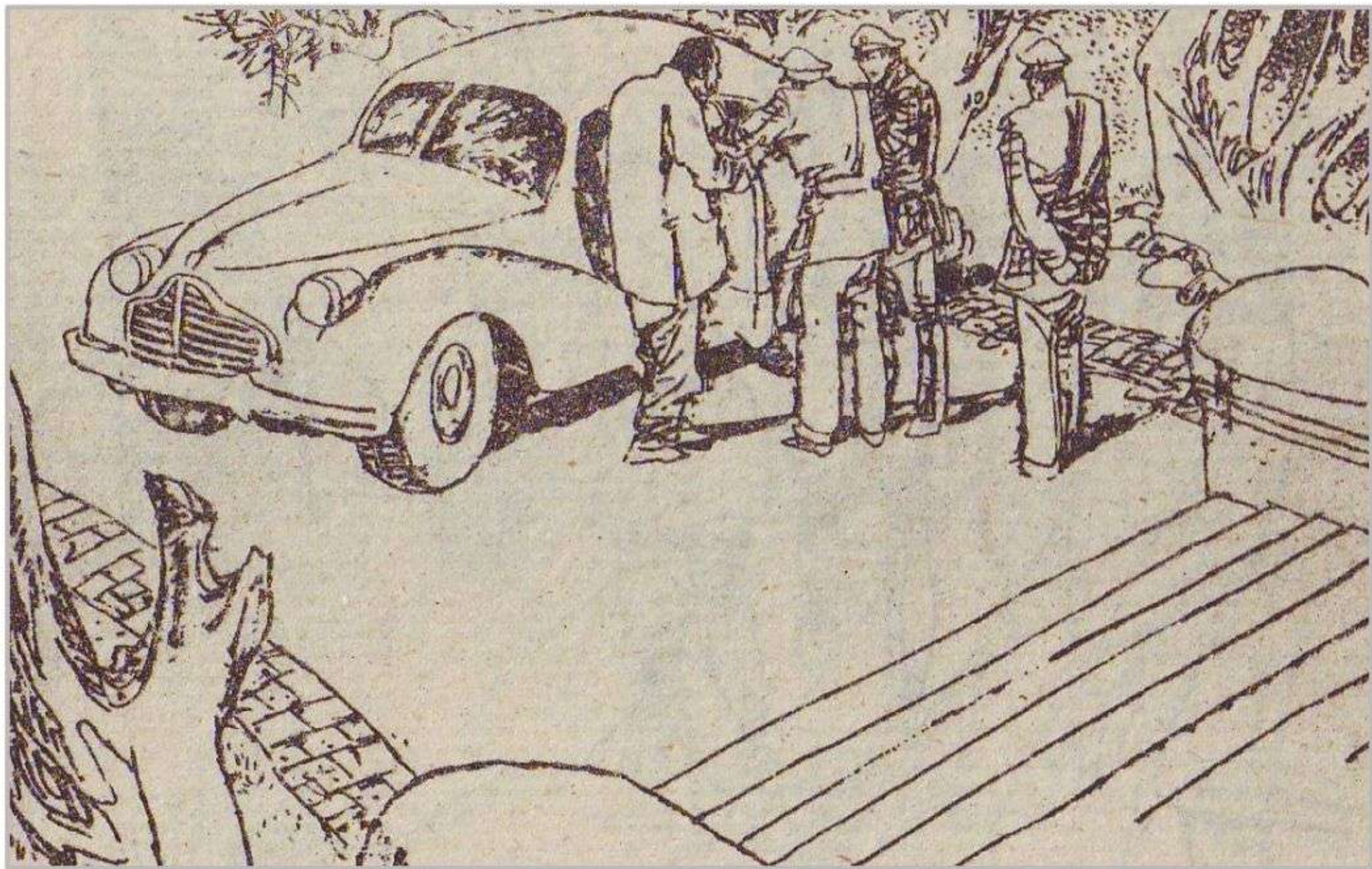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“扑通”跪倒在地，仰着死灰的脸说：“委员长，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！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蒋介石开枪把身边一只名贵的小“袖狗”打死了。



所有的人无不大惊失色。陈诚见机叫道：“抢丁南运，以免资敌，你们都忘了吗！不抢，拿什么南运？滚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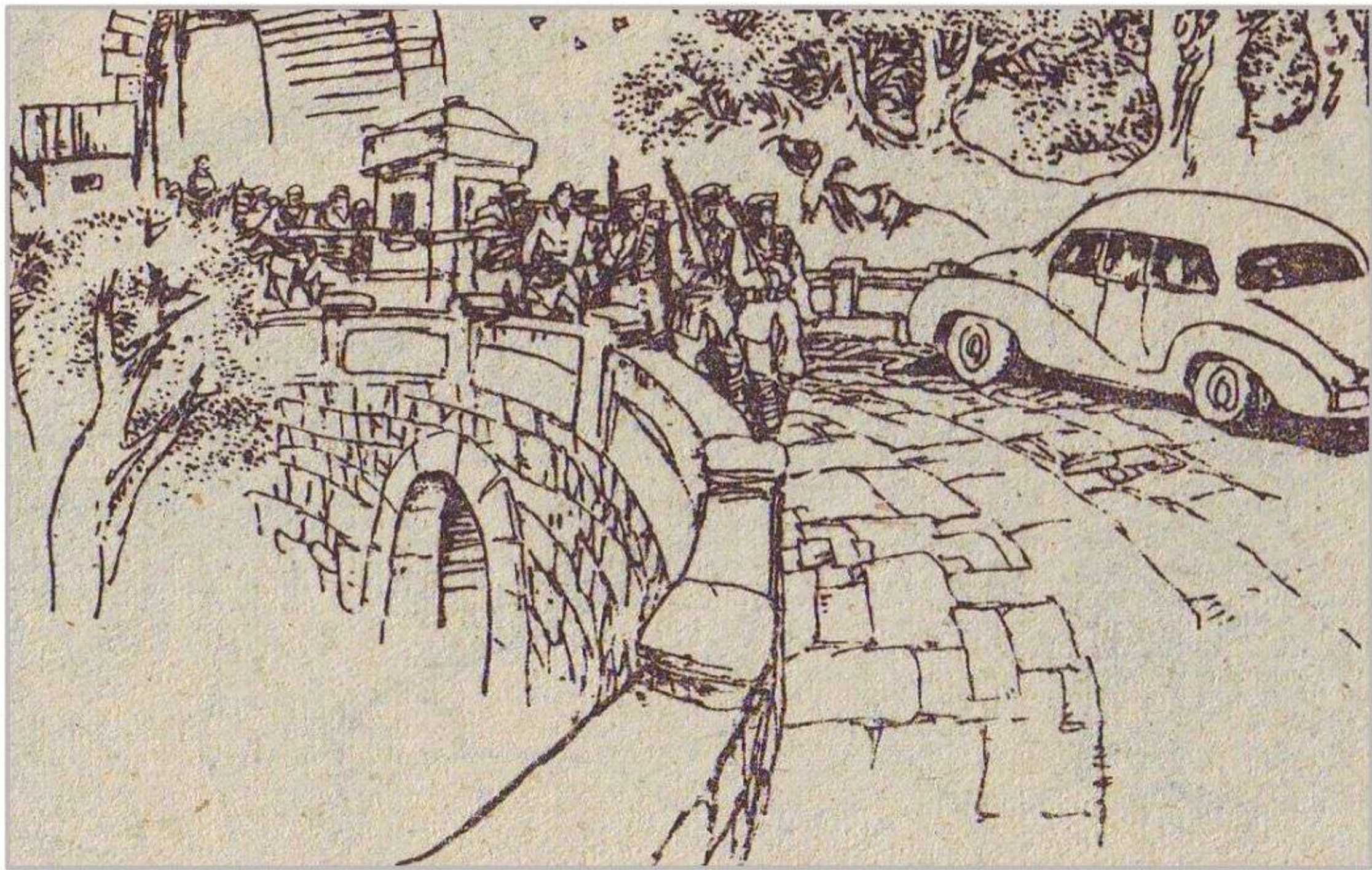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门外的宓国龙，一听“抢丁南运”，不由恨从心起。这时就听那侍卫官说：“快走，笼箱换好了。”宓国龙无可奈何地跟他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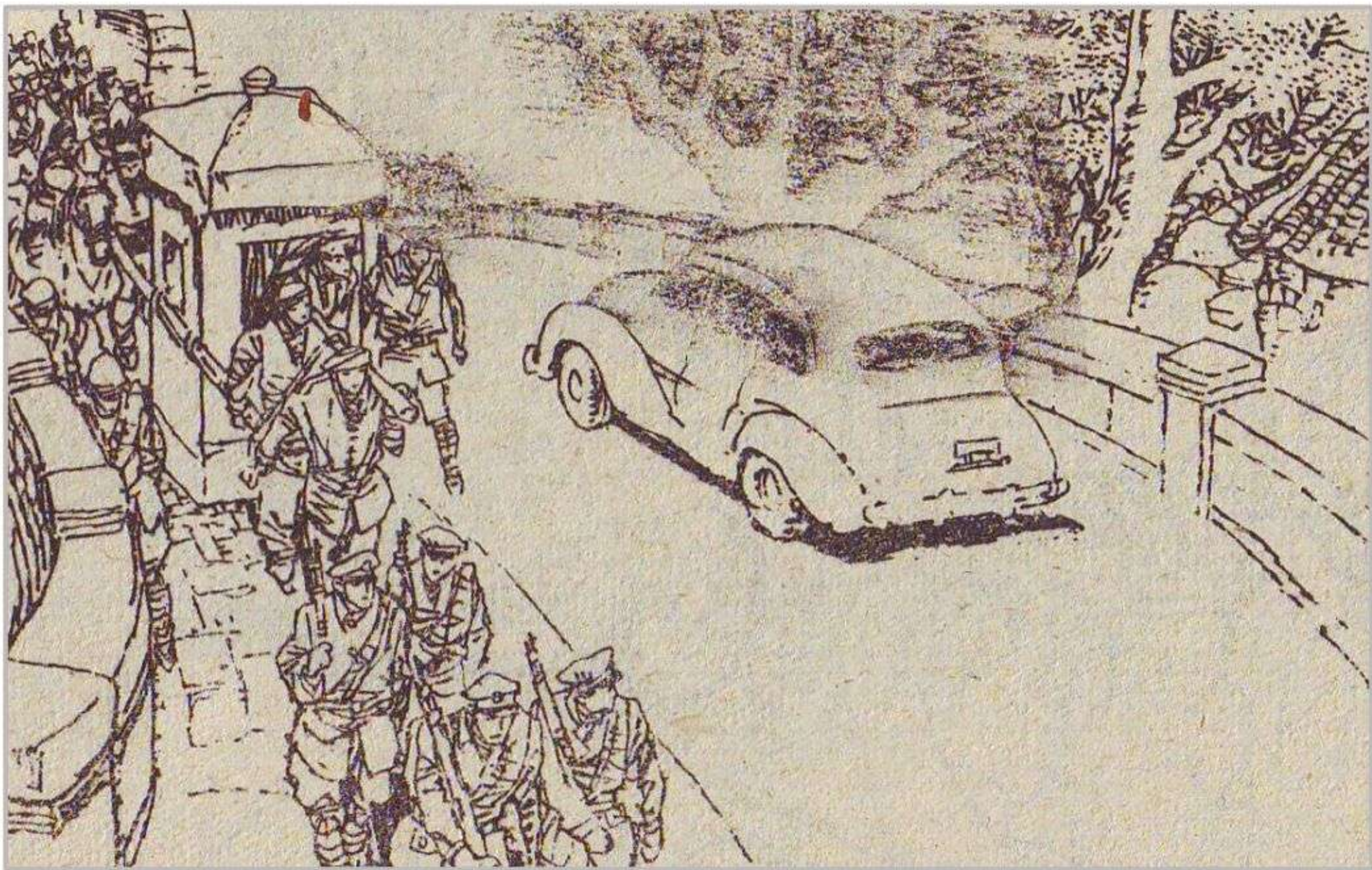
中午过了，邵伯华陪着面色惨白的沈颂治走回来。沈颂治扶住汽车门叹道：“唉！做梦也想不到哇！”陈银木鼻子哼了一声说：“这有啥了不起，不当剿总当土匪，有什么两样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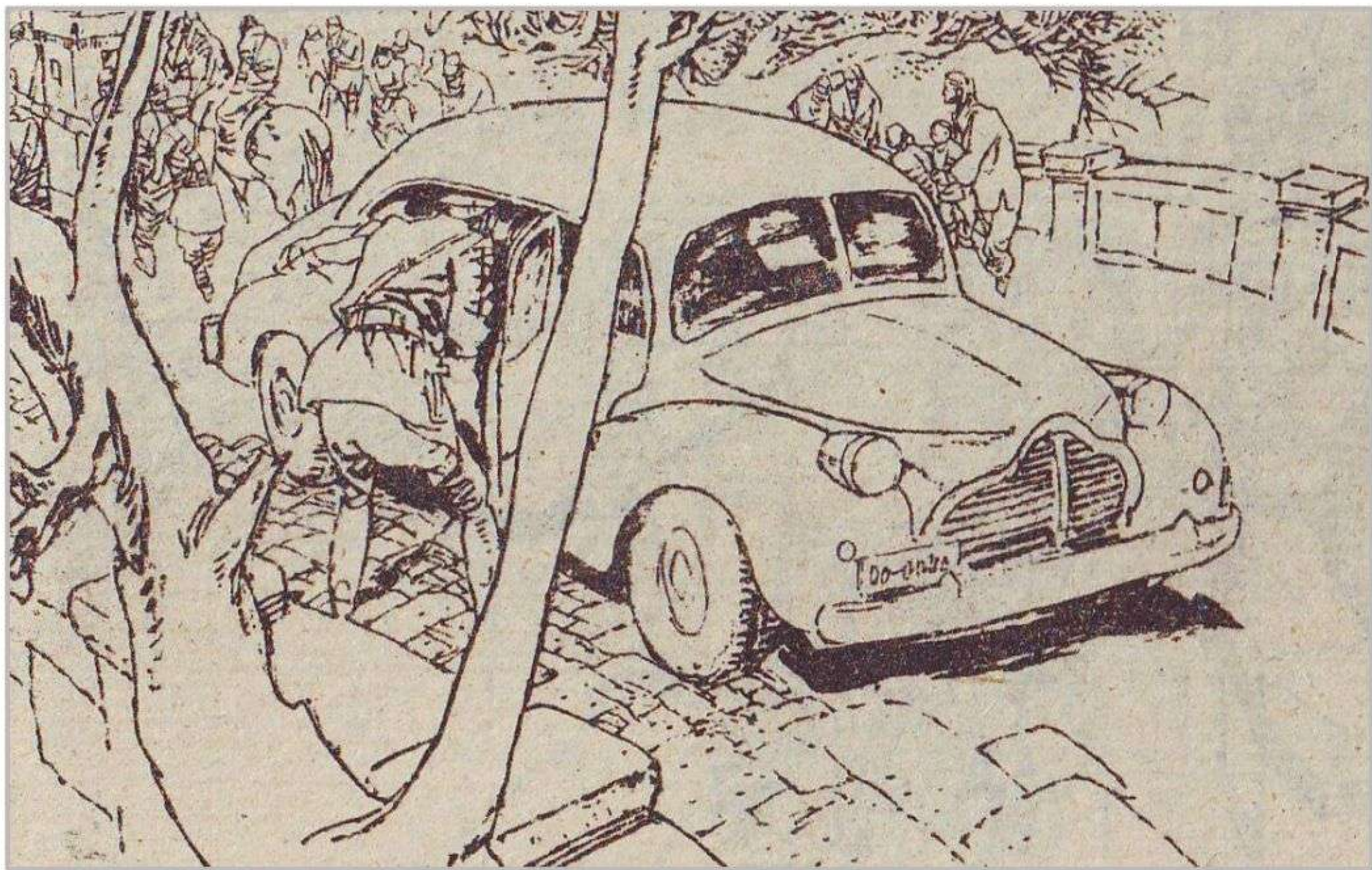
沈颂治横躺在车后座位上，觉得头眩、心悸、四肢发麻。他知道老毛病又犯了，无力地对司机说：“快开，不要停车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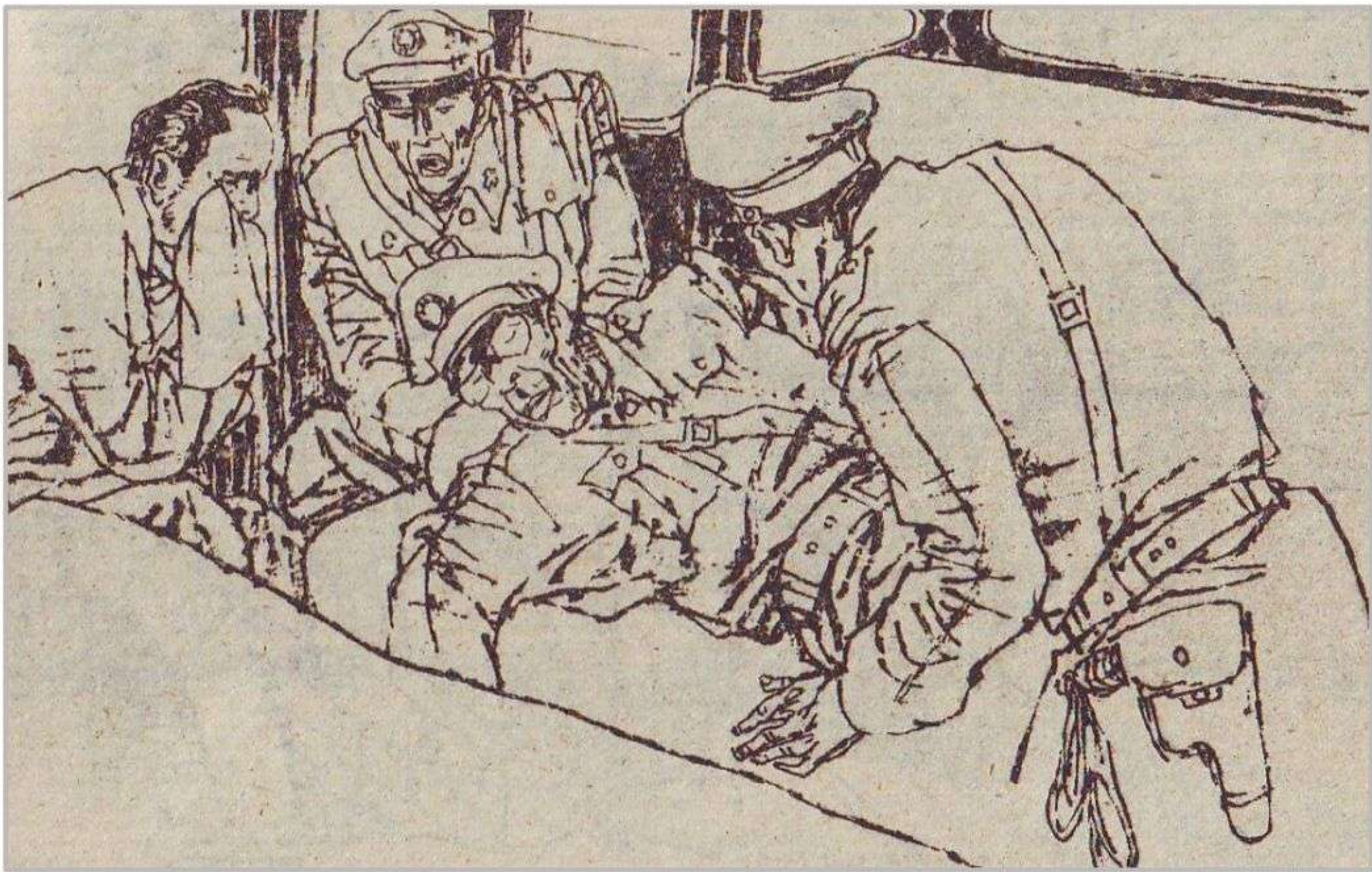
车子到观城南门口的天一桥上，沈颂治已是脸如猪肝，呼吸急促。这时，刚修好的城门开了，拥出一大队兵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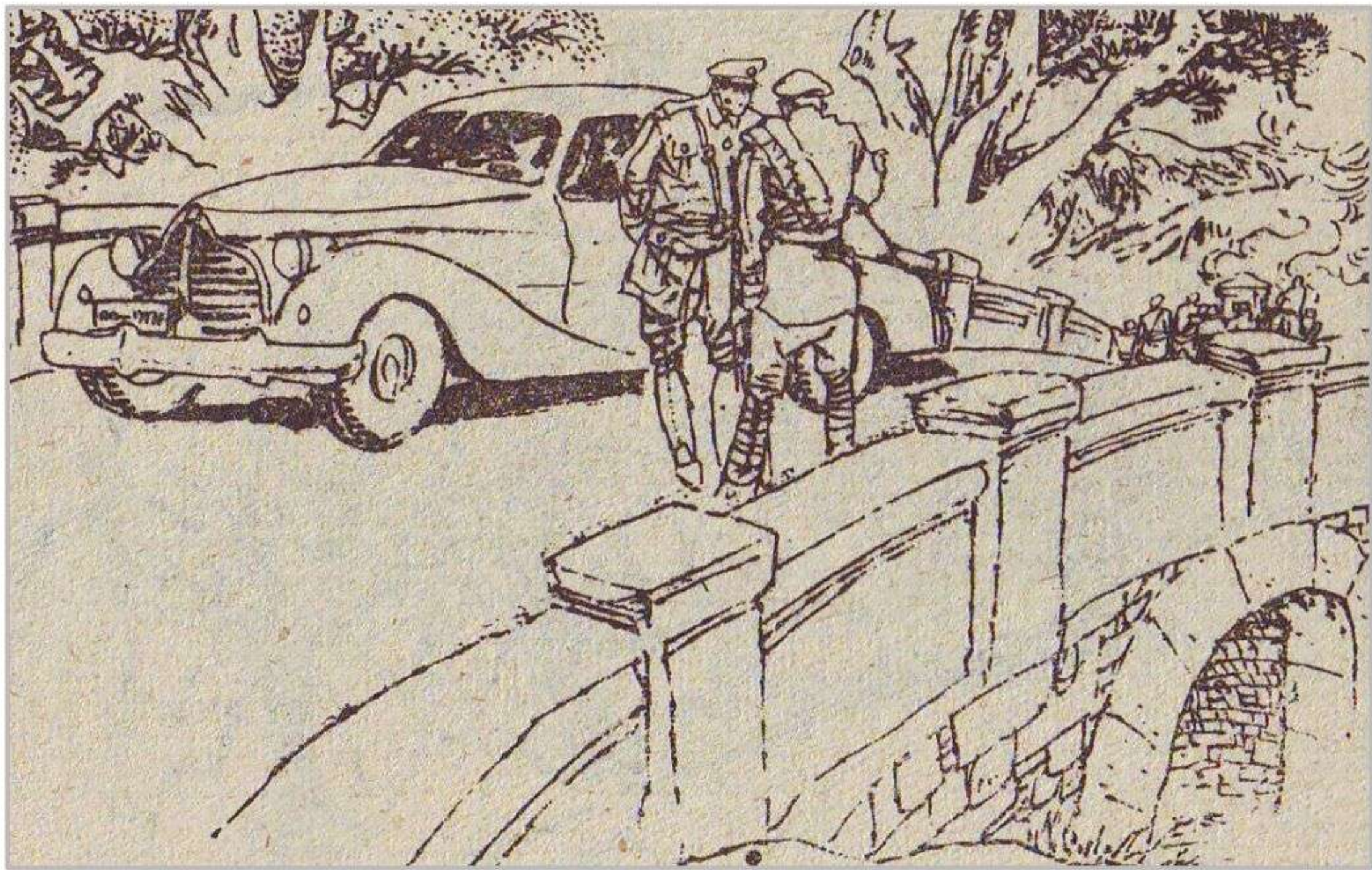
前面是侦缉队，后面是一顶蓝呢小轿，里面坐着一个肩扛两朵梅花的中校军官，就是新接任的剿总李白安。轿子背后一匹白马，马背上缚着一个哭喊的小女孩。啊，原来竟是方雪妹的侄女小腊梅。



宓国龙一见，惊得差点喊出来。在他还来不及思索时，只见沈长岛已扑到汽车门口，把脑袋伸了进来：“爸爸…”



沈颂治睁开眼睛无力地看了儿子一眼，苦笑了一下，刚要说话，突然“哇”的一声，嘴巴里冒出了血块，他死了。沈长岛抱尸嚎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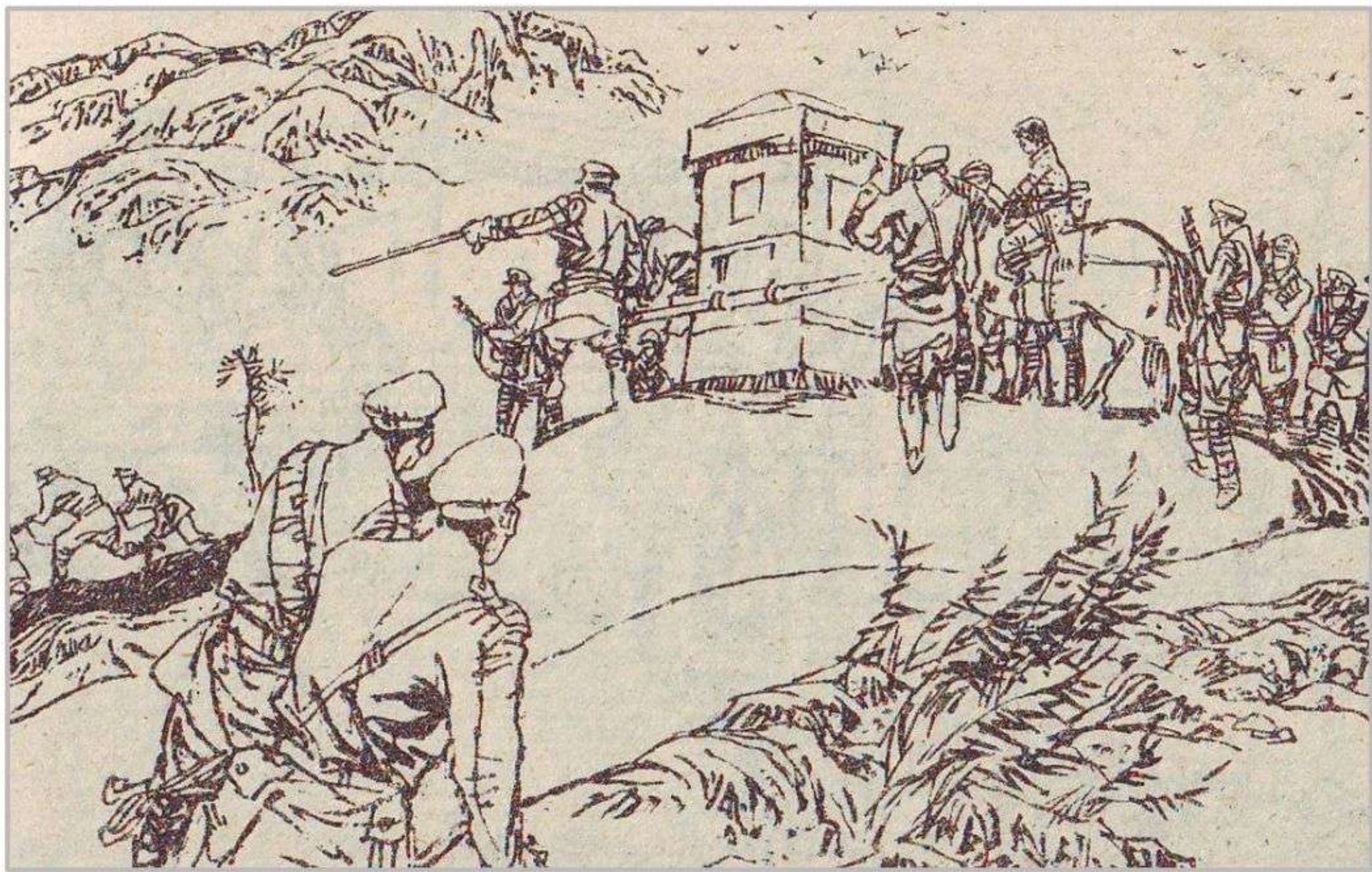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刚下车，洪顺水跑过来眨眨眼睛说：“队长，新总座命令你带警备队随他抓丁去！”接着低声说：“小腊梅落入敌手，山上已经张好了网，快去抓李白安这条大鱼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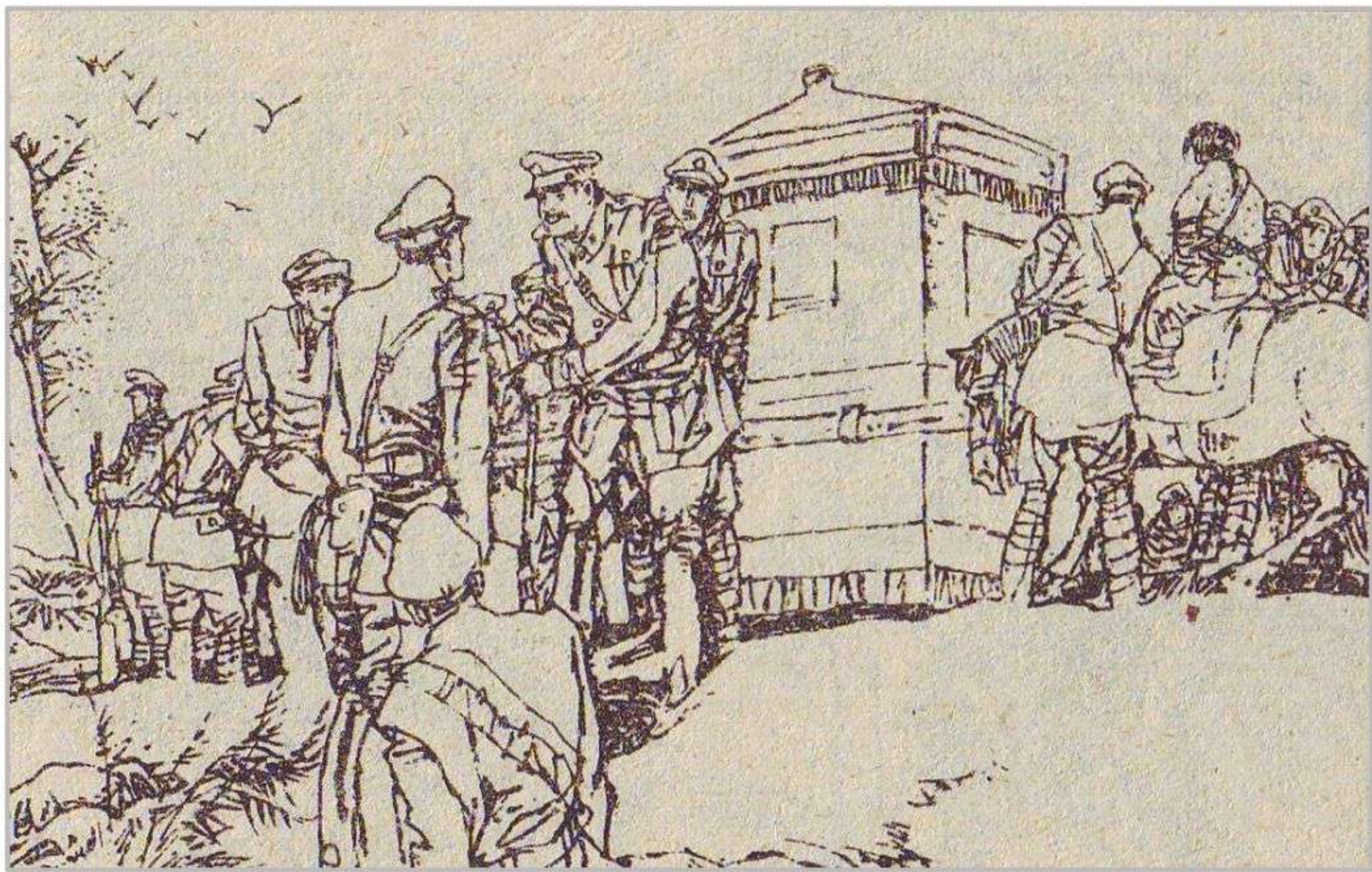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迈开步子去追抢丁的队伍，洪顺水告诉他：李白安今天刚刚接任，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，就立即亲自出城抢丁。他怕三五支队袭击，提出要把关在警察局楼上的方雪妹绑在马背上带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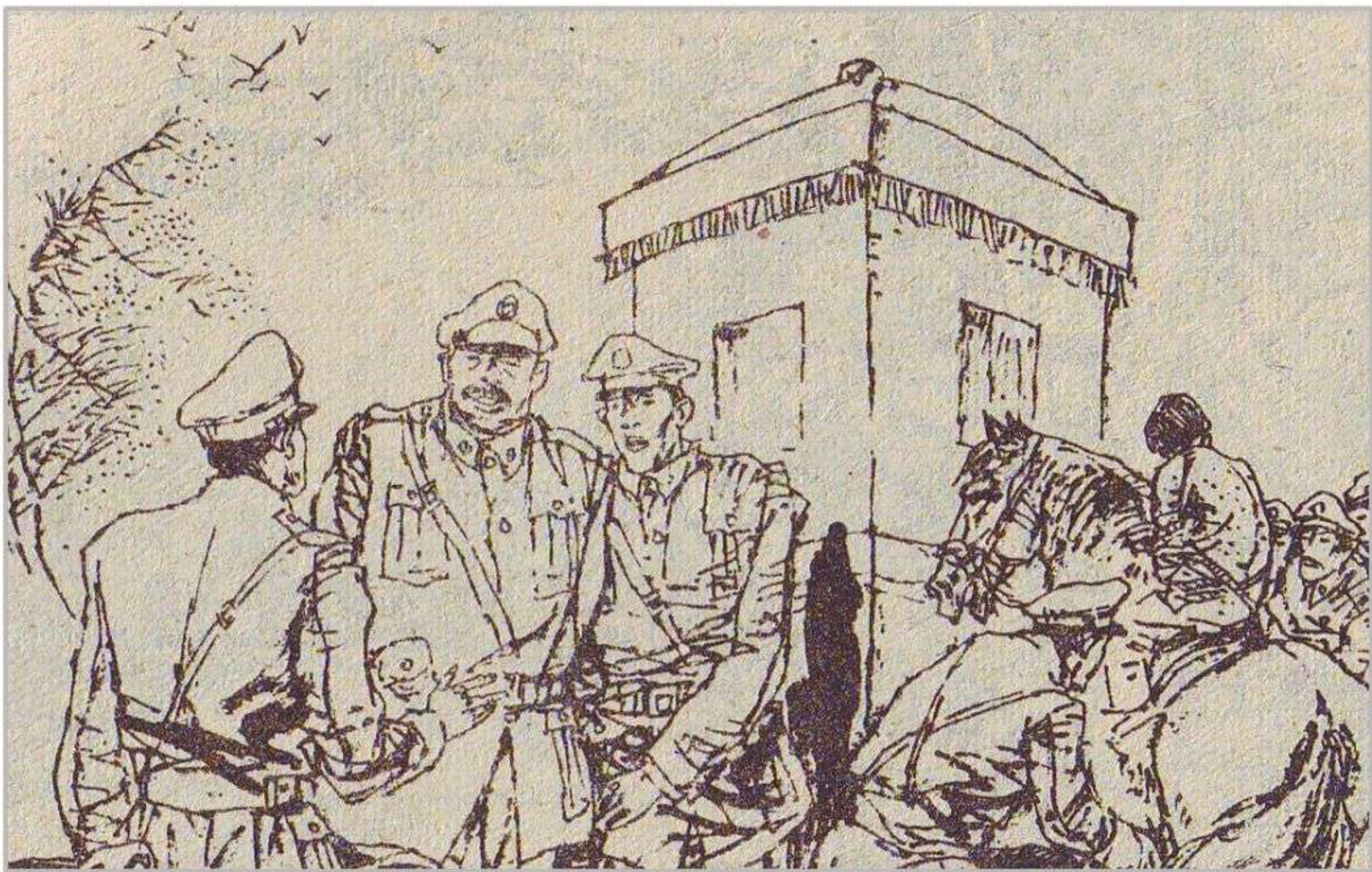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刚到任的副总指挥沈长岛坚决反对。此时，邬泥鳅打死了我们的一个战士，劫来了小腊梅。李白安就命令把小腊梅绑在马背上，代替了方雪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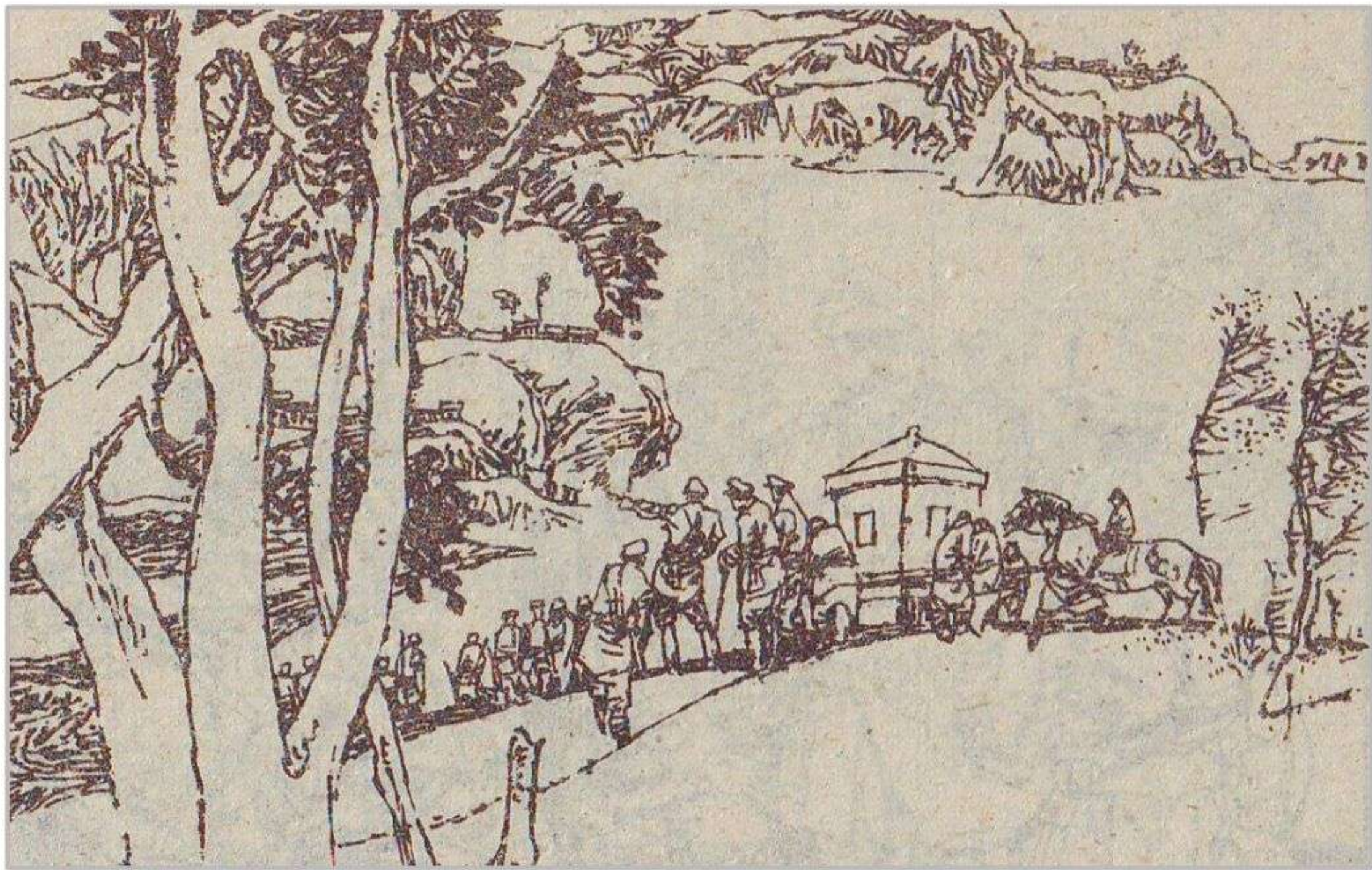
洪顺水还说：“这事我已通知了山里，咱们的三五支队打算在野猫弄的金锁桥畔动手。”宓国龙点了点头。他见远处的青年农民都逃跑了，李白安叫士兵们追赶了半天一无所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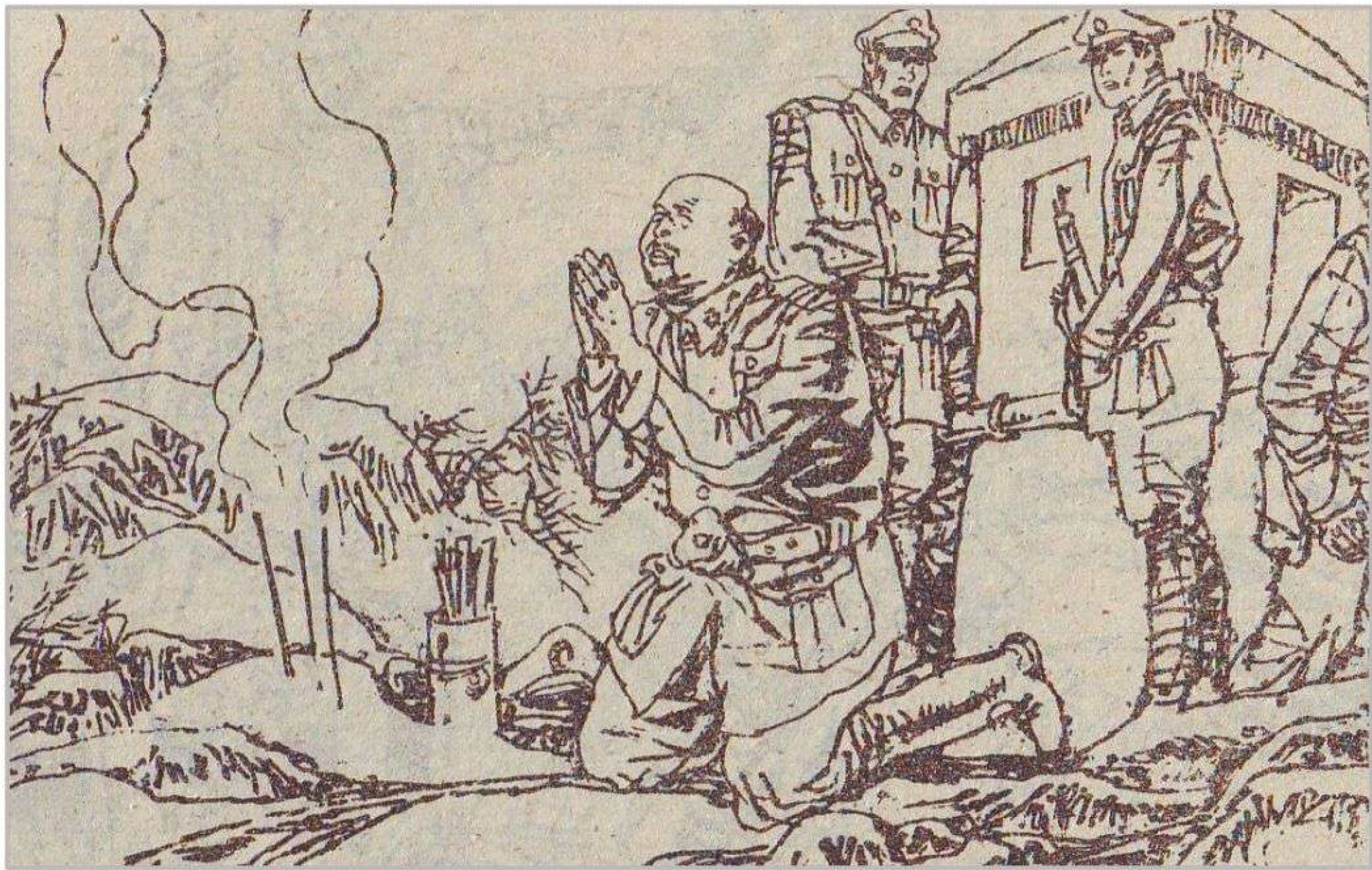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紧追了一阵，赶上了抢丁的队伍，他来到李白安跟前，说：“警备队队长贾阿堂向你报到！”李白安一看：“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神枪阿堂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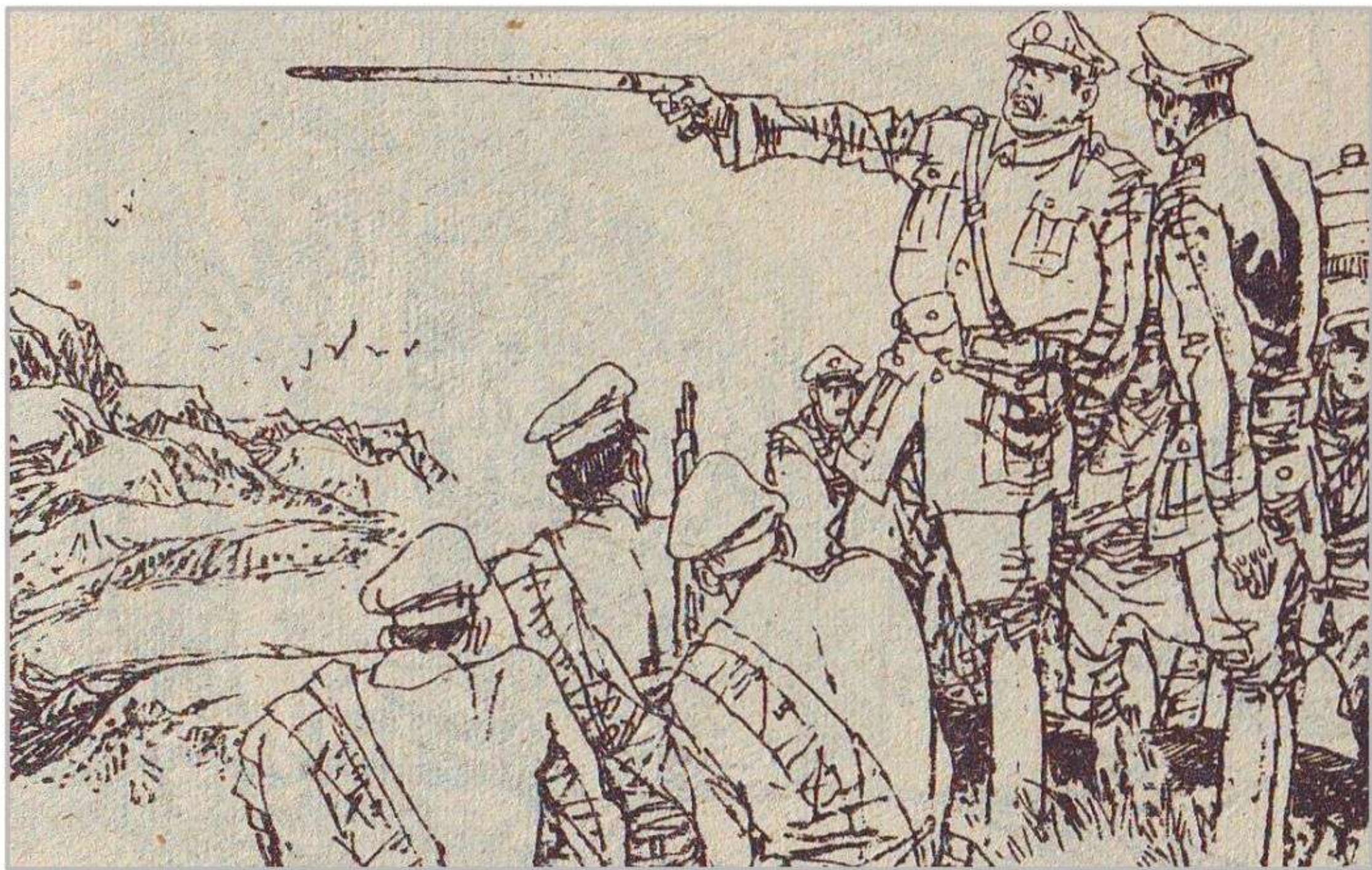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一点头说：“水随江河流，船凭竹篙撑。李总座果断英明，愿为你执鞭随镫。”李白安得意地摸摸胡须，故意问：“此话怎讲呀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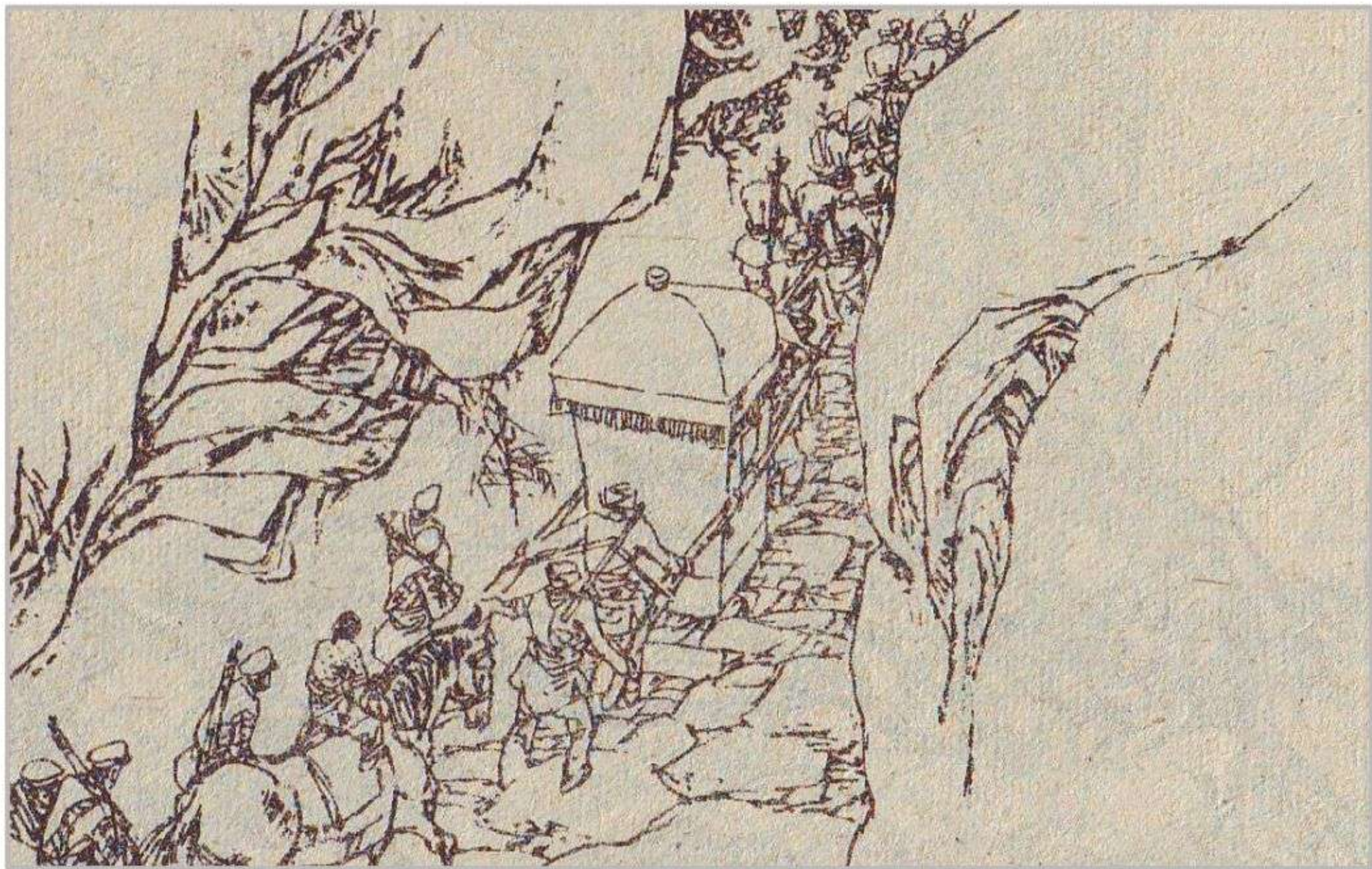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指着野猫弄一带的山，隐约可见两座小村镇说：“东埠头，洪魏村从未抢过丁，出其不意，见丁就抢，明天稻谷，银圆就会源源而来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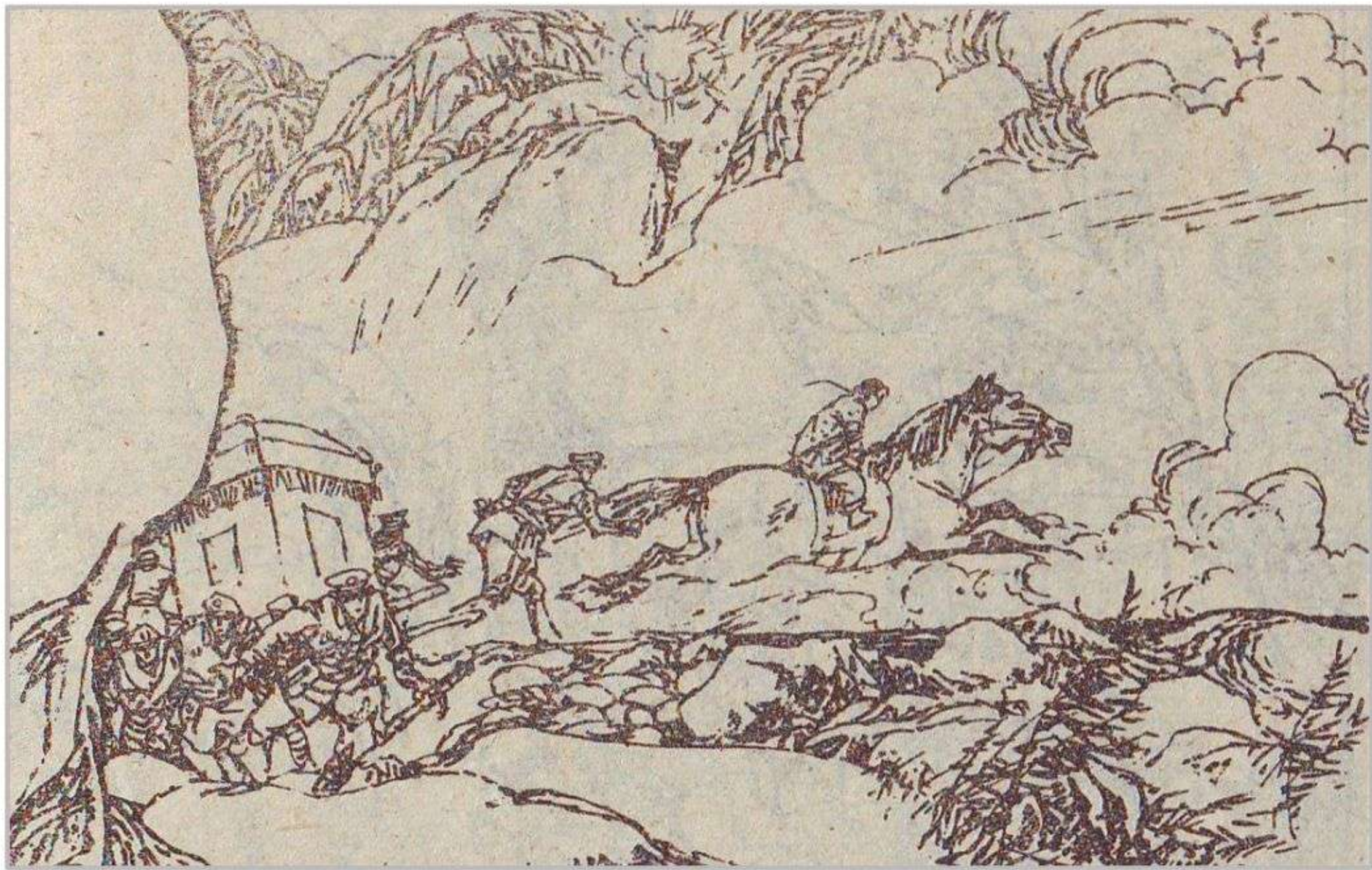
李白安心里又欢喜又害怕，看着苍翠的关山，担心遭到三五支队的袭击，犹豫半天，拿出卦盒，恭恭敬敬地朝南叩了头，然后求卦，竟是“上上大吉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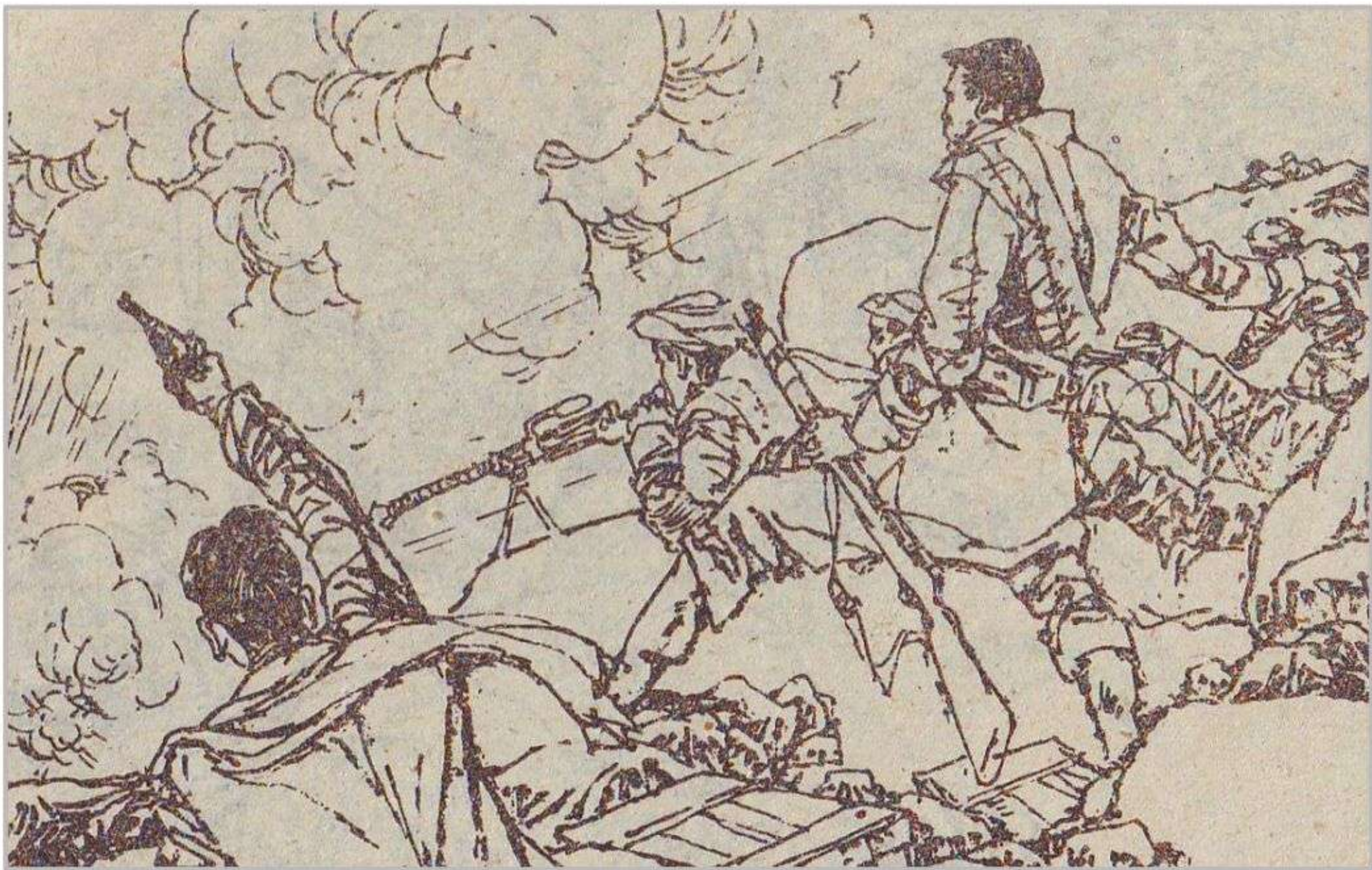
神明有灵，李白安放了心。“阿堂，你们警备队敢当先锋吗？”宓国龙说：“愿为李总座效劳！”李白安拐杖一挥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清乡东埠头！”官兵一听“清乡”顿时来了精神。



李白安催着轿夫，骛着绑在玉龙驹背上的小腊梅，跟在警备队后面，大队人马磕磕绊绊地朝野猫弄扑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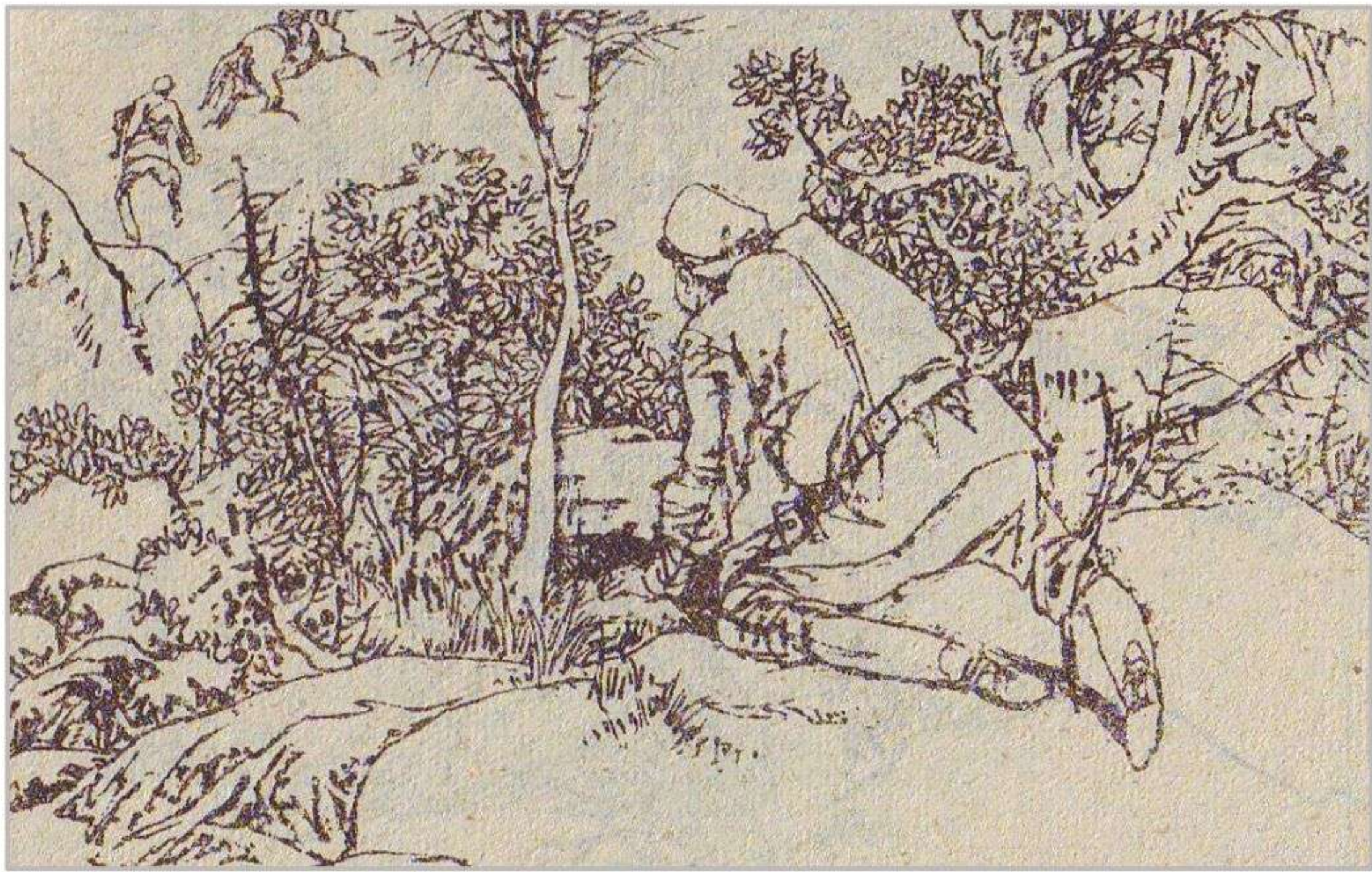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这支抢丁队伍还没进入赵展山布置的伏击圈时，不知是谁的步枪走了火，“砰”一声枪响，山谷中霎时混乱起来。玉龙驹驮着小腊梅飞跑，宓国龙紧追了上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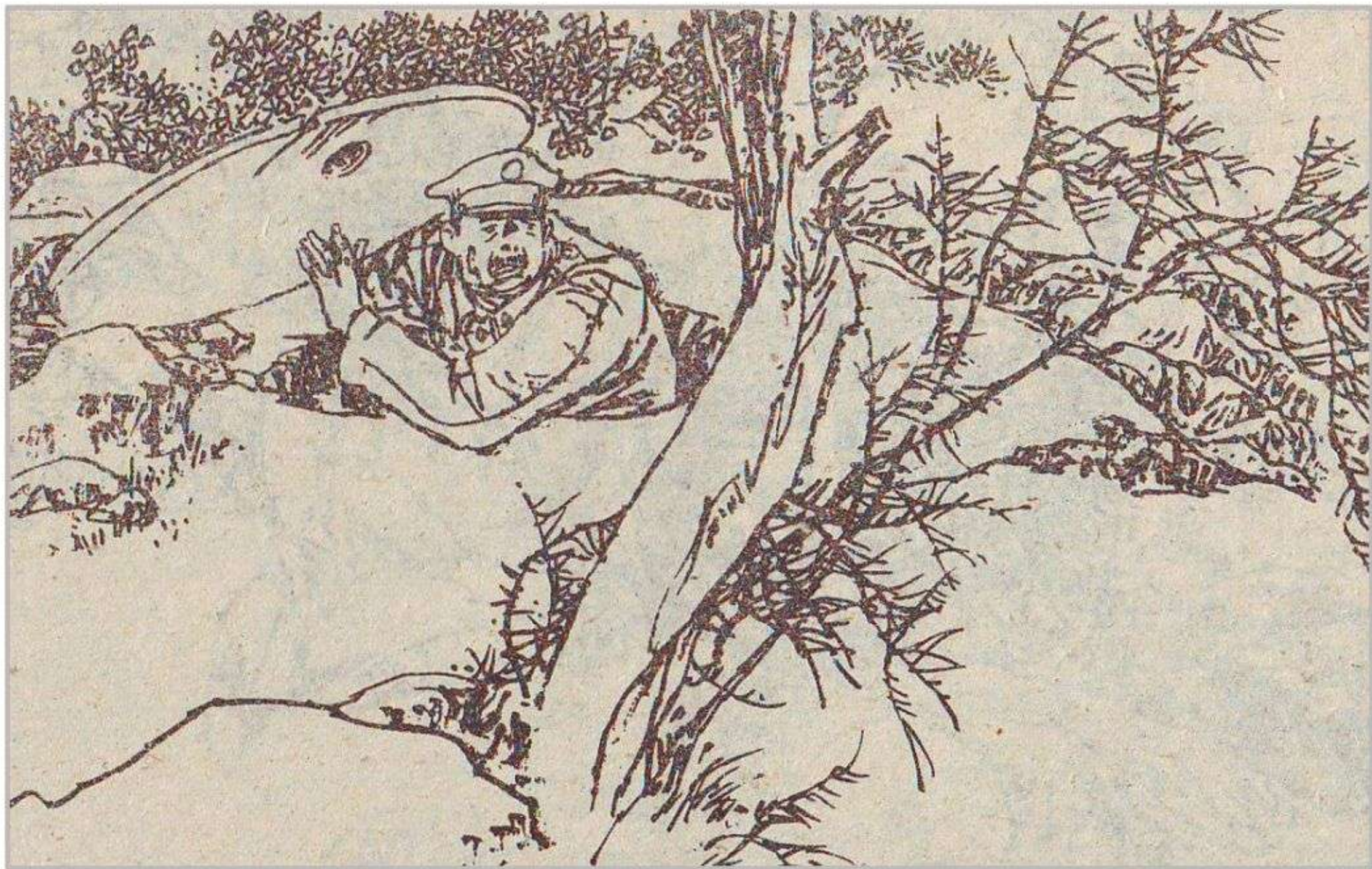
隐蔽在山岗上的赵展山，果断地发出了射击的命令。顿时机枪封锁了野猫弄，丛林中的游击队战士们向敌群投下一排排手榴弹，山沟里火光冲天，硝烟迷漫。



李白安的轿子已翻倒在溪沟里，轿夫早已逃得无影无踪，副官、士兵都在岩下。李白安吓得三魂出窍，紧捏着半截拐杖，连滚带爬，叫苦不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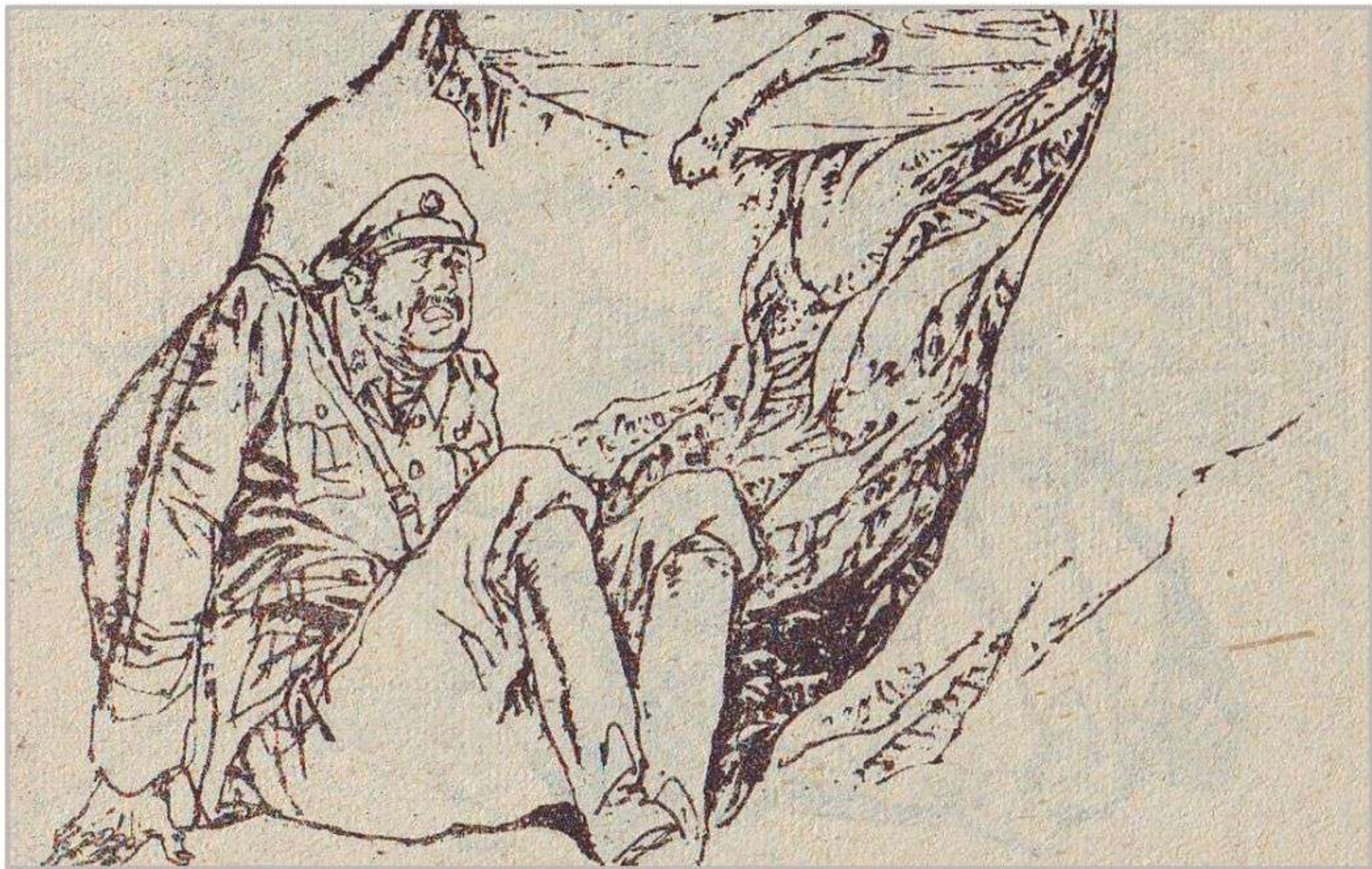
李白安好不容易才钻进一片绿色山茶树丛中，他透过缝隙望见野猫弄烟尘滚滚，喊杀连天。忽然看见宓国龙还在追玉龙驹，可是一直没有抓住。他的四面已经出现了穿灰军装的三五支队。



李白安吓得赶紧趴在地上，他一低头看见有个木盖，他掀起一看，原来是个诱狼的洞，他连忙钻了进去。



枪声稀了，忽然一声叫喊：“搜李白安！”李白安心想：“真是救命王菩萨保佑。”嘴里不停地祈祷起来。渐渐地搜查声小了，稀了，远了，什么也听不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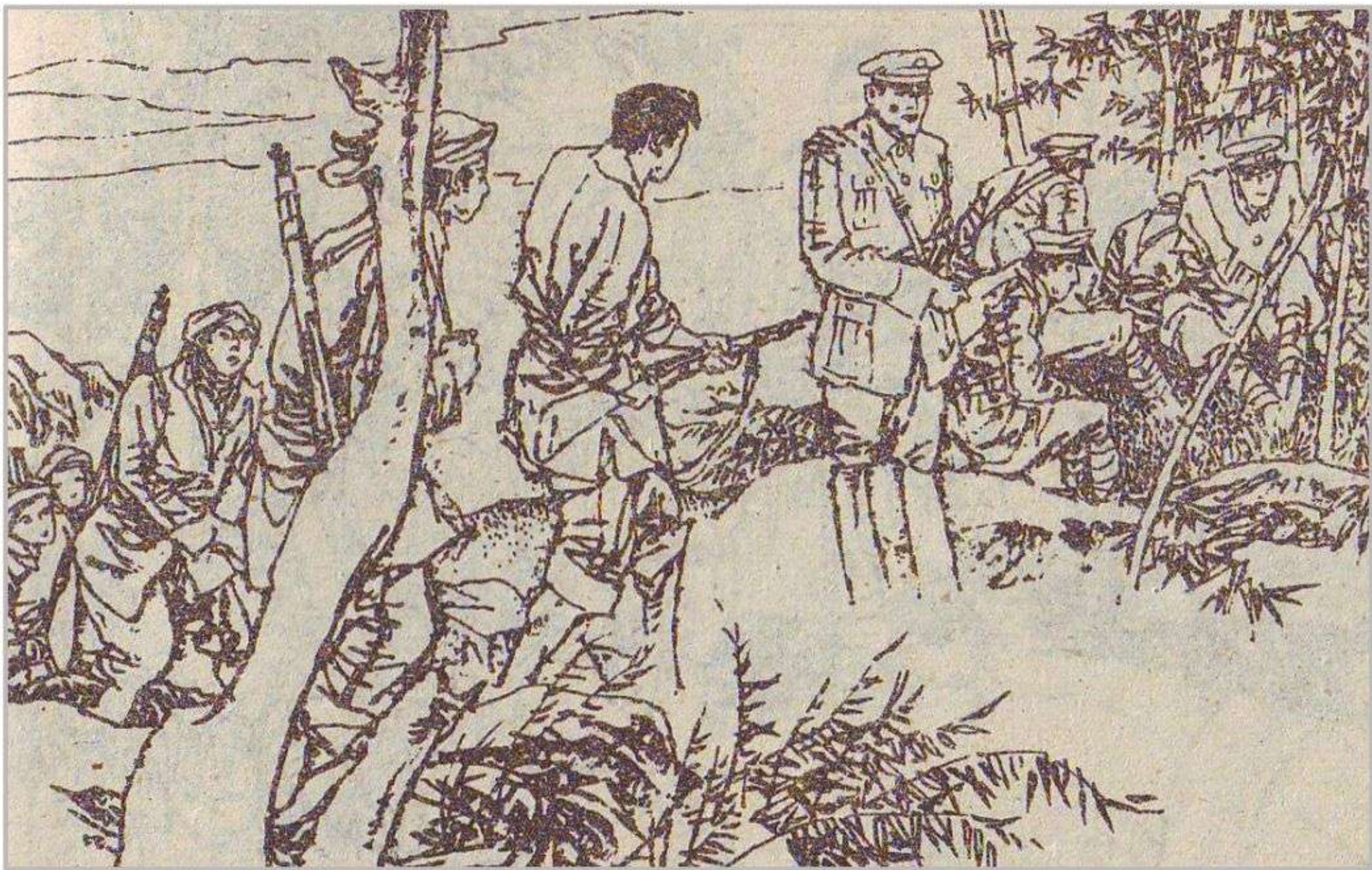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突然从木盖的小洞中伸出一只毛茸茸的爪子。一会儿，爪子缩了回去，头上传来“汪汪！汪汪！”的叫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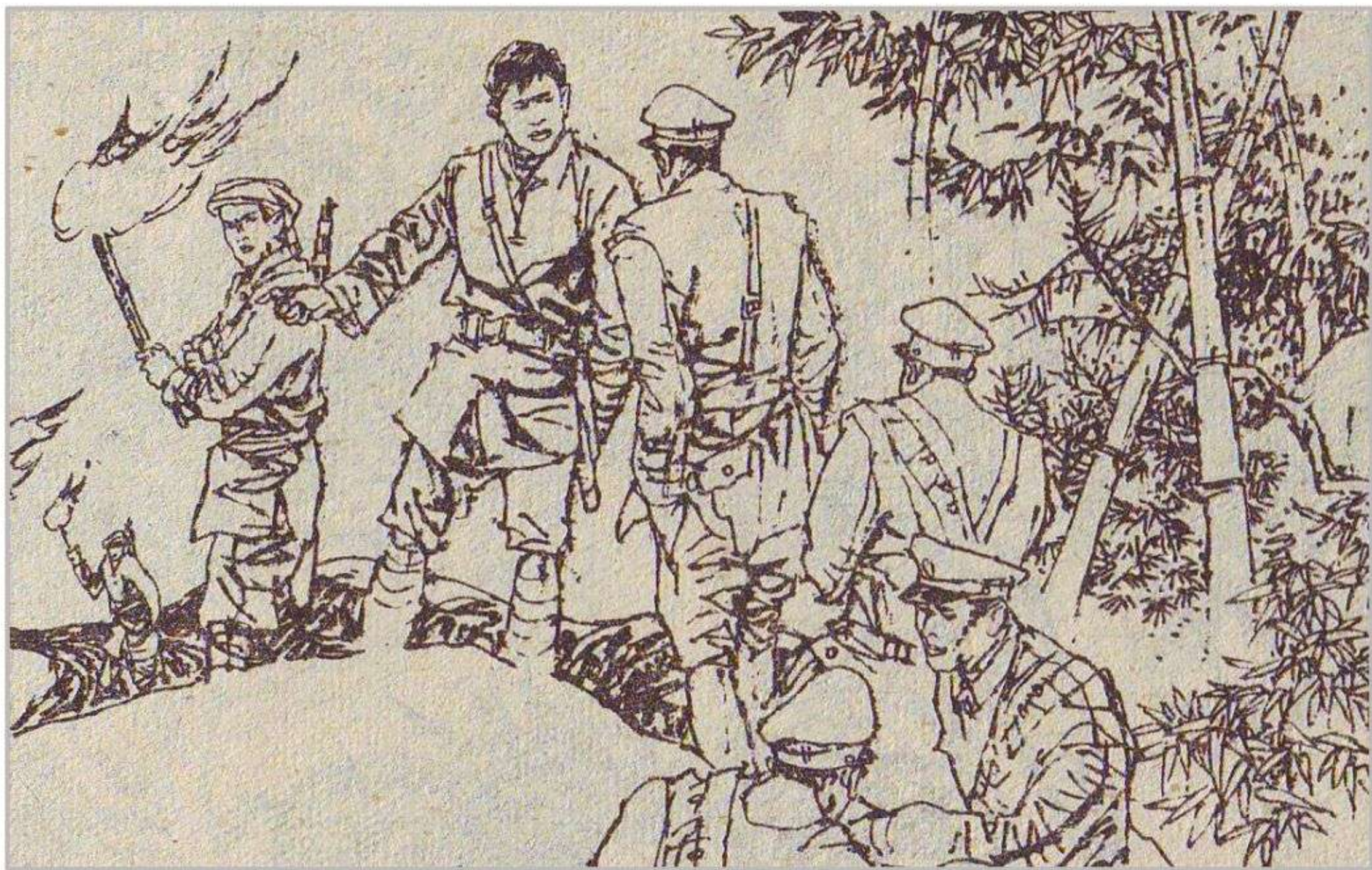
一声响，木板盖掀开了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拿着驳壳枪，神气活现地站在洞沿上。原来是儿童团员小勇。小勇大喝一声：“爬出来！”李白安一下子瘫倒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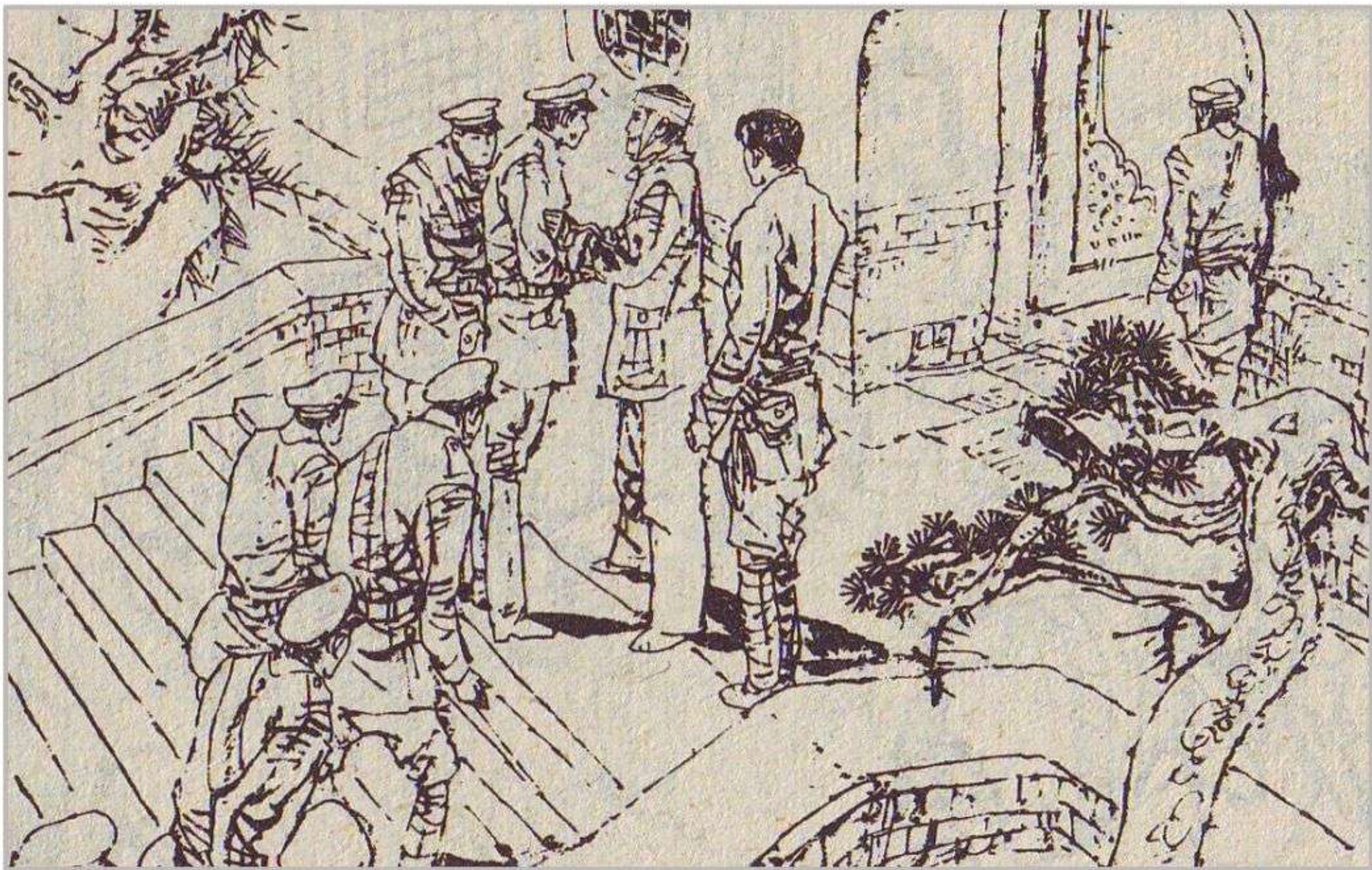
小勇拉了他几下，李白安象死尸一样重，拉不上来。小勇眼珠一转，仍然“砰”地将木板盖上，叫黑狮狗看着，自己转身钻进竹林走了。



这时，一场反抢丁的伏击战已告结束，搜索得也差不多了。宓国龙和他的警备队也当了“俘虏”，被几个不知内情的游击队战士看押在一座竹林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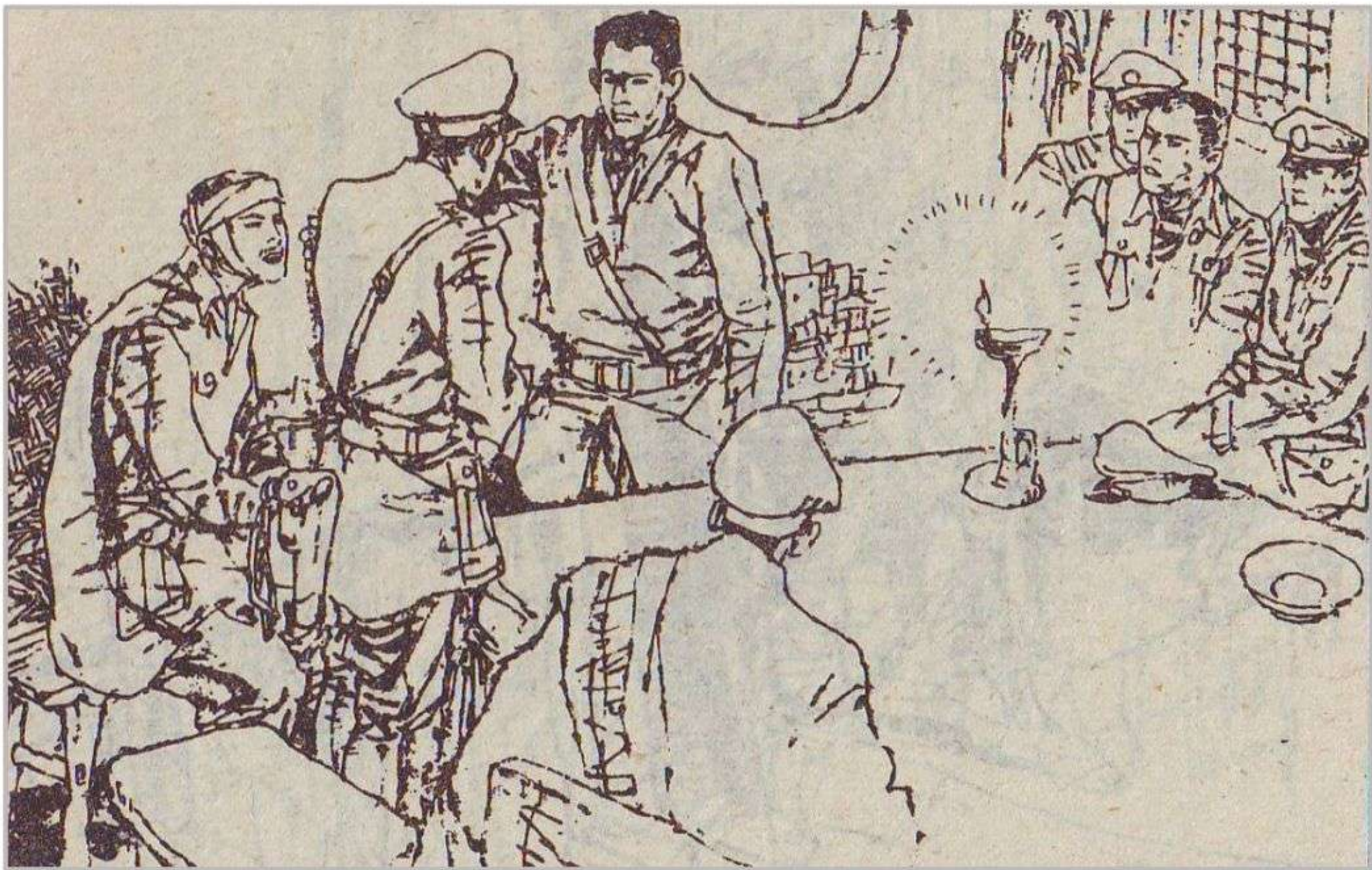
一会儿赵展山来了，说要特别审讯，立即把宓国龙等警备队都带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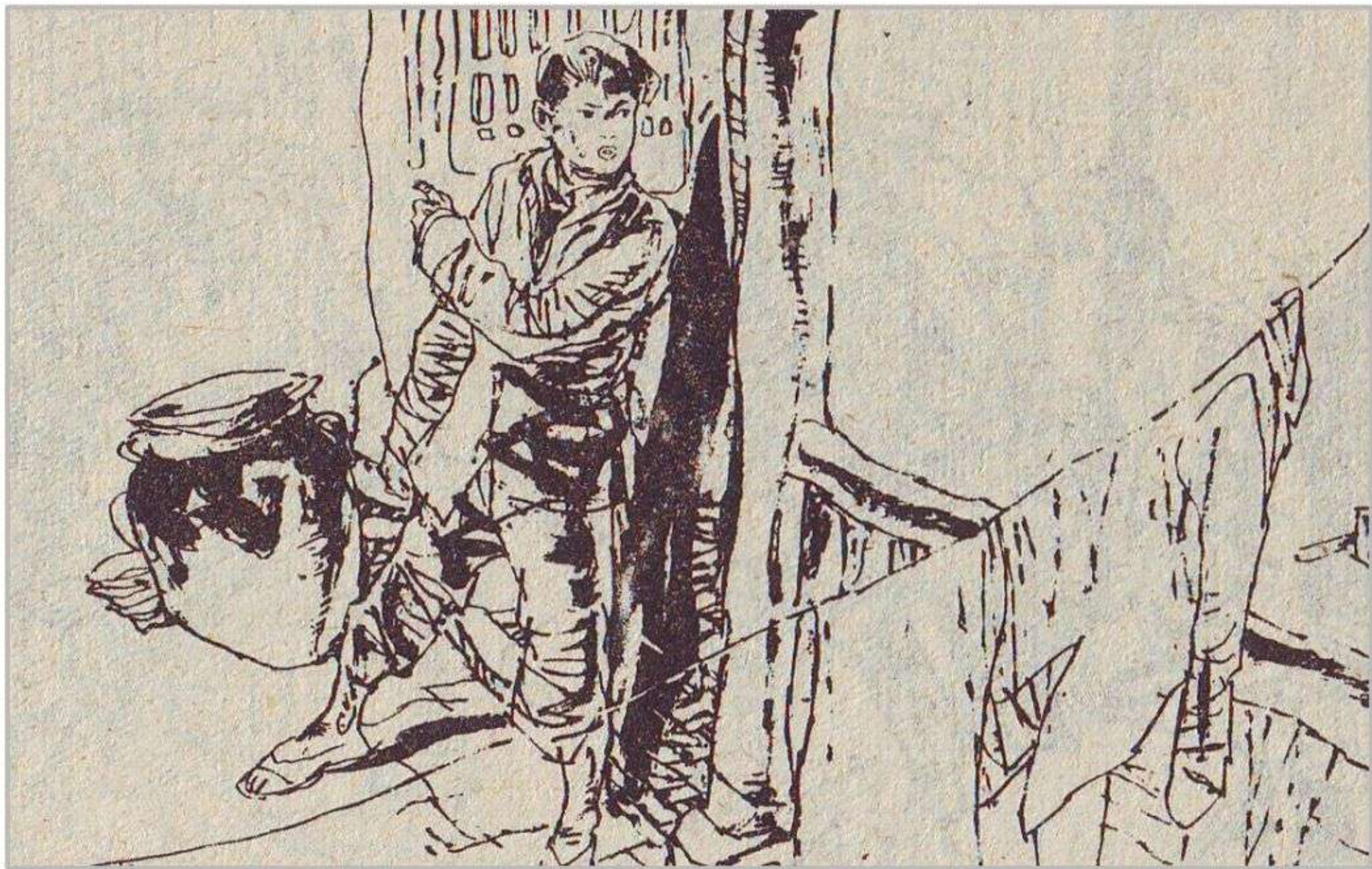
当他们随着赵展山登上五磊寺前的石阶时，在寺内养伤的方晴，头上缠着白纱布从里面迎出来，激动地与这些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无畏战士一一握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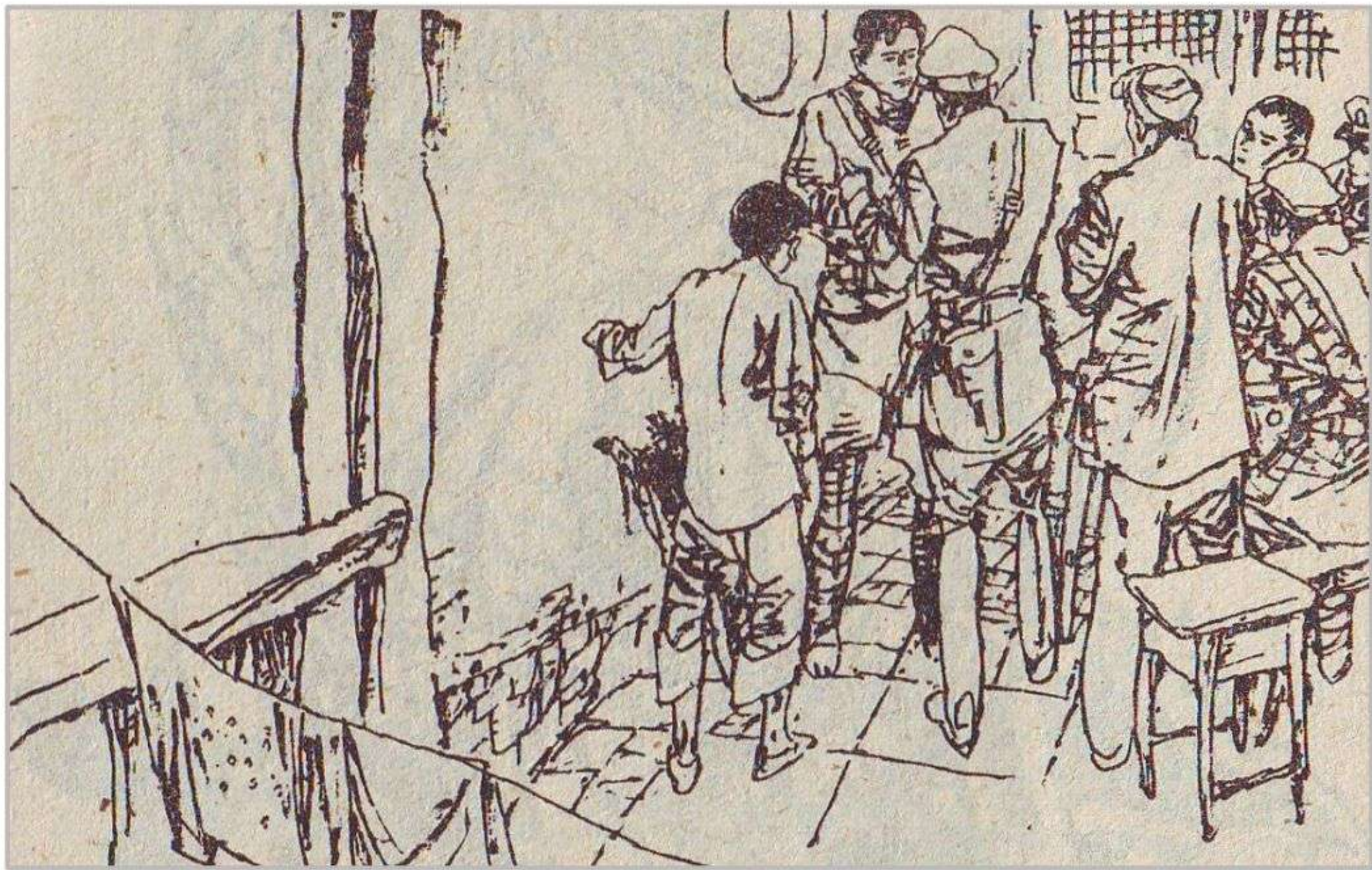
赵展山说：“上级表扬你们，认为你们是党领导的敌后武工队。根据洪顺水、何阿华、王炳发，陈龙文、胡白、葛祥熊和方雪妹同志的申请，批准他们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。”同志们激动得红光满面。



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。宓国龙问：“下一步怎样进行？”赵展山在油灯下踱了几步问道：“你们还敢不敢回到观海卫城里去？”同志们愕然了：“再去？那可怎么去呢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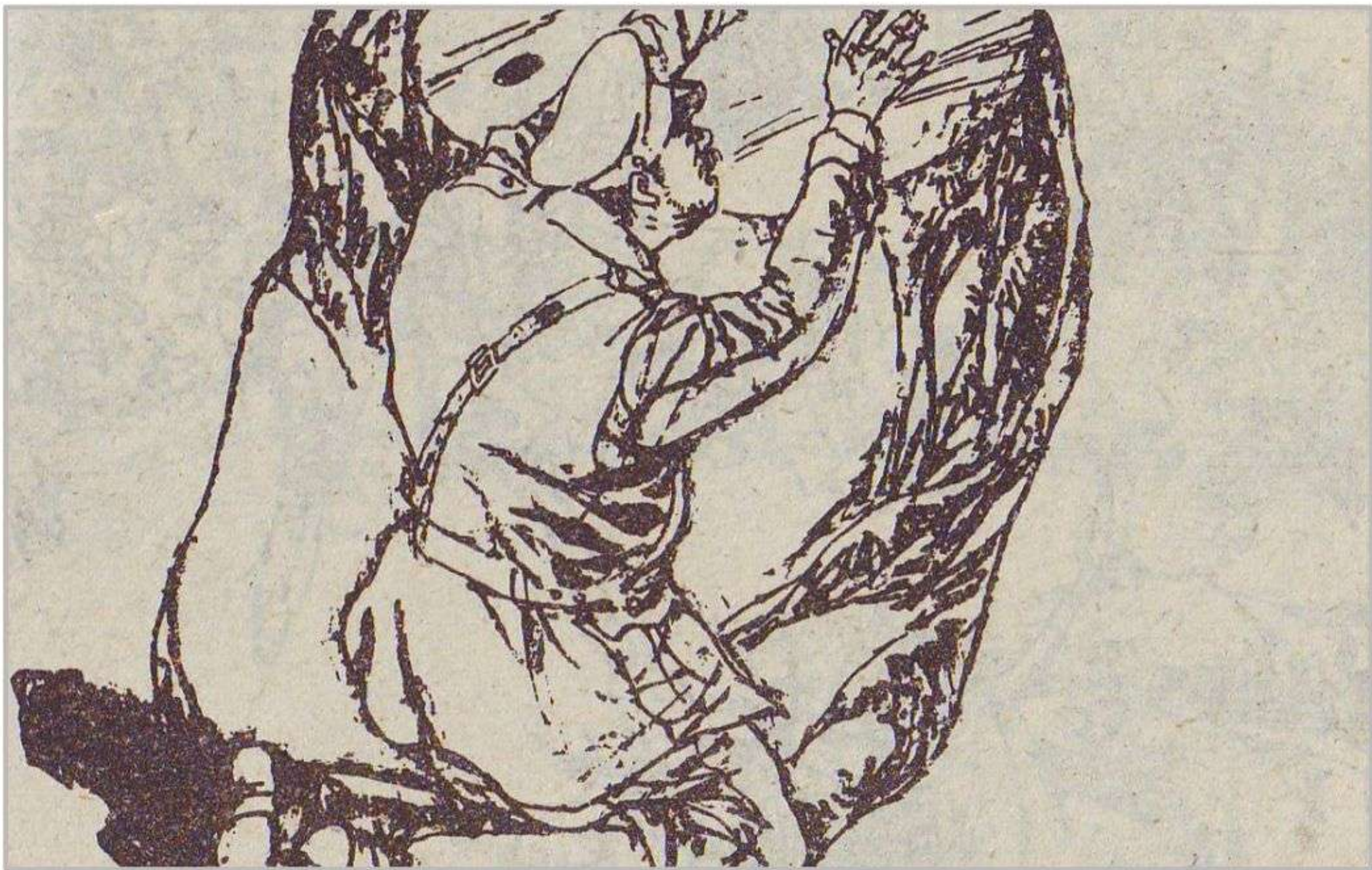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候，小勇满头是汗地从外面闯了进来：“赵叔叔，我在诱狼洞里找到一个跷脚军官，现在让黑狮在那里守着呢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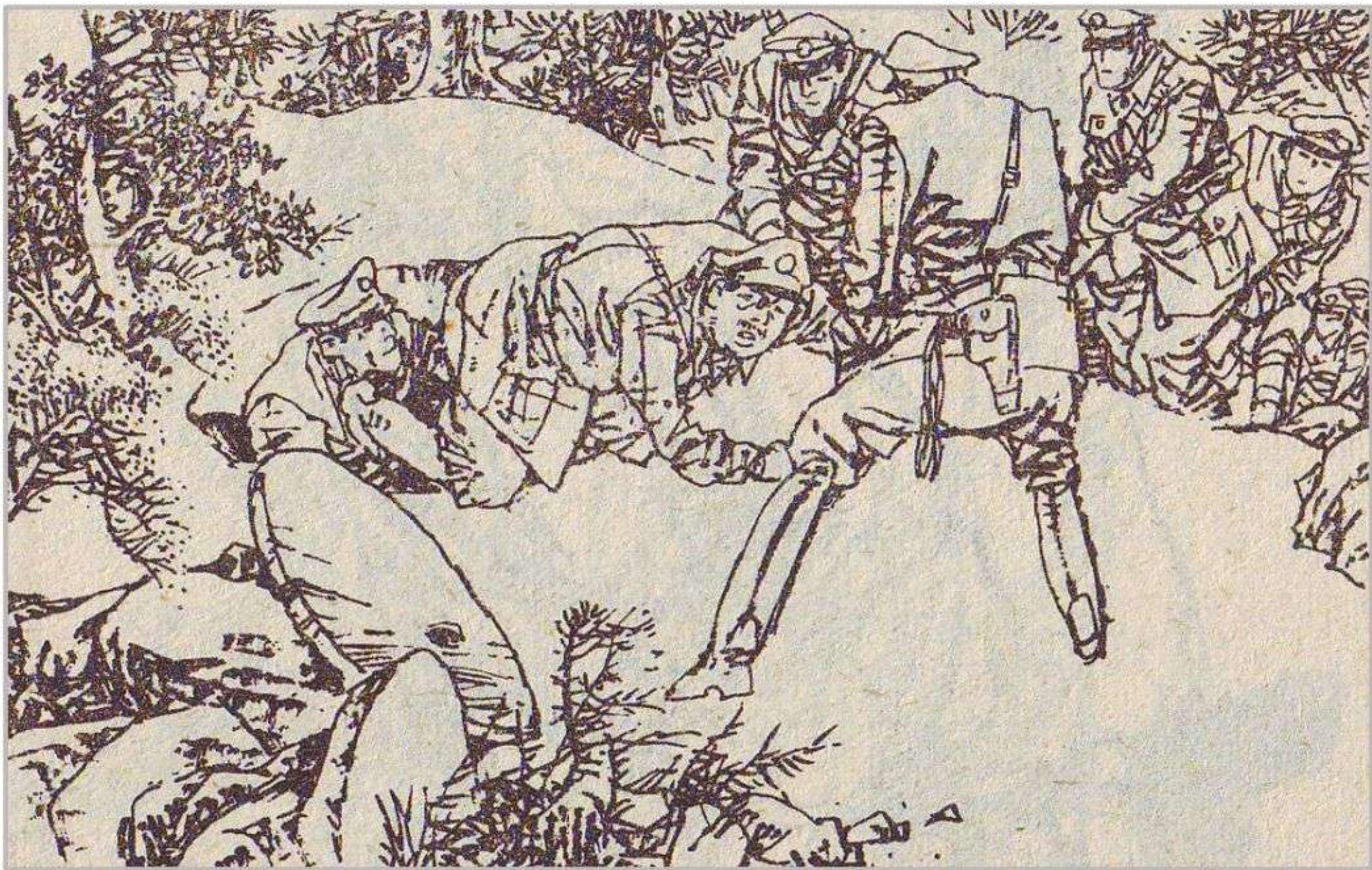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闻听一喜，对赵展山说：“让我们立功吧！”赵展山和方晴慎重地点了点头。宓国龙说：“同志们，把李白安背回观海卫城里去！”大家恍然大悟。他们留下了四个同志，然后出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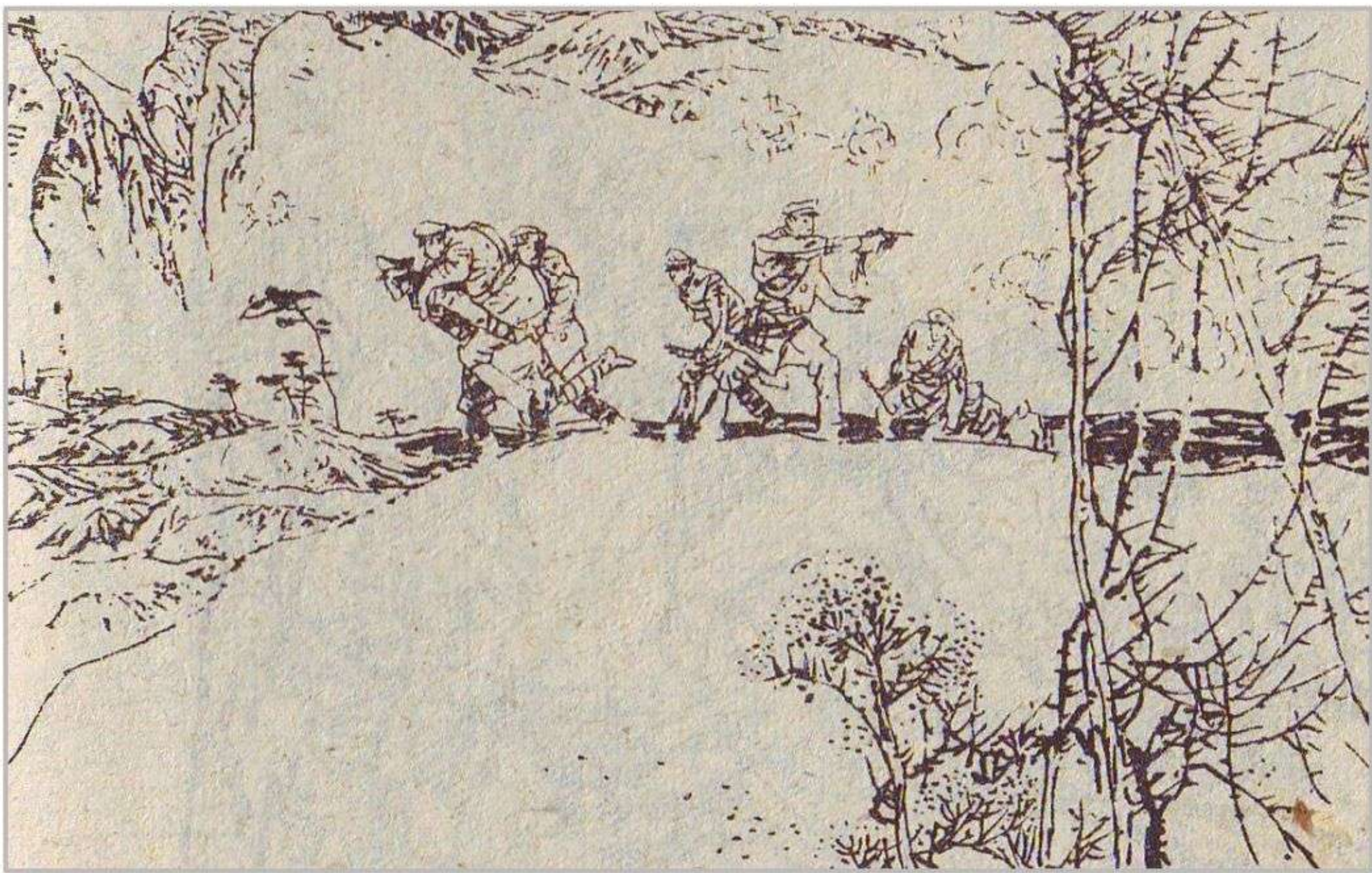
夜深了，山林里静得出奇，李白安坐在诱狼洞里痛心落泪。突然，一阵枪响，头顶木盏上的狗被吓跑了，接着有人脚踩盖板的声音。



李白安伸长了脖子听。他听到神枪贾阿堂在上面叫：“弟兄们，小心点，我们一定要找到李总座！”李白安连哭带喊：“阿堂，我……我在这里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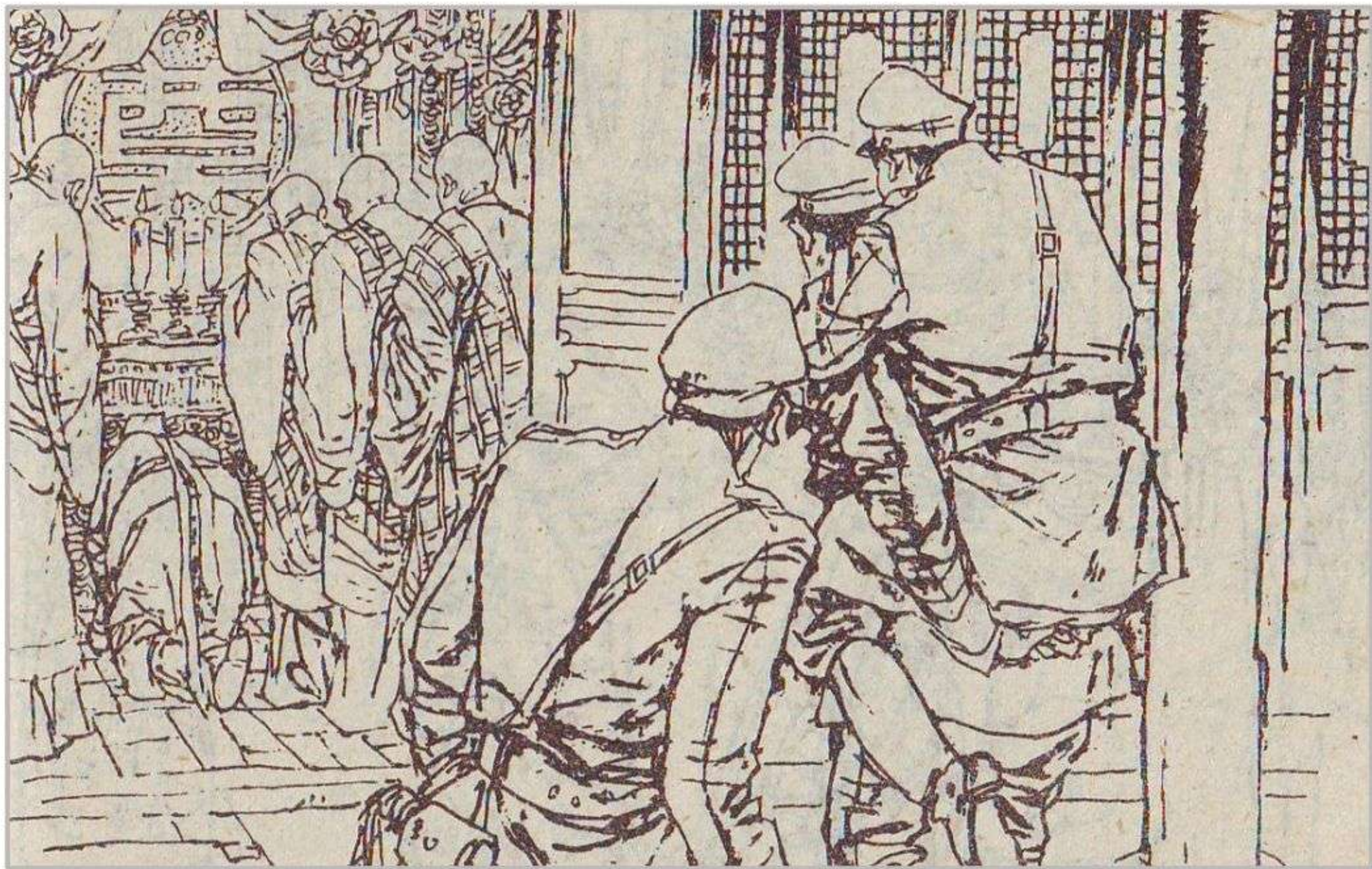
木板盖一下子被揭开了，洪顺水跳进洞内，说：“总座，你在这里，叫我们好找。快！”他说着抱起李白安，推出洞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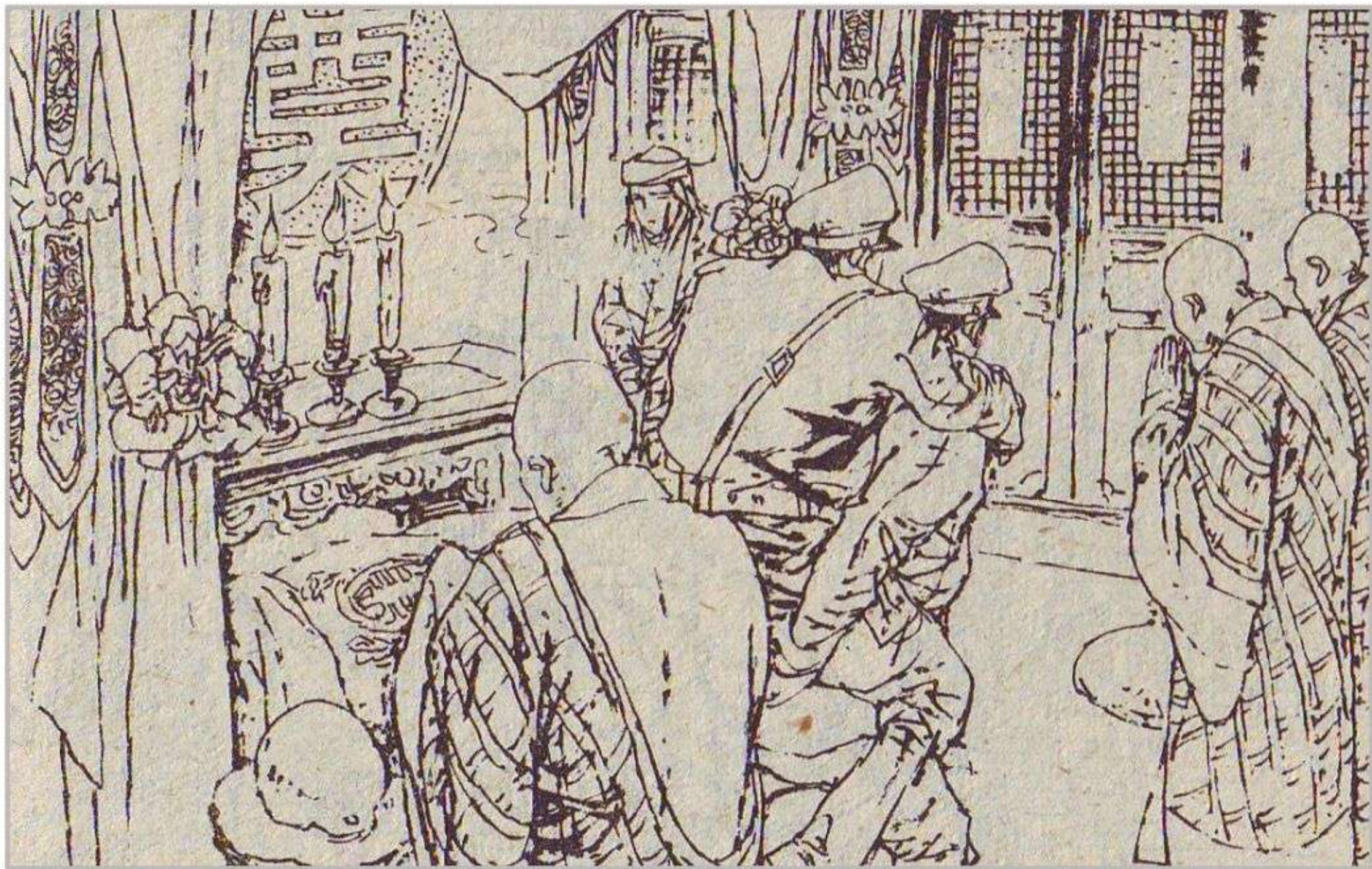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叫一声：“不好，三五支队追来了！”这时枪声大作，警备队员们轮流背着李白安，爬山穿林，跳涧越沟奔逃。李白安一个劲许愿：“我要赏你们……快跑……快点！”



宓国龙一面还击，一面说：“我们是打死哨兵逃出来的！”洪顺水说：“我们被打死了四个弟兄，枪也全被缴了。”李白安忙说：“好说，回去就发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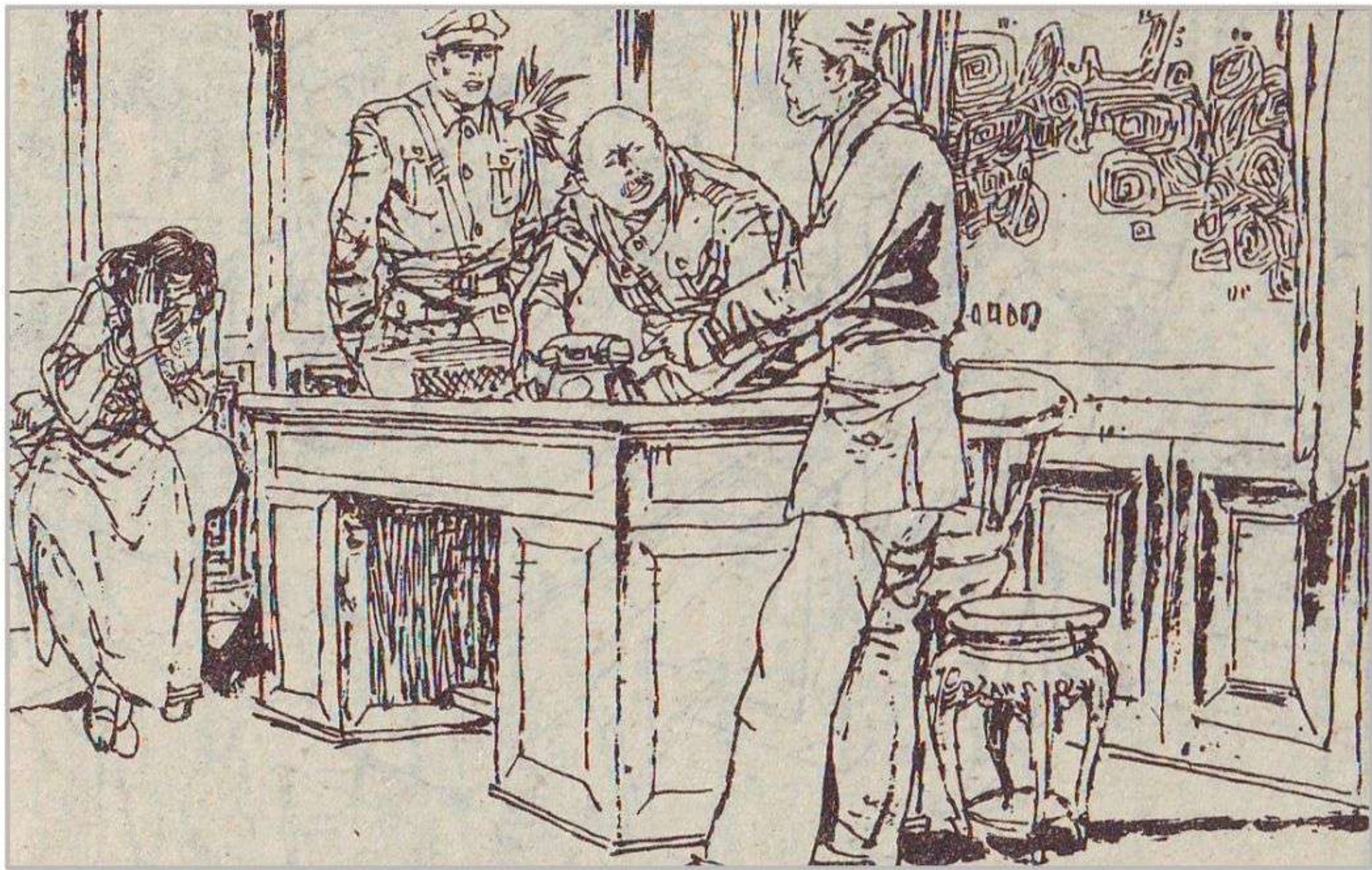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等人背着李白安，奔进将官衙门，一看愣住了：指挥部成了殡仪馆，大厅里发出一片嗡嗡念经的声音。



李白安见总指挥部成了这副样子，想发火，又不得不忍住。他干咳了一声，叫宓国龙背起自己，从沈颂治遗体旁擦过，进入了办公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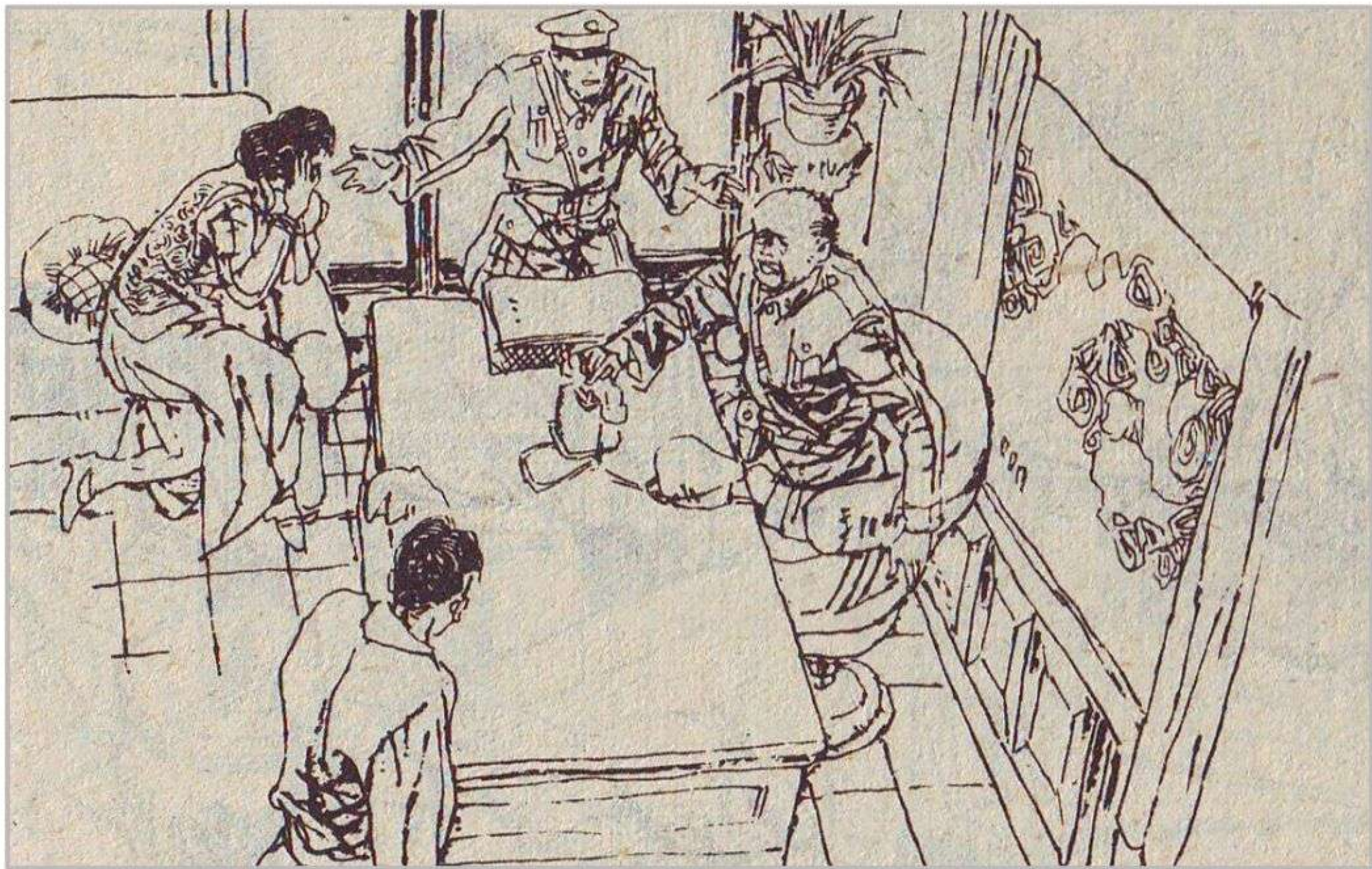
李白安刚坐定，他老婆柴珠花连哭带喊地跑进来：“死老头呀！你叫我多担心啊！你当什么短命指挥啊……”李白安一声不响，摇动电话，查问各部队的损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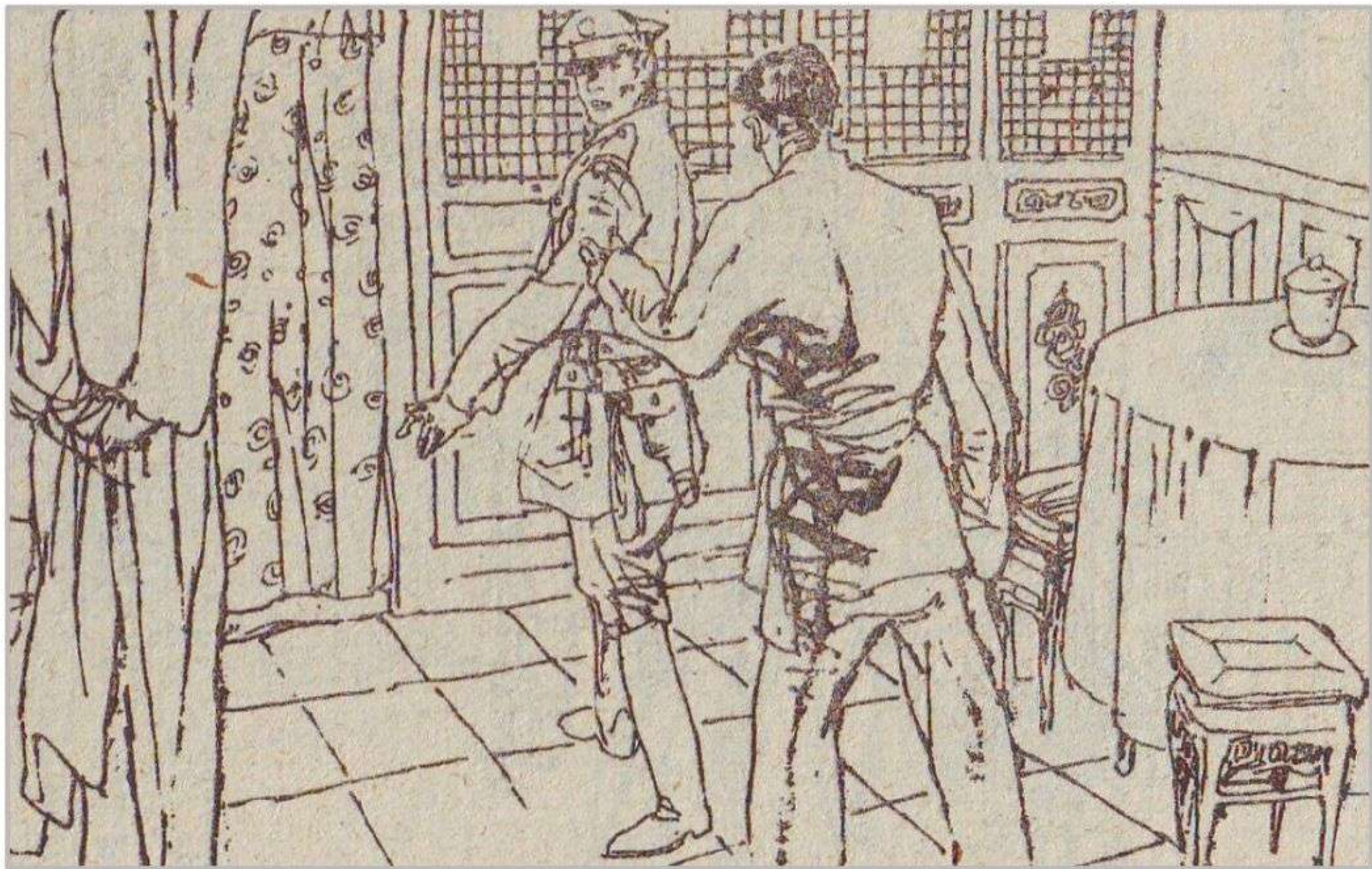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沈长岛全身缟素，从内室出来，说：“不用摇了！死伤六十七名。你这个总指挥比吃草的马还蠢！玉龙驹还能把那个小腊梅给驮了回来！”李白安哭丧着脸说：“我是中了三五支队的埋伏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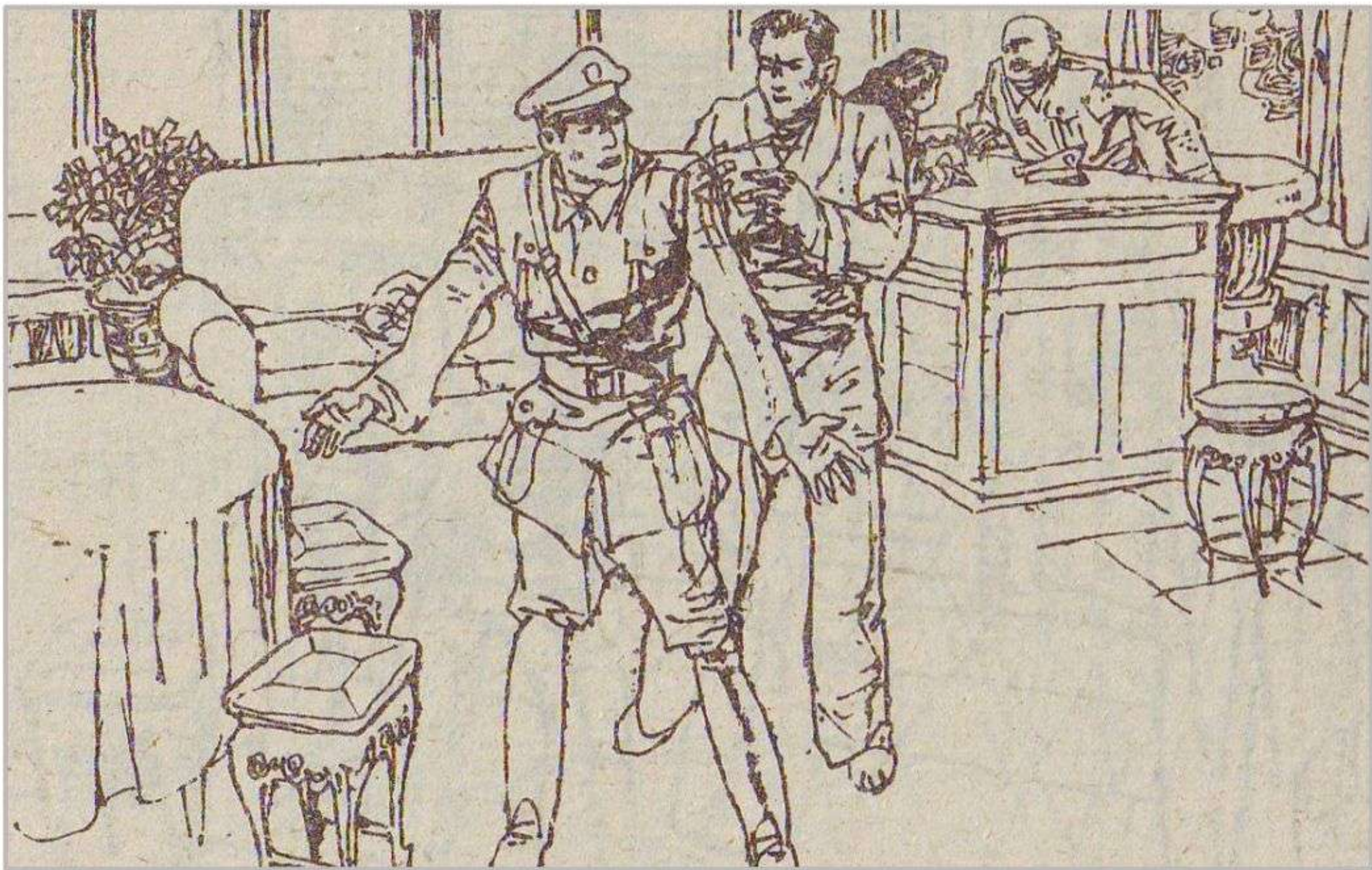
沈长岛面若冰霜，问道：“你怎么逃回来的？”李白安把警备队如何救他的经过讲了一遍。沈长岛望了望宓国龙，突然，摘下自己头上的麻布帽子一摔，说：“好呀！又是你贾阿堂干的好事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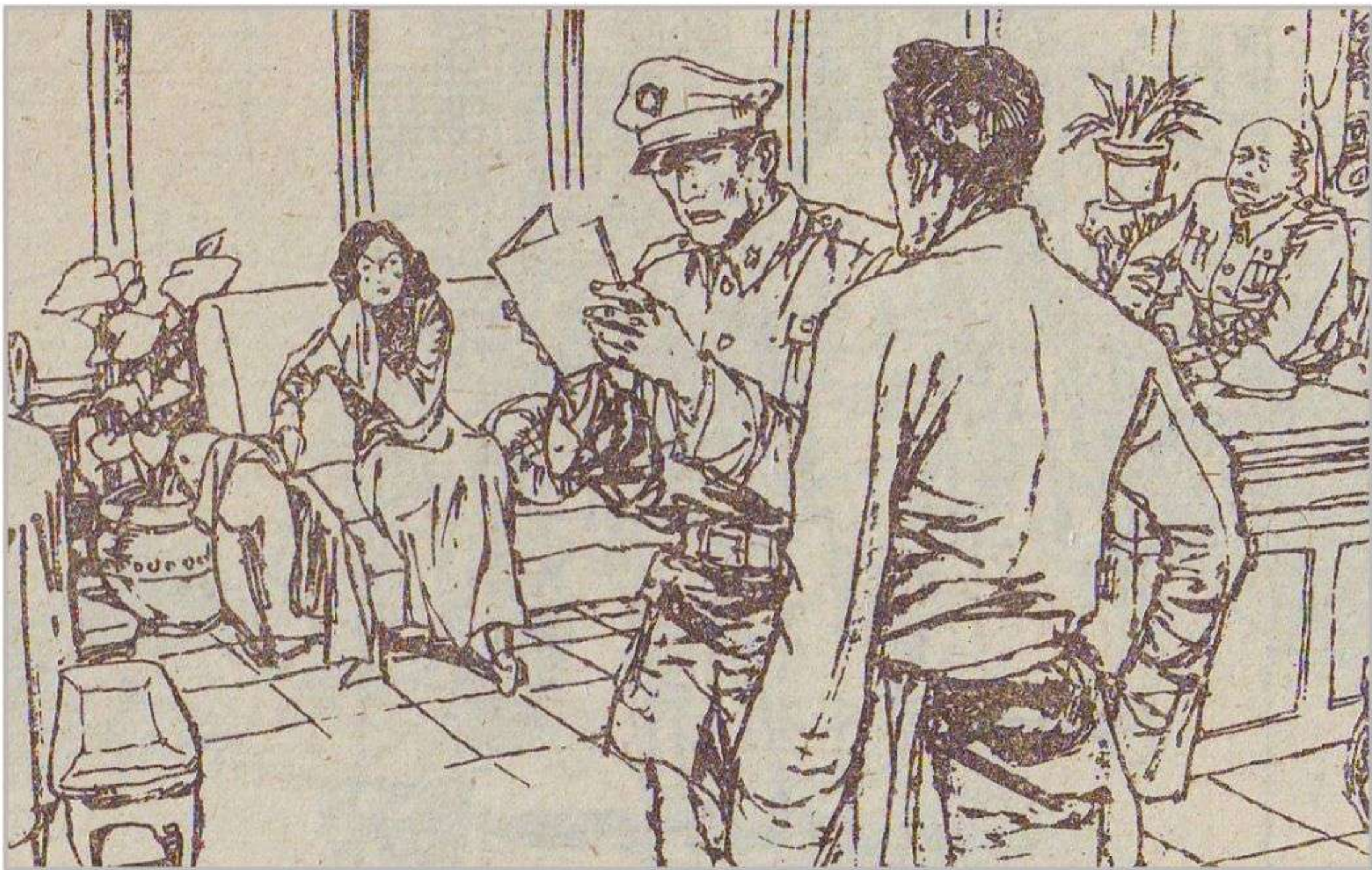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不动声色转身对李白安说：“李总座，看来我是不该救你了……”李白安气得扶着椅子吼道：“长岛，你是恨我不死啊！你安的啥心肝？……”



宓国龙却绷着脸从桌上拿起一块黑纱，走向门外。但是，沈长岛突然把他叫住，奸笑地说：“贾队长，听说你快是我的妹夫了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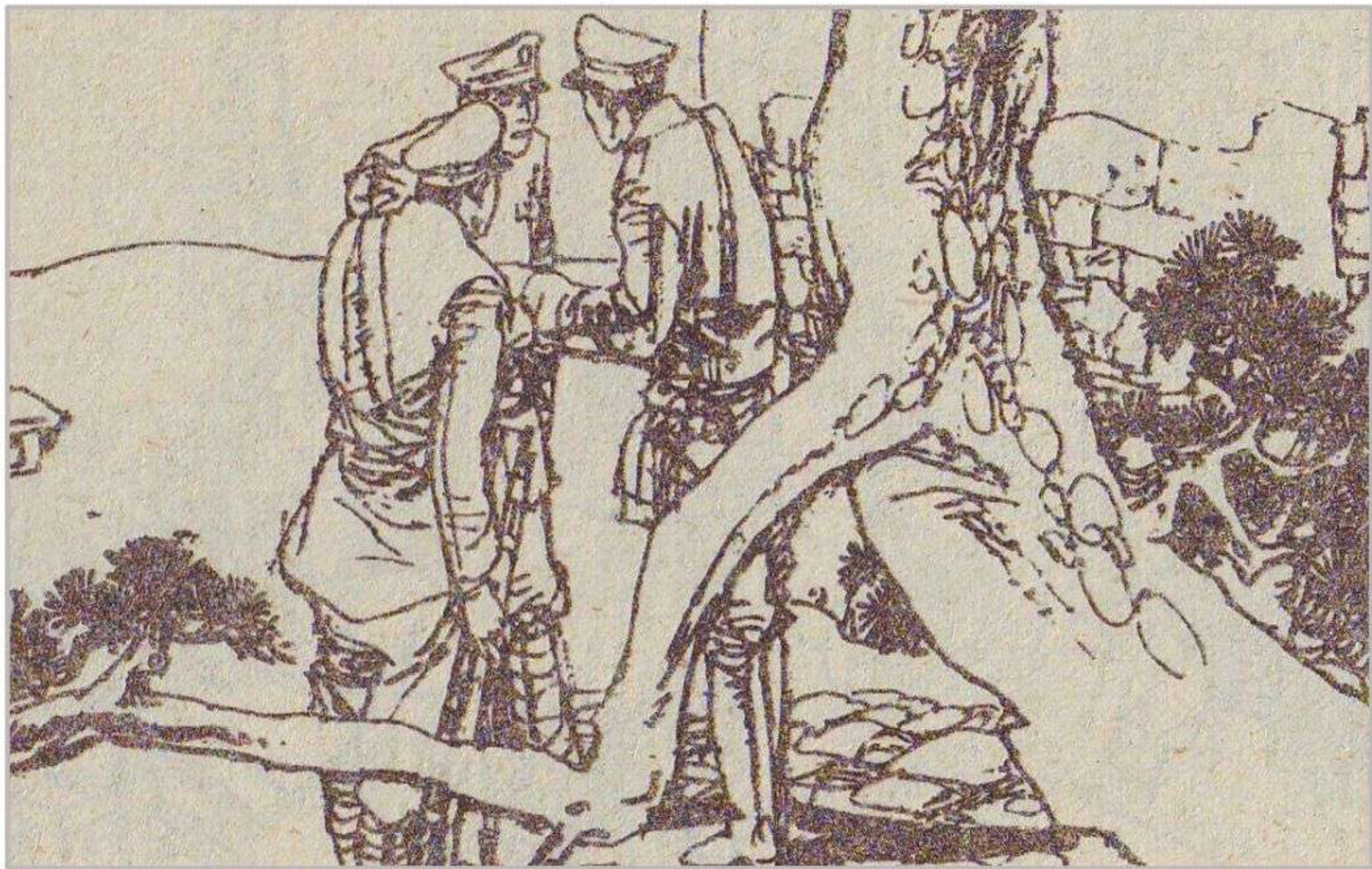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一耸肩说：“副总指挥，这从哪里说起呢？”沈长岛从口袋里抽出一本手折：“请看先父遗嘱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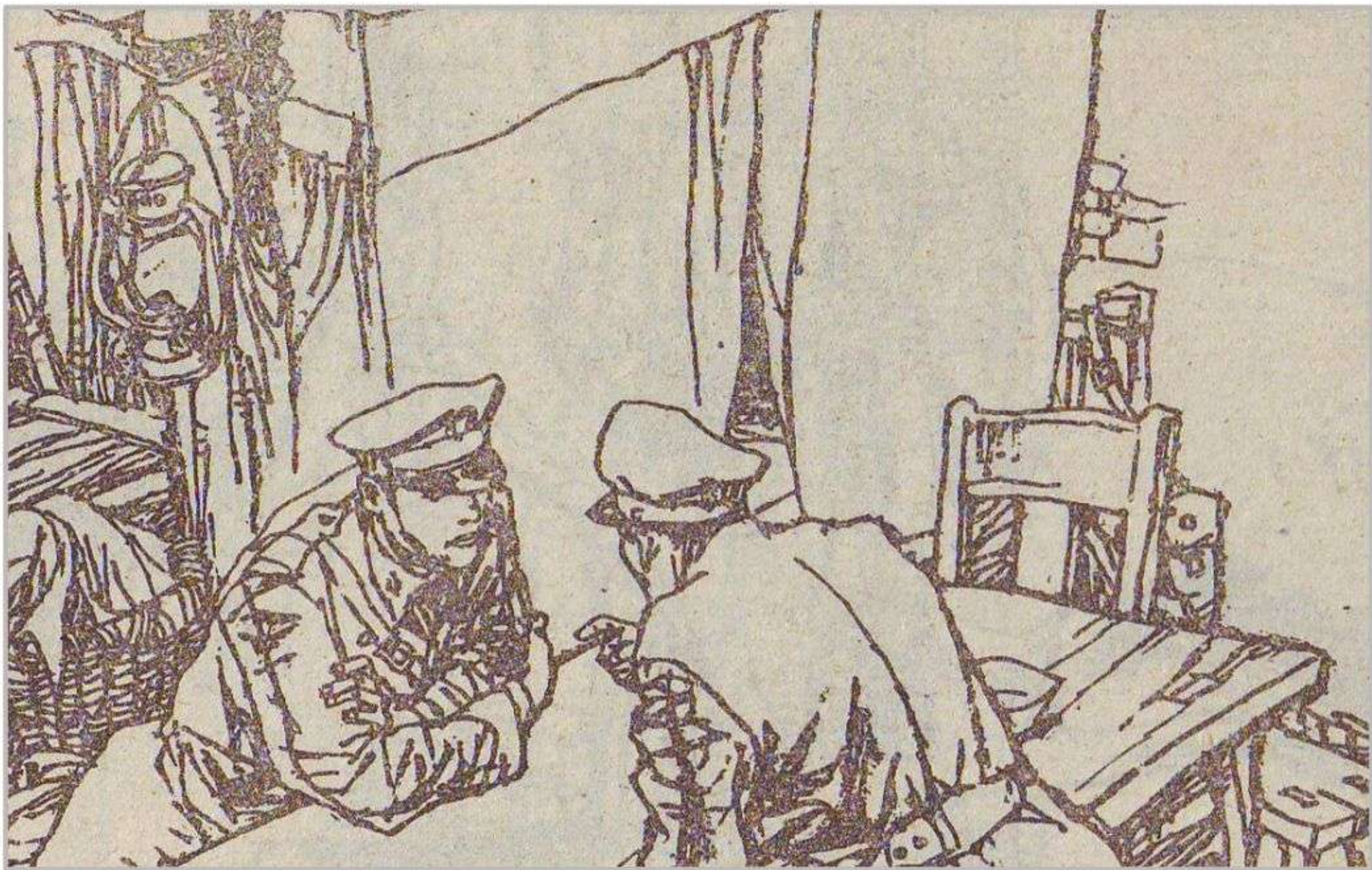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一看，上面密密麻麻、整整齐齐地写着：“贾阿堂满腹经文，有治国安邦之才，芳枝若能追伴此君，终生有托。七日之后，当可完婚。”宓国龙看罢，心中一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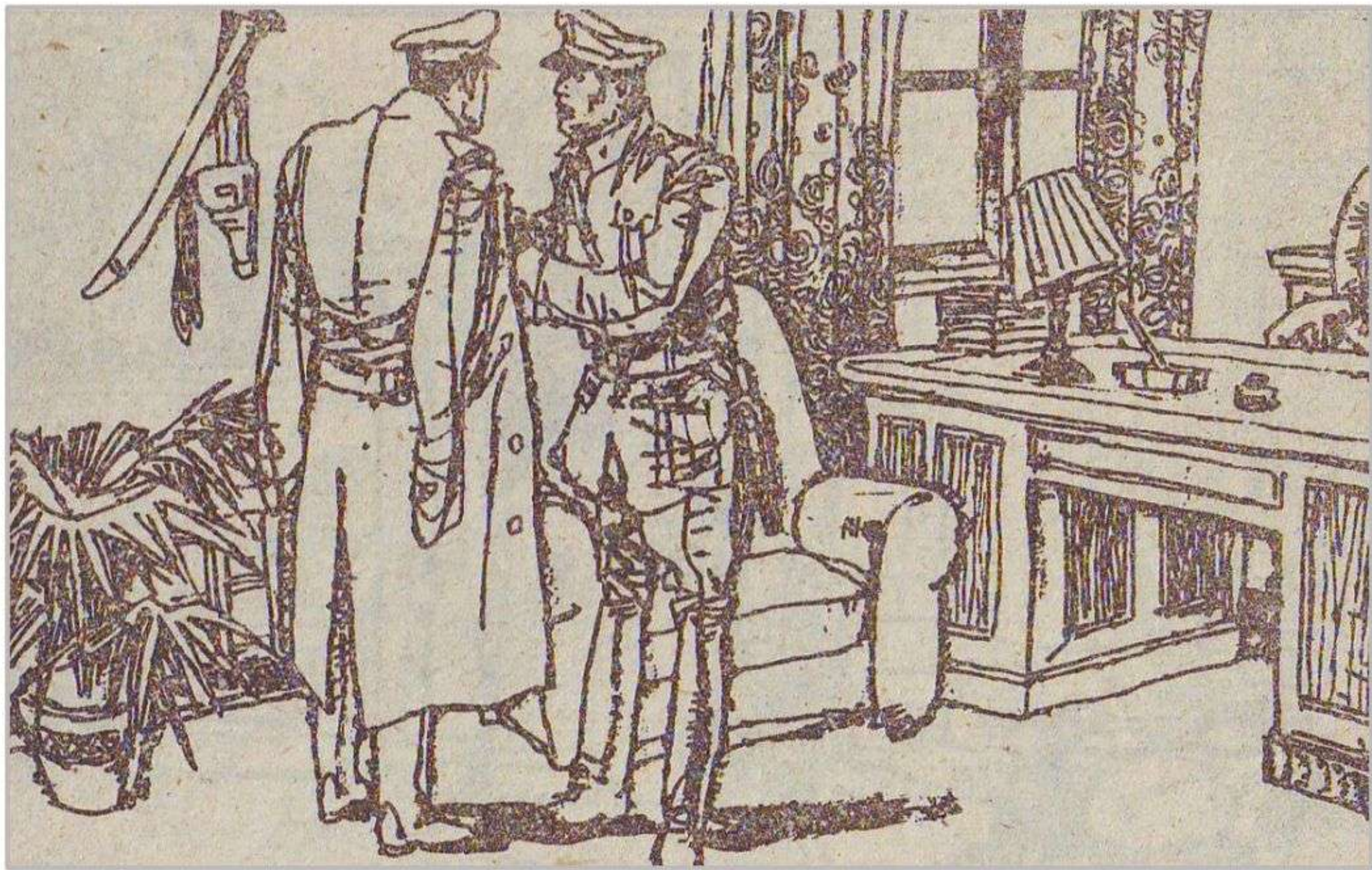
他想：沈颂治突然发病而死，怎么能写这么整齐的遗嘱呢？分明是诡计！宓国龙道：“阿堂敢不从命，可惜委屈沈小姐了。”沈长岛反而哭笑不得，正要答话，值班副官来报：“邵专员到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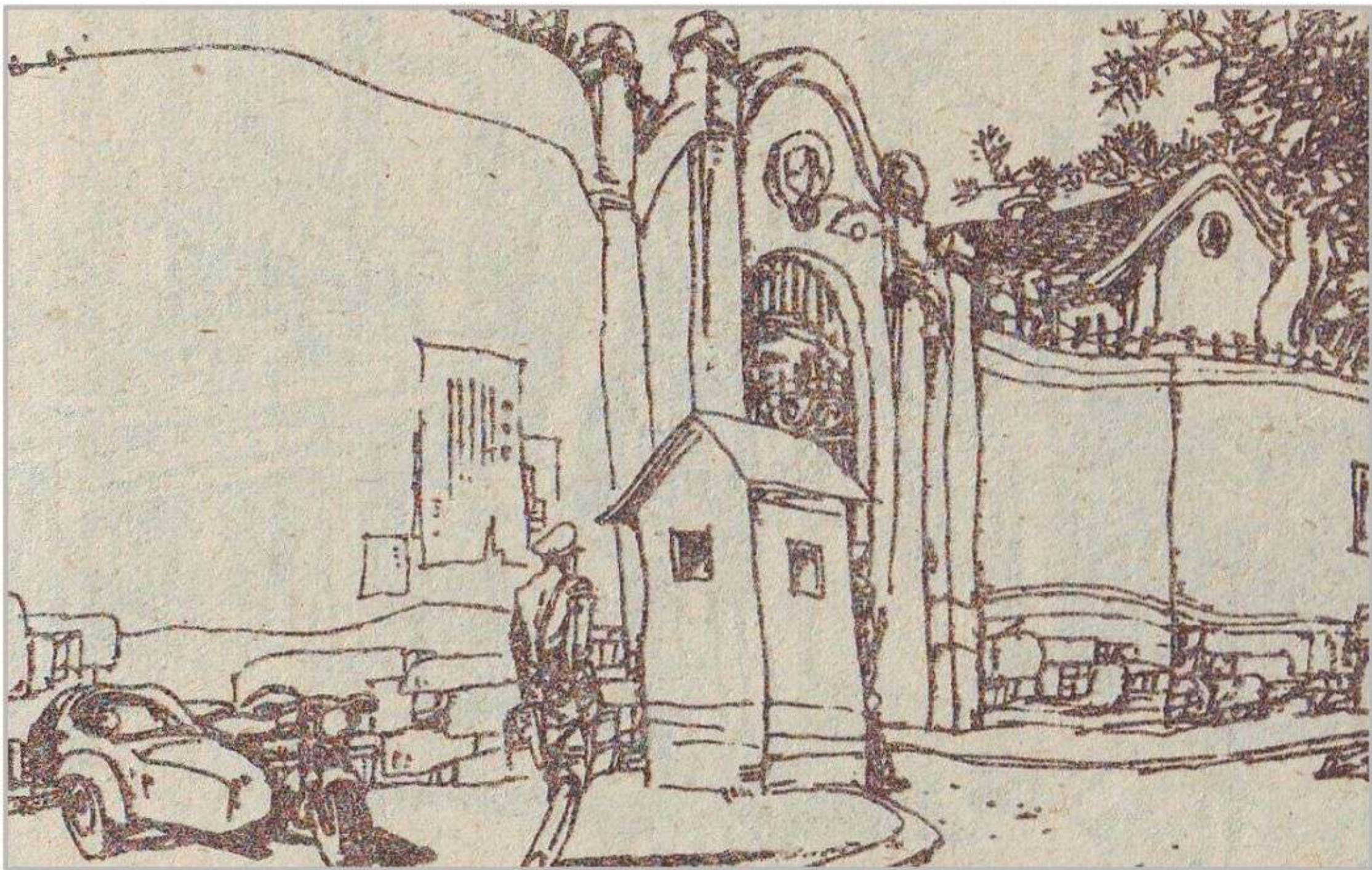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乘机退出，回到警备队，立刻派了洪顺水等二人，以护灵站岗为名，去探听邵伯华此来的目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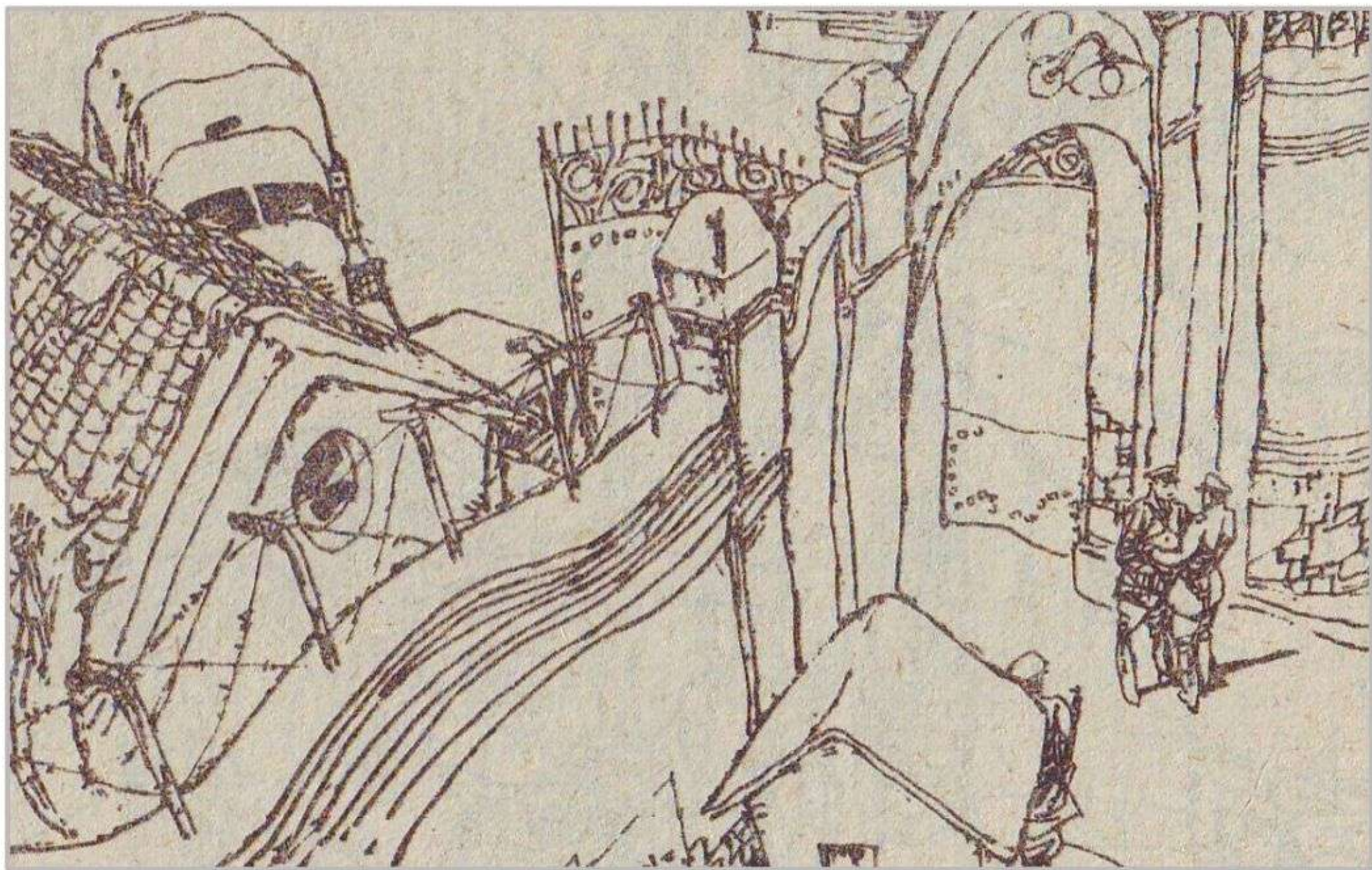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将近一小时，洪顺水圆来，说：“姓邵的要把抢来的壮丁从海黄山运走，还要处决政治犯，他还让沈长岛把戚达中团缴械。”宓国龙立即派人把消息报告三五支队。



宓国龙亲自绕到六六二团团部。戚达中正准备开赴宓家埭镇驻防。宓国龙告诉他，今晚十点在杜湖的石湫礁上与三五支队负责人秘密会见。戚达中爽快地答应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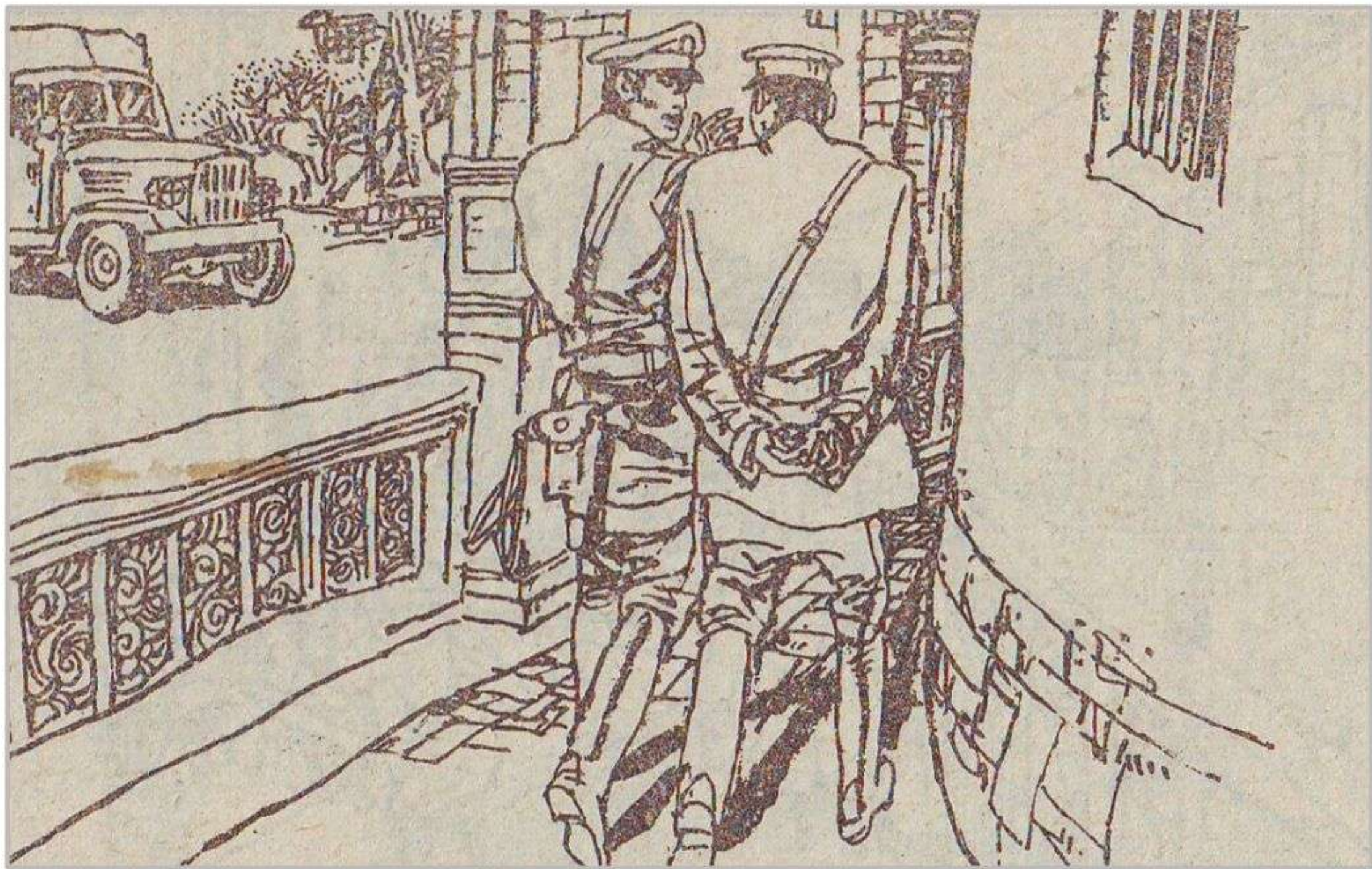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从团部出来，想到敌人有可能将方雪妹秘密处死，便来到警察局侦察一下，然后采取营救的办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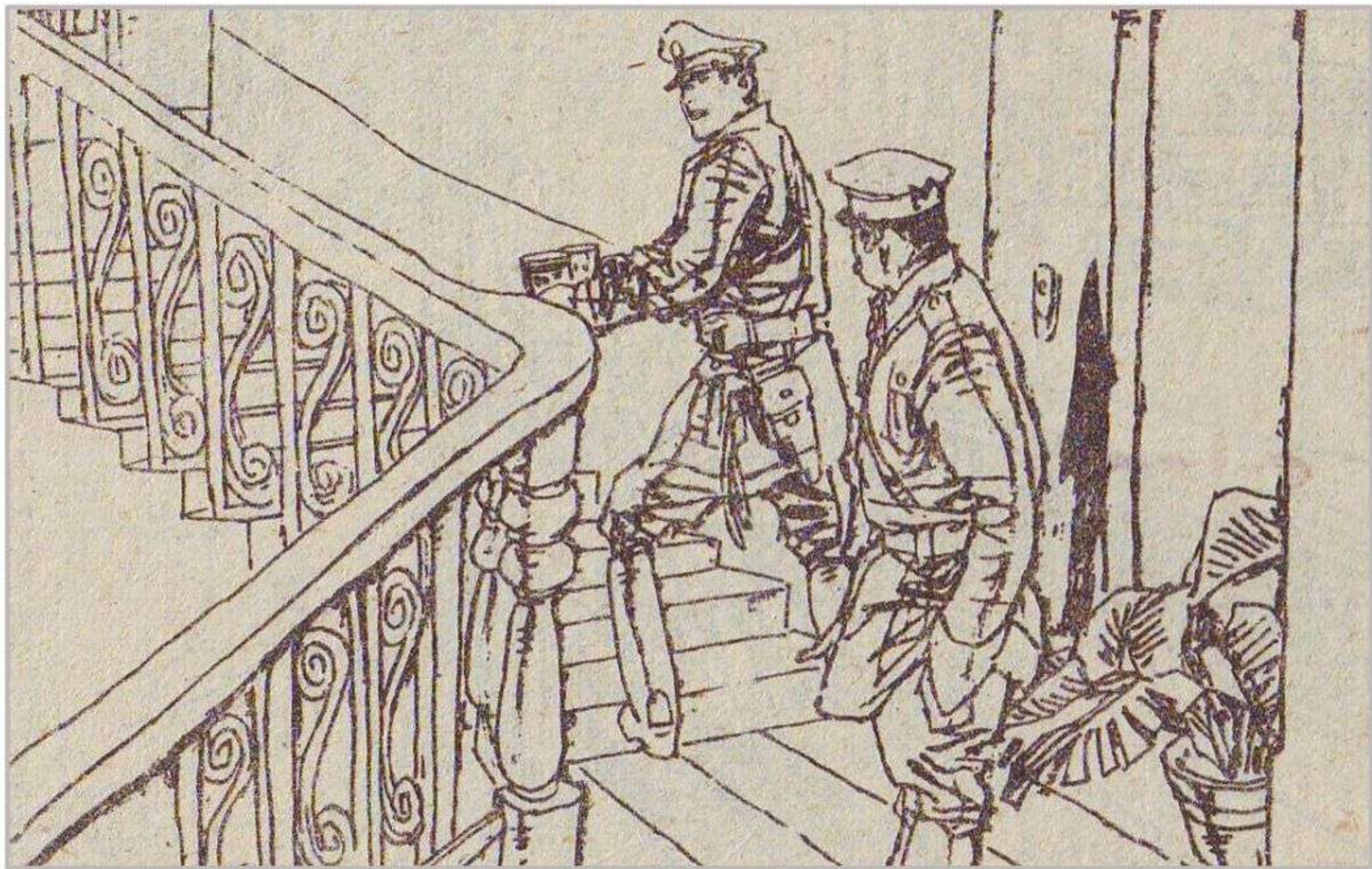
他刚走到警察局的大铁门前，突然，肩头被重重地拍了一下。宓国龙回头一看，竟是警察局长虞廷金，便眼珠一转说：“我要同沈小姐成亲，手头太紧，想请你帮个忙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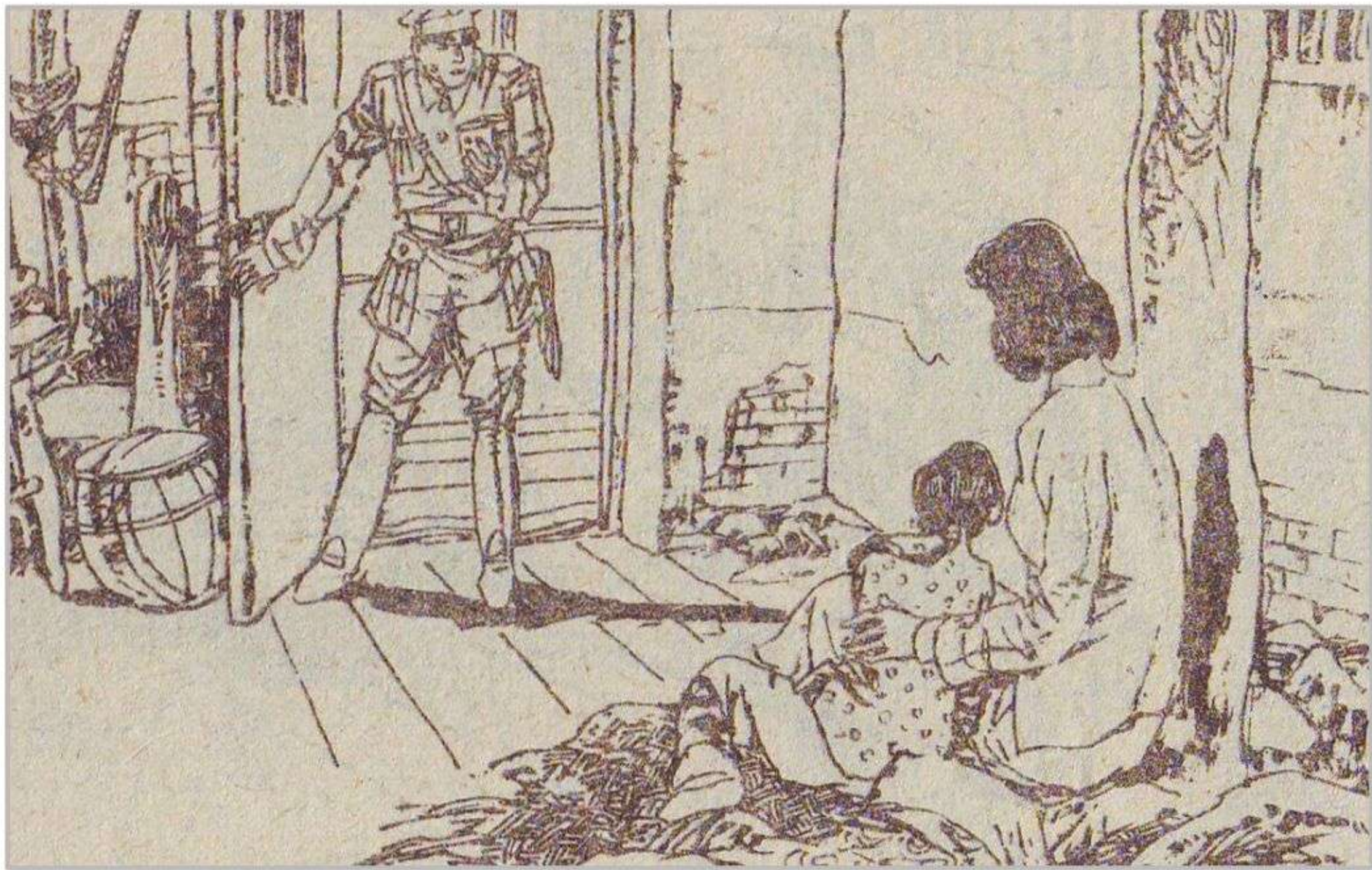
虞廷金吓了一跳说：“你要借多少？”宓国龙说：“我另有财路。‘江湖佬’的膏药箱子里都是金条，他死了，他女人关在楼上，只有找她才能弄到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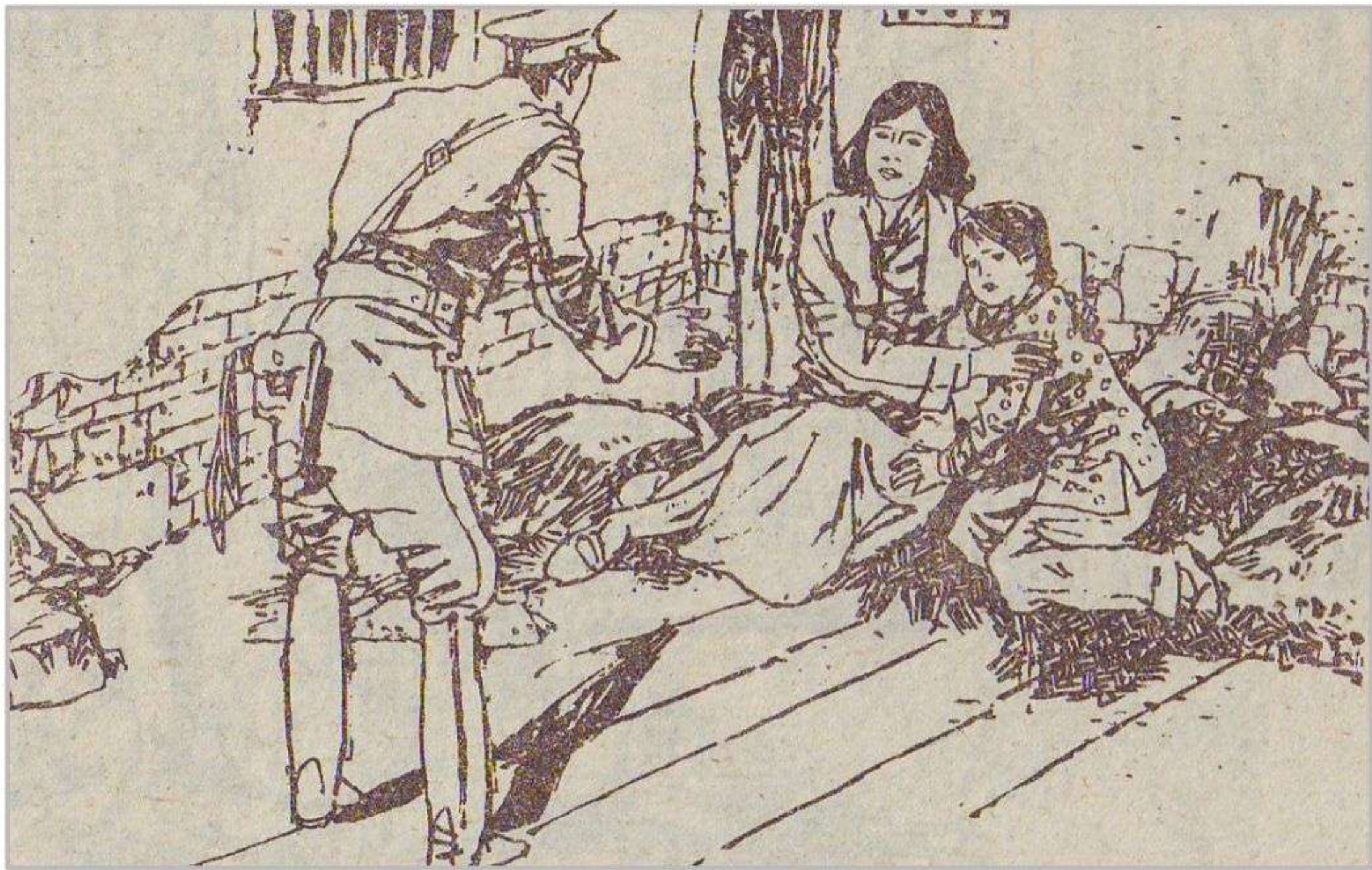
虞廷金一听来了财路，忙问：“真的？那马上拷问！”宓国龙摇摇头说：“不，硬来不行，给我两个罐头，我上楼去骗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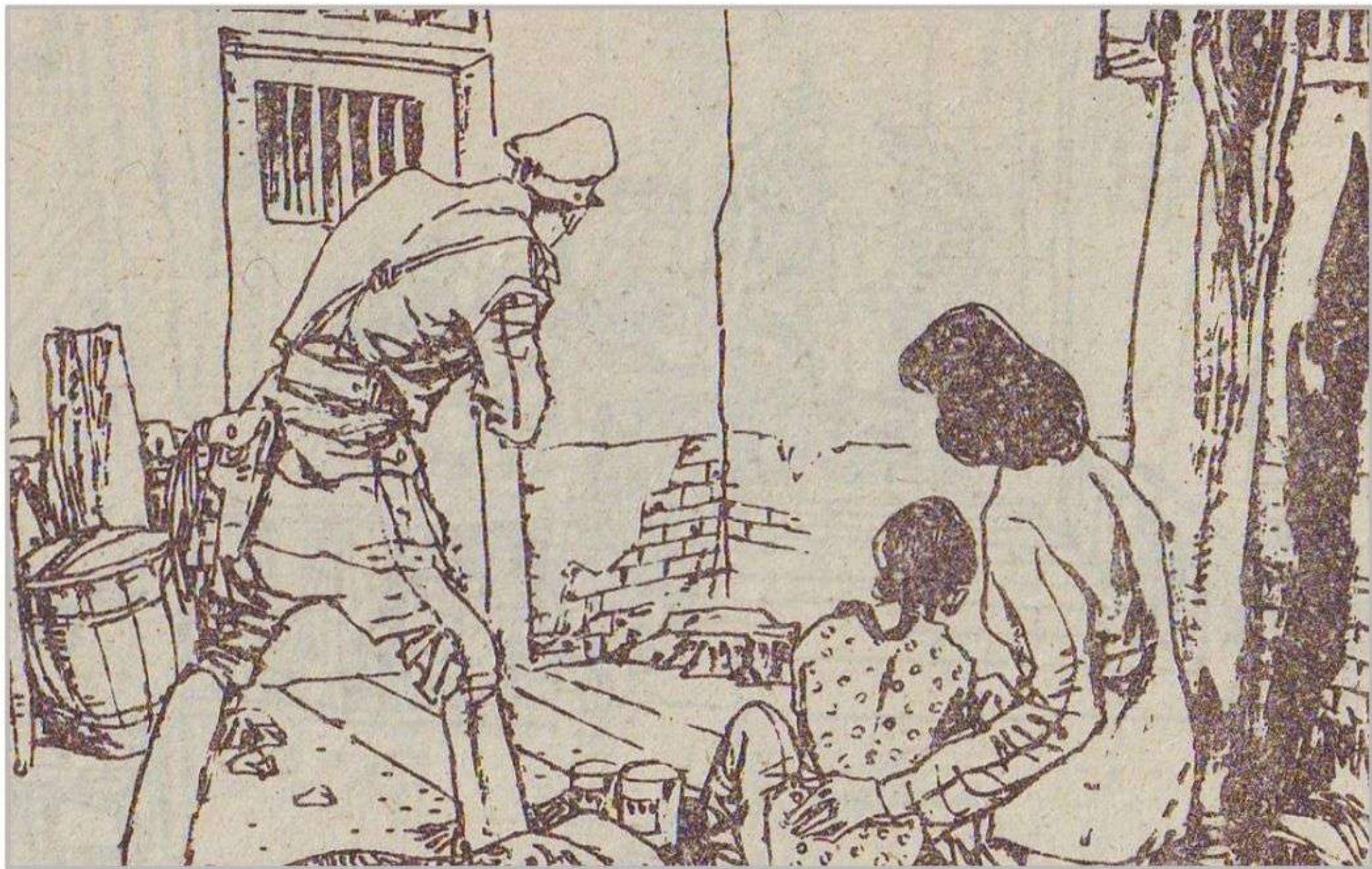
虞廷金掏出牢门钥匙，盯着宓国龙说：“弄到手怎么分？”宓国龙说：“对半！”虞廷金把钥匙交给宓国龙。说：“一言为定！我给你站岗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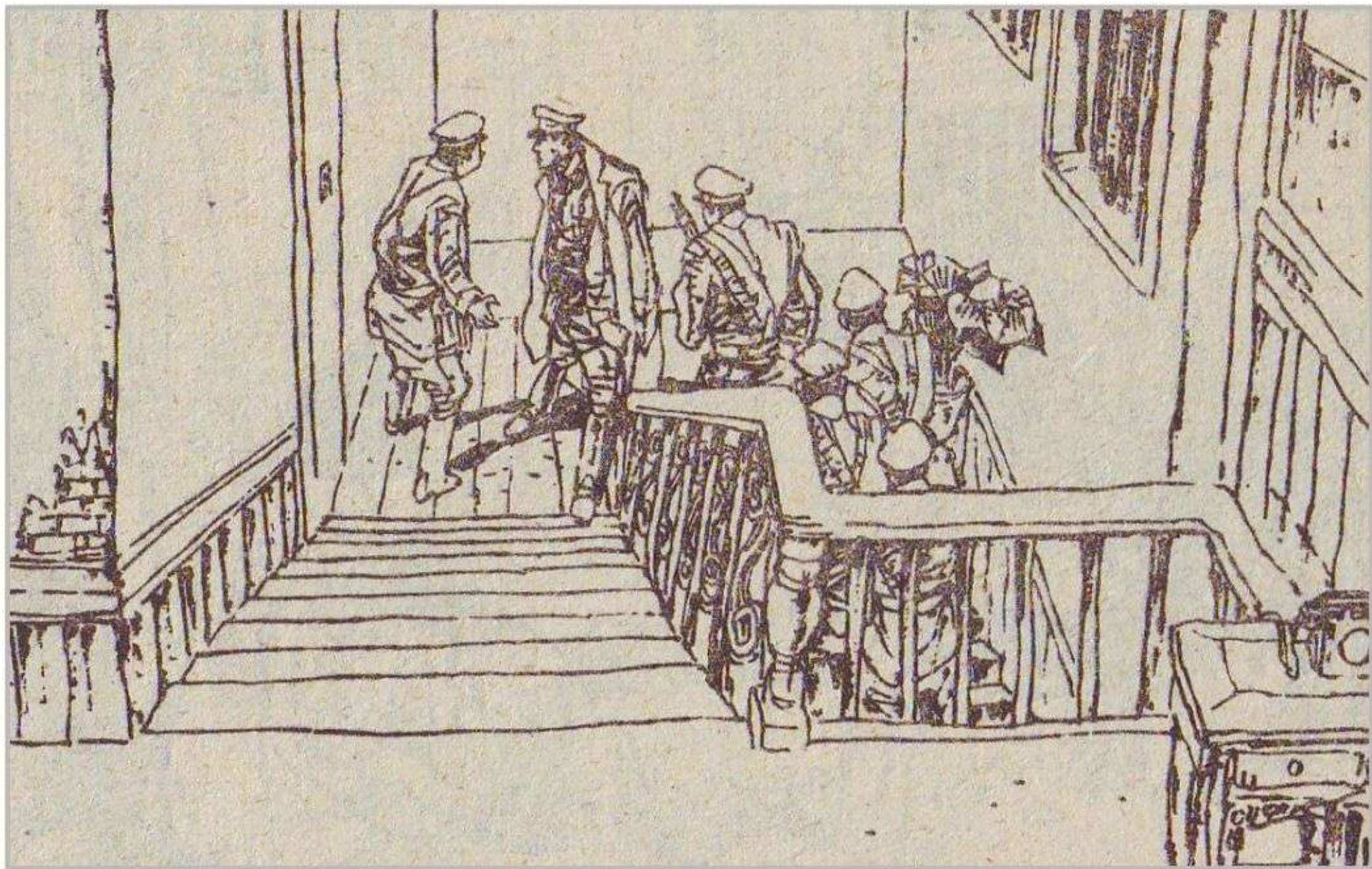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拿了罐头，上了楼梯，打开牢房，只见雪妹紧紧搂着侄女小腊梅坐在地上。宓国龙叫了一声：“雪妹！”



雪妹见是宓国龙，愣住了，说：“这可不是你来的地方，快走。”宓国龙说：“雪妹，组织上批准你为共产党员了。”方雪妹听了，眼里顿时放出异样的光采。



腊梅却哭起来，雪妹忙说：“别怕，这是国龙叔叔。”腊梅看了一会儿，才叫一声：“国龙叔叔。”这国龙刚把罐头递过去，就听楼下一个发抖的声音：“副总指挥……我把犯人……犯人押下来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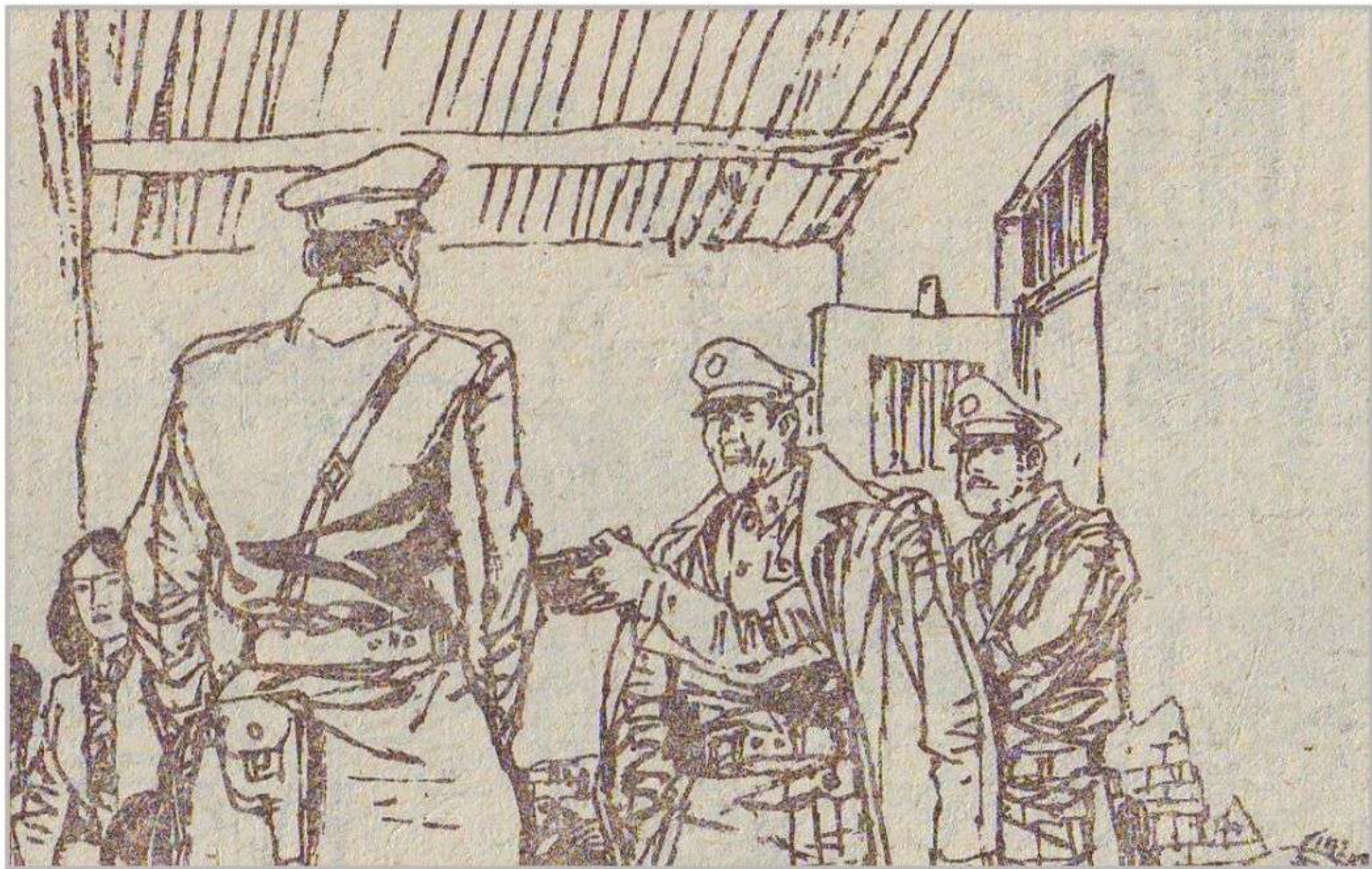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沈长岛来了。虞廷金吓得话不成句：“贾……贾队长正……正在敲榨黄金，……我……我为他站岗。”沈长岛一听，立刻命令围住牢房，自己慢慢向里面走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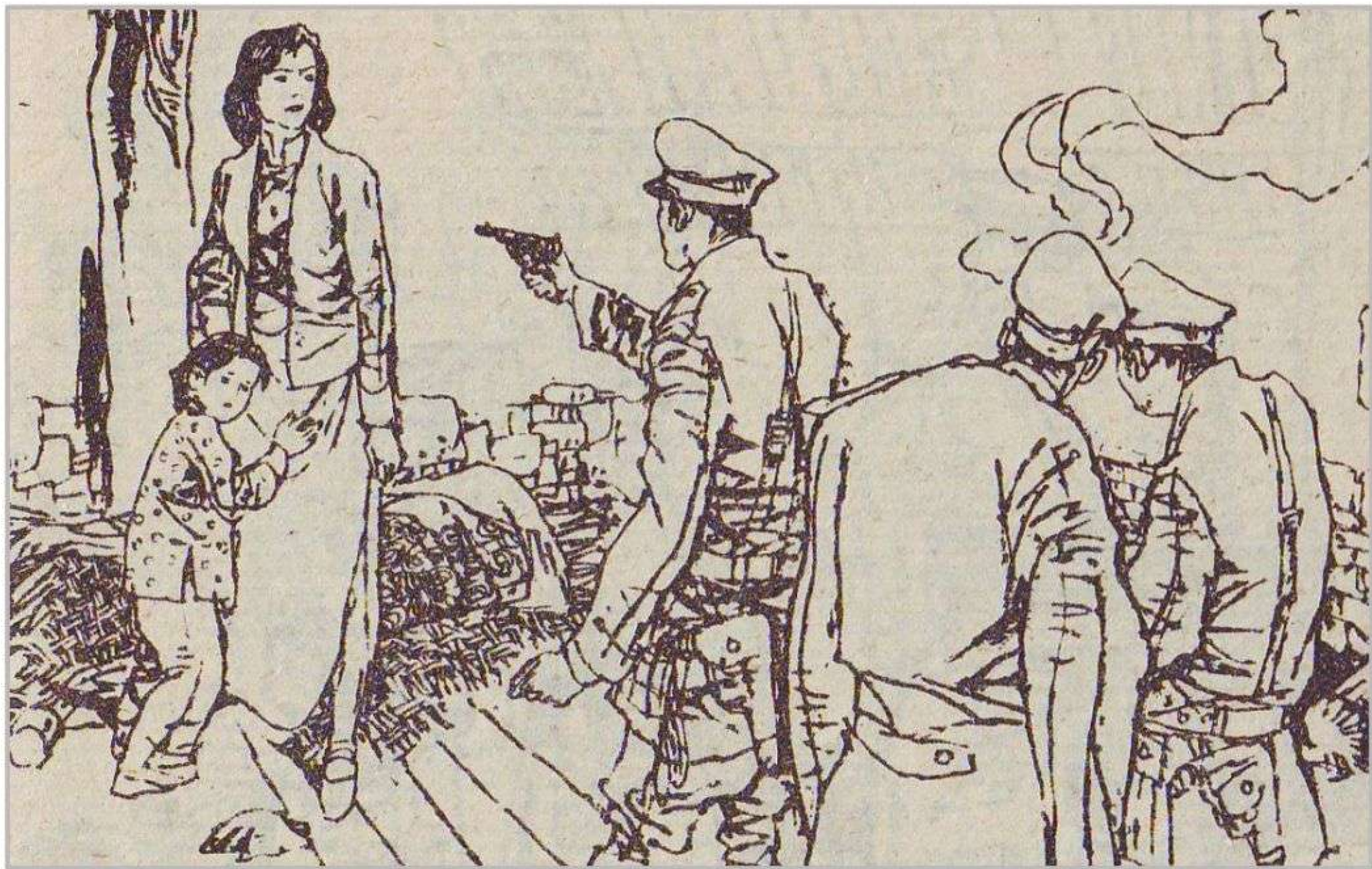
沈长岛一推门，只听道：“黄金箱子在哪里？说不说？”宓国龙握着快机，雪妹一动不动凝视窗外。罐头扔在地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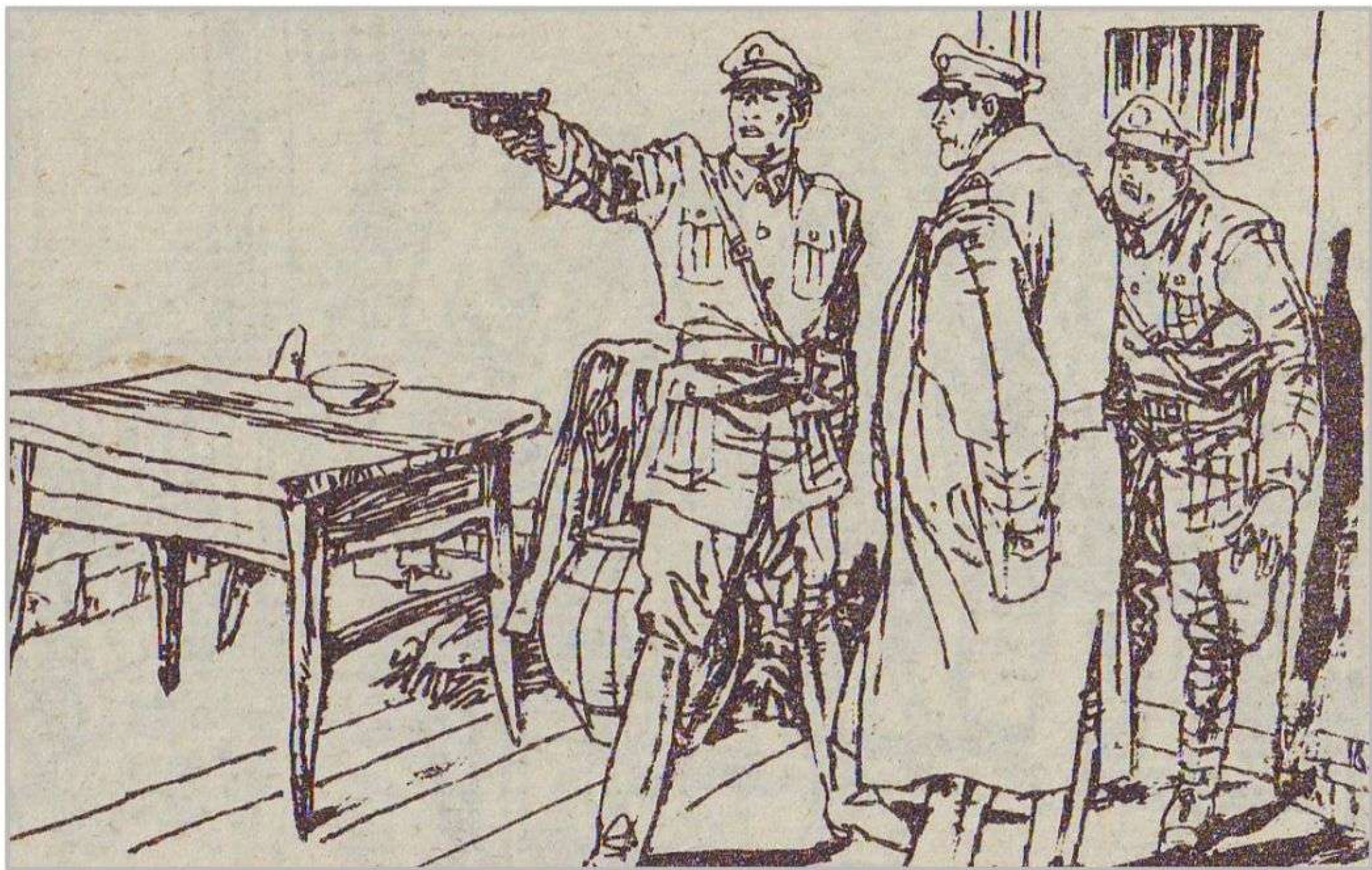
沈长岛怪声怪气地说：“嗨，你也捞外块？”宓国龙尴尬地说：“婚期临近，手头太紧啊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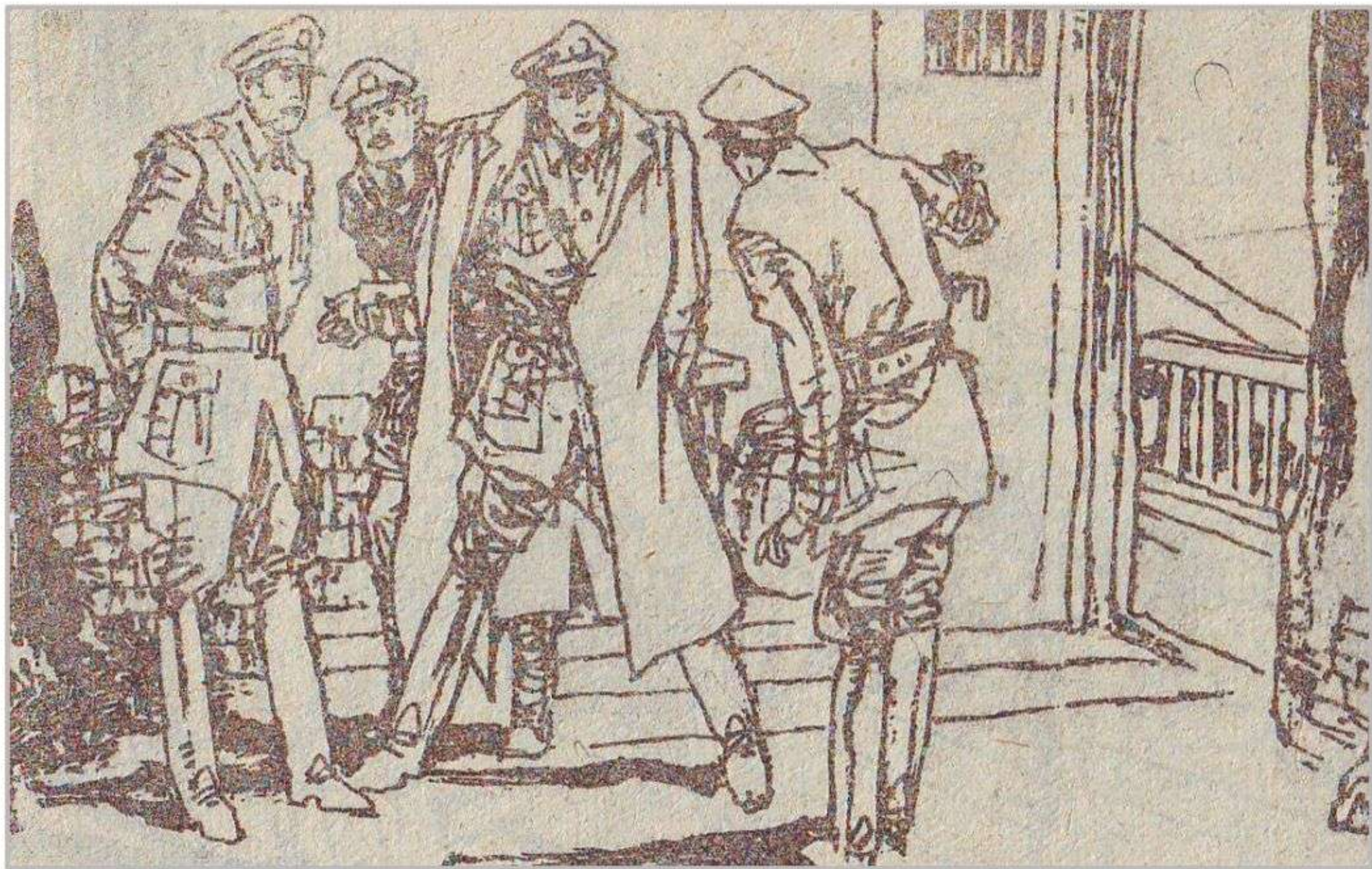
沈长岛冷笑一声：“上头有令，立即处决政治犯，现在就拿她开刀。”说着，把一支勃朗宁抛给宓国龙，“就瞧你的啦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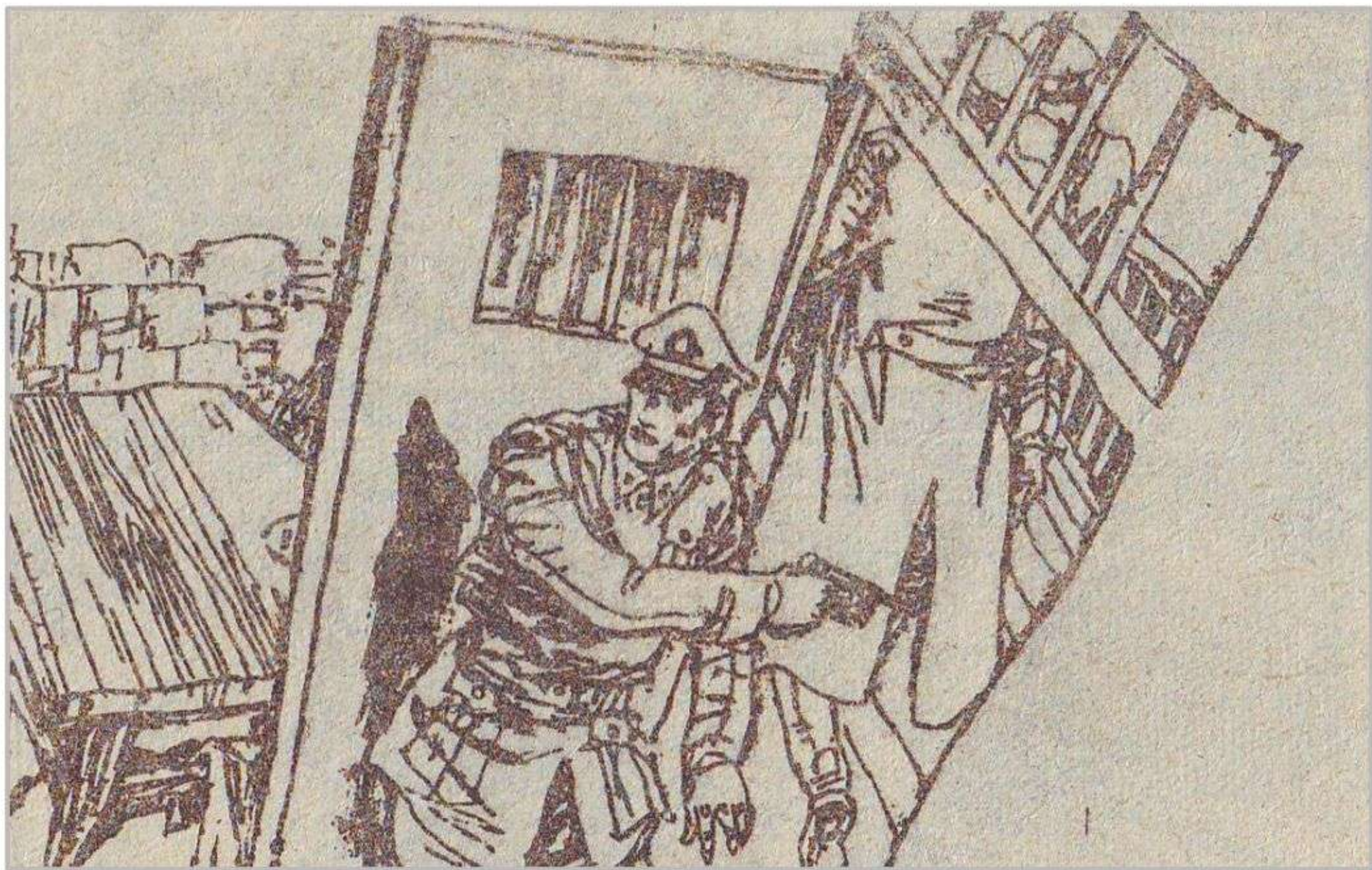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顿时心弦崩紧，按过手枪掂了掂，心头一亮。方雪妹大义凛然地望着宓国龙。宓国龙再次掂了掂手中的枪，慢慢对准了雪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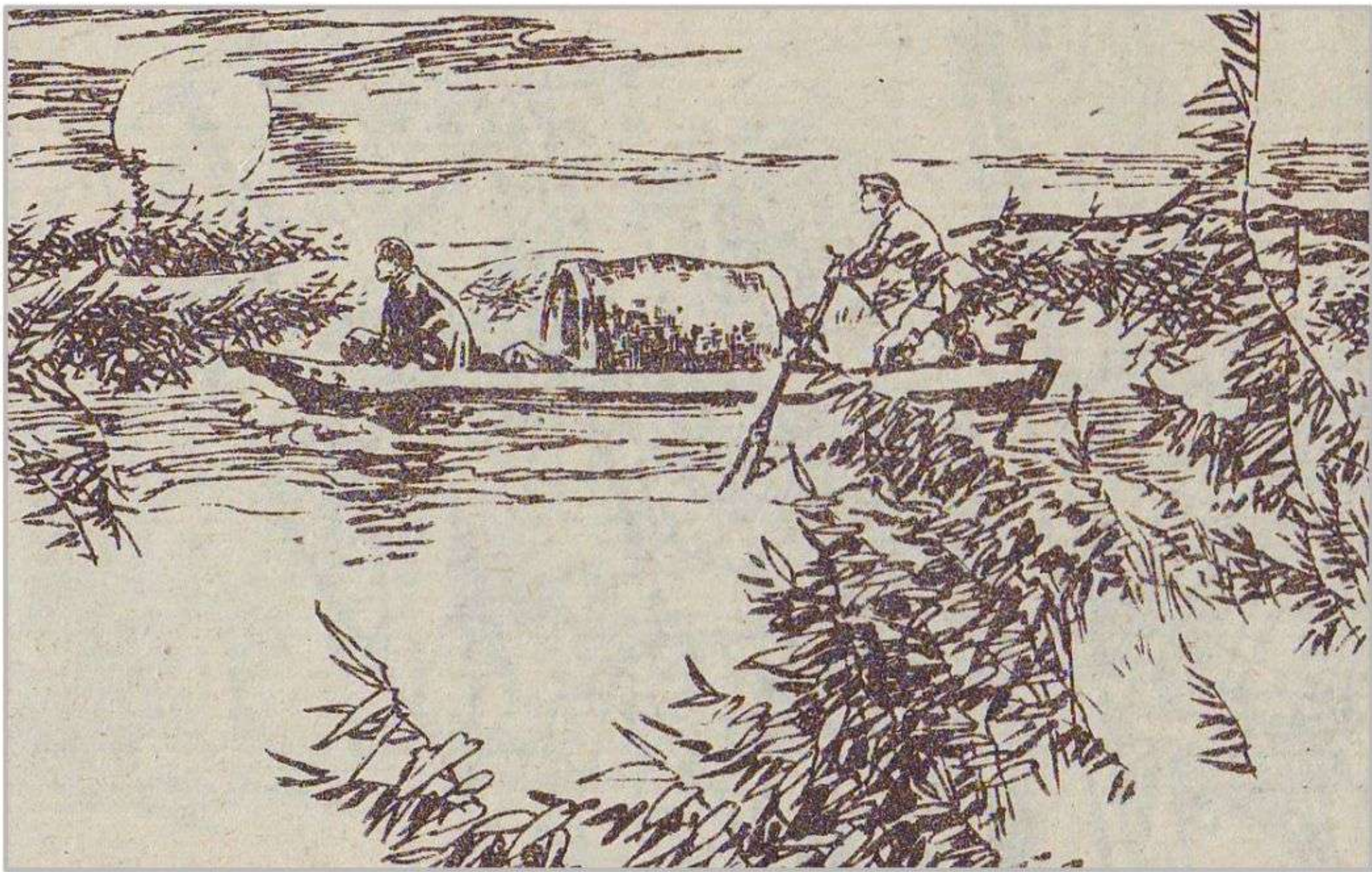
“啪”撞针撞空了。原来是用空枪恫吓。宓国龙早就掂出是空枪。沈长岛为了掩饰自己，回手给了马弁一巴掌：“饭桶！怎么没上子弹。”马弁被打得莫名其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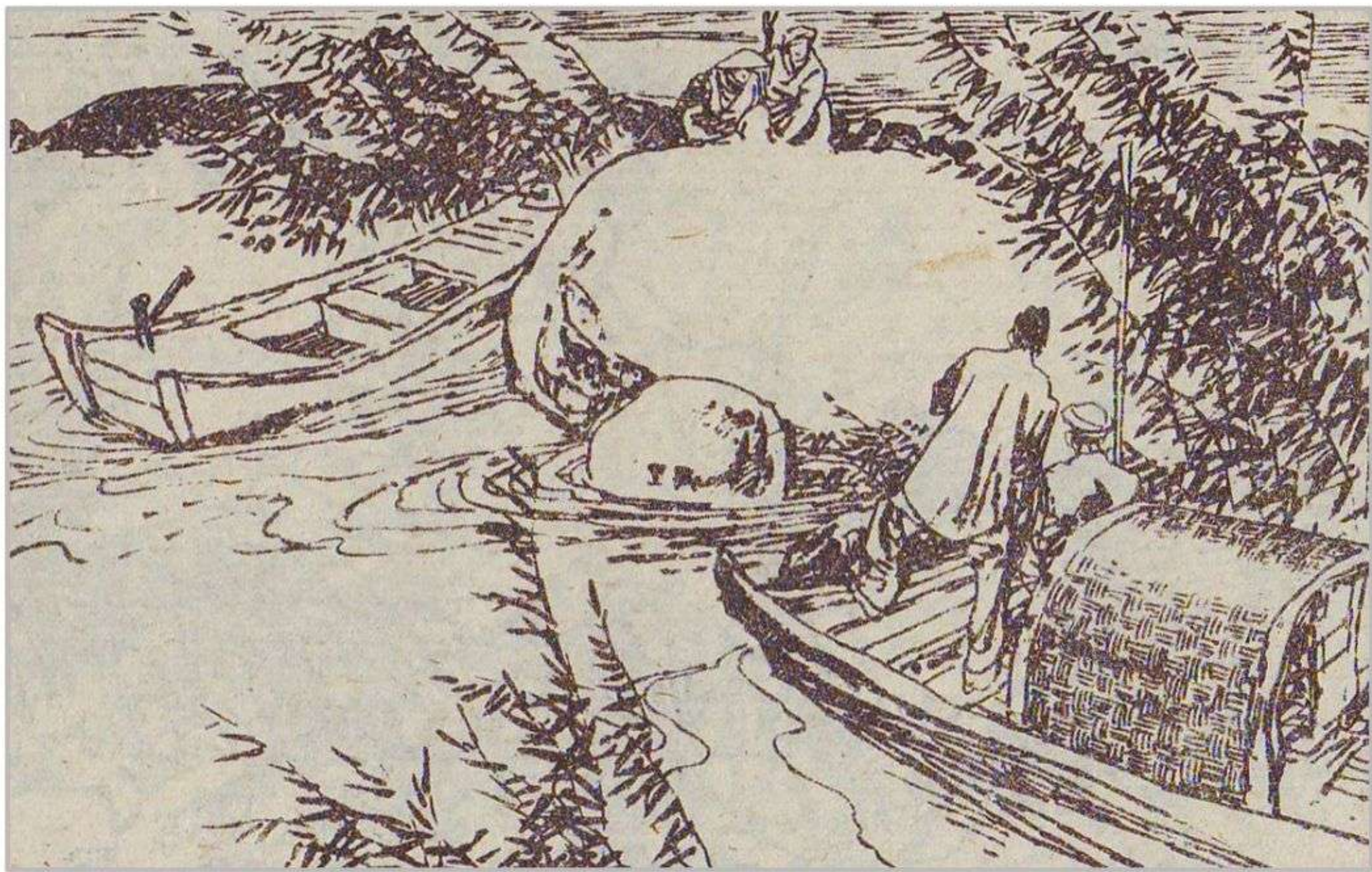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此时，六六二团“政治干事”邬泥鳅跑近来报告：戚达中约会共军，陈银木独自跟踪去了。沈长岛一听大惊失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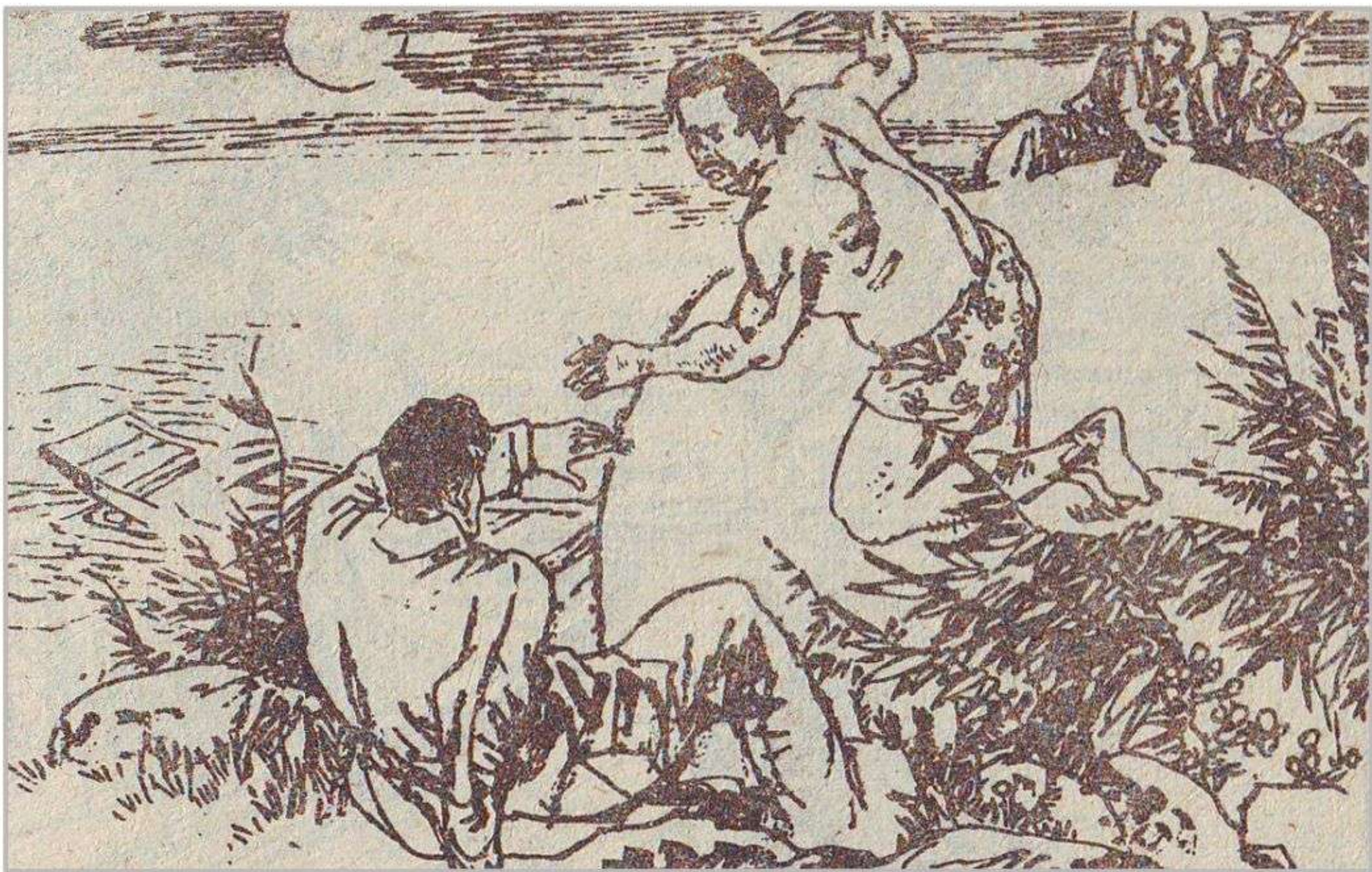
沈长岛急令宓国龙集合警备队，随他出发。宓国龙跨出牢门，深情地望了雪妹一眼。



此时，戚达中换上了青色土布衣裳，带着亲信卞副官，乘着月色，按着宓国龙的安排，摇了一只小船，驶向湖心石湫礁，去会见三五支队的领导人。



来到礁石上，见靠着一条小船，有两个拿着鱼网的人朝这边问：“老哥，几更天气了？”戚达中一听正是暗号，忙答：“快啦！三更有了吧。”



对上暗号，戚达中刚想上前，忽然芦苇丛中跳出一个光身大汉，手拿匕首跳了过来，戚达中大惊，连忙后退，一下子被绊倒在地。



戚达中还没来得及掏枪，就见一个巨大的黑影把那大汉_罩住，随即大汉倒在地上，被紧紧地裹在一张鱼网里。



戚达中站起身来，卞副官打开手电一看，鱼网里裹的正是仇人陈银木。戚达中掏出手枪说：“你这土匪也有今天！”不想教人拦住：“戚团长。今日约会已经泄露，枪声一响，必惊伏兵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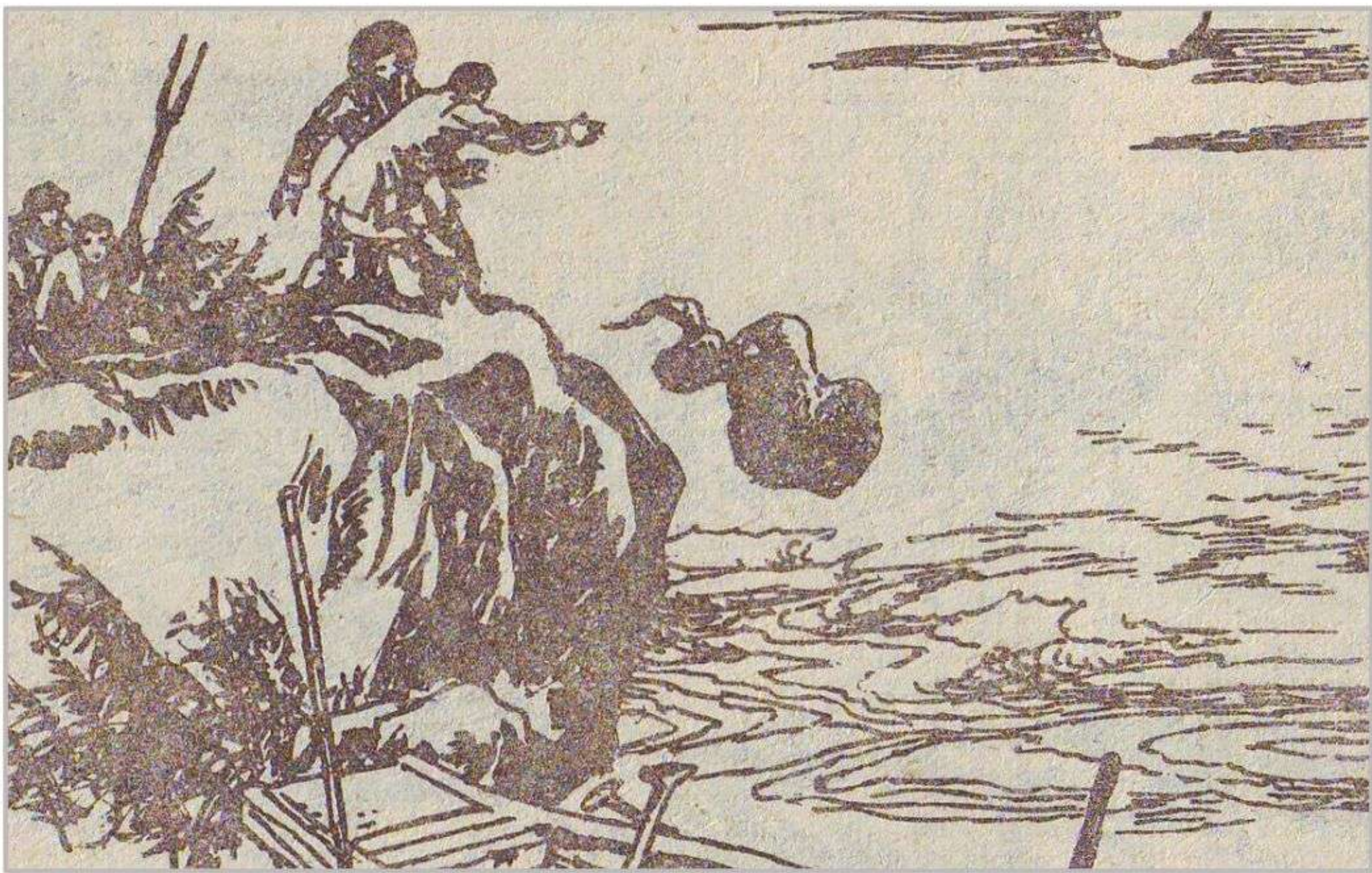


戚达中一怔, 仔细看清眼前这一大一小两个渔家打扮的人, 问道: “您是……”
打渔人答道: “方晴。” “啊……” 戚达中上前紧握住他的手: “你们要我怎么办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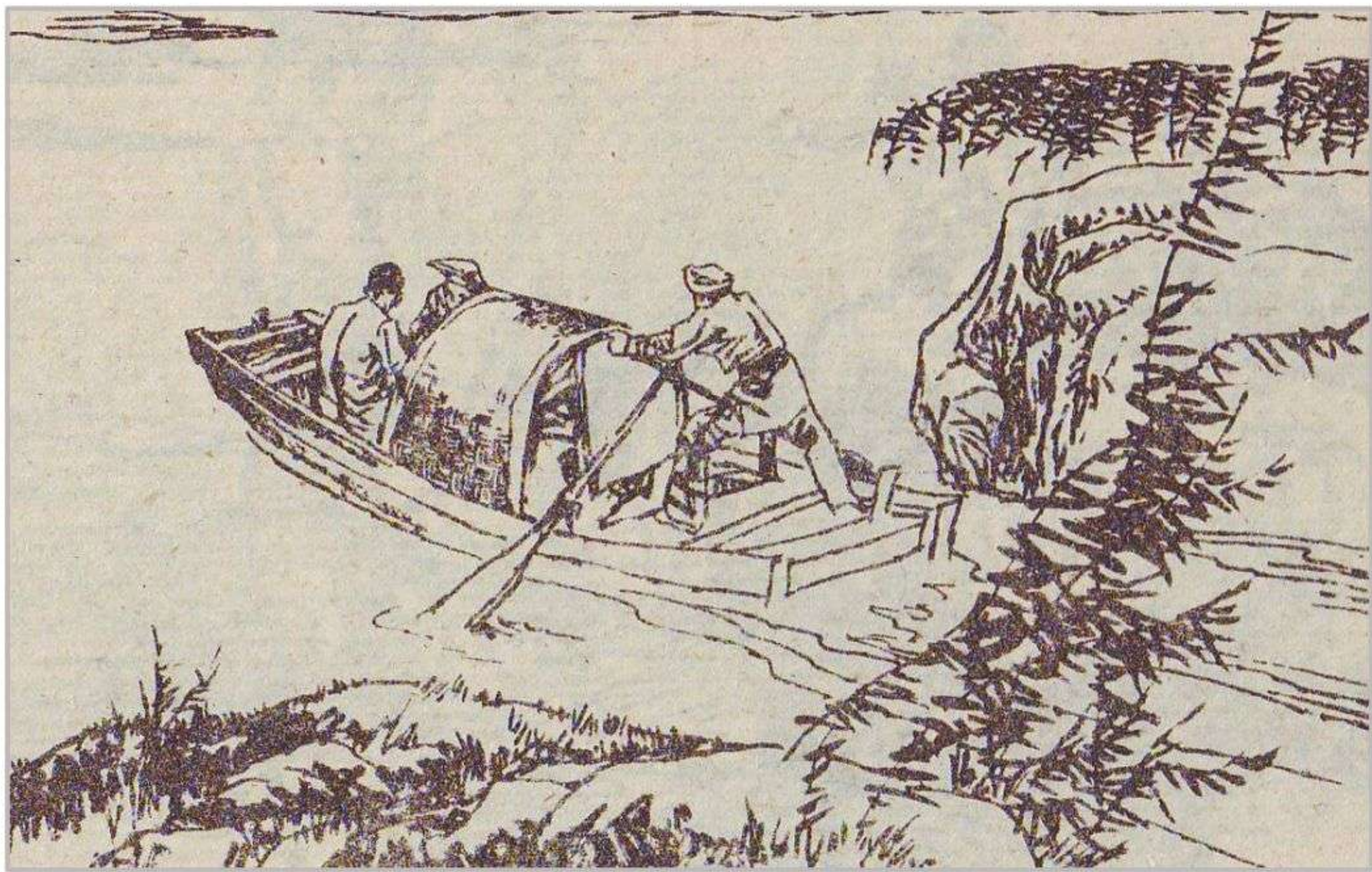


方晴说：“劫持三北全部壮丁，立即武装起义！我们三五支队沿途接应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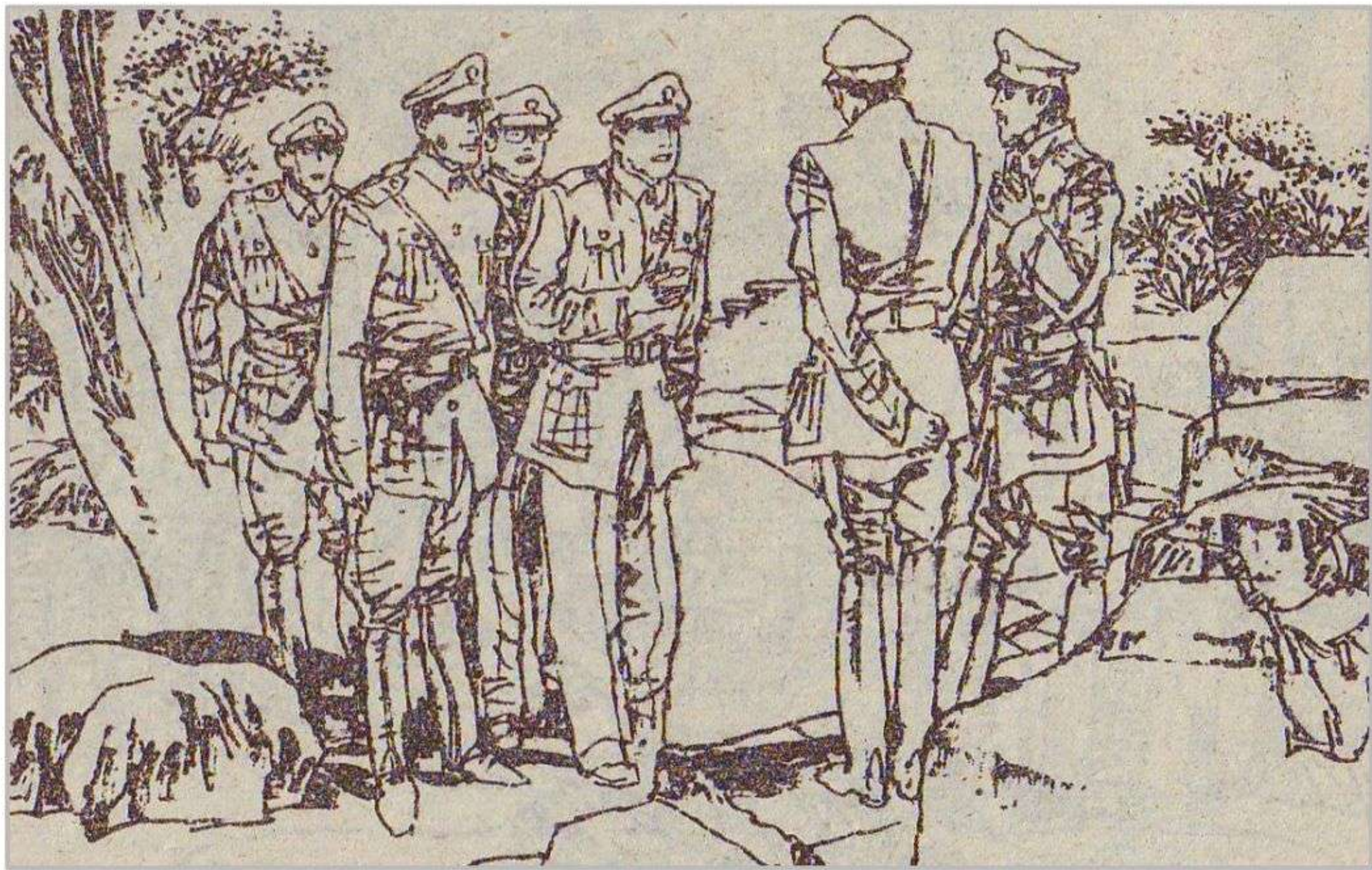
只听鱼网里的陈银木叫骂：“龟儿子，别作梦了，沈长岛已包围宓家埭，你们全团人马要缴械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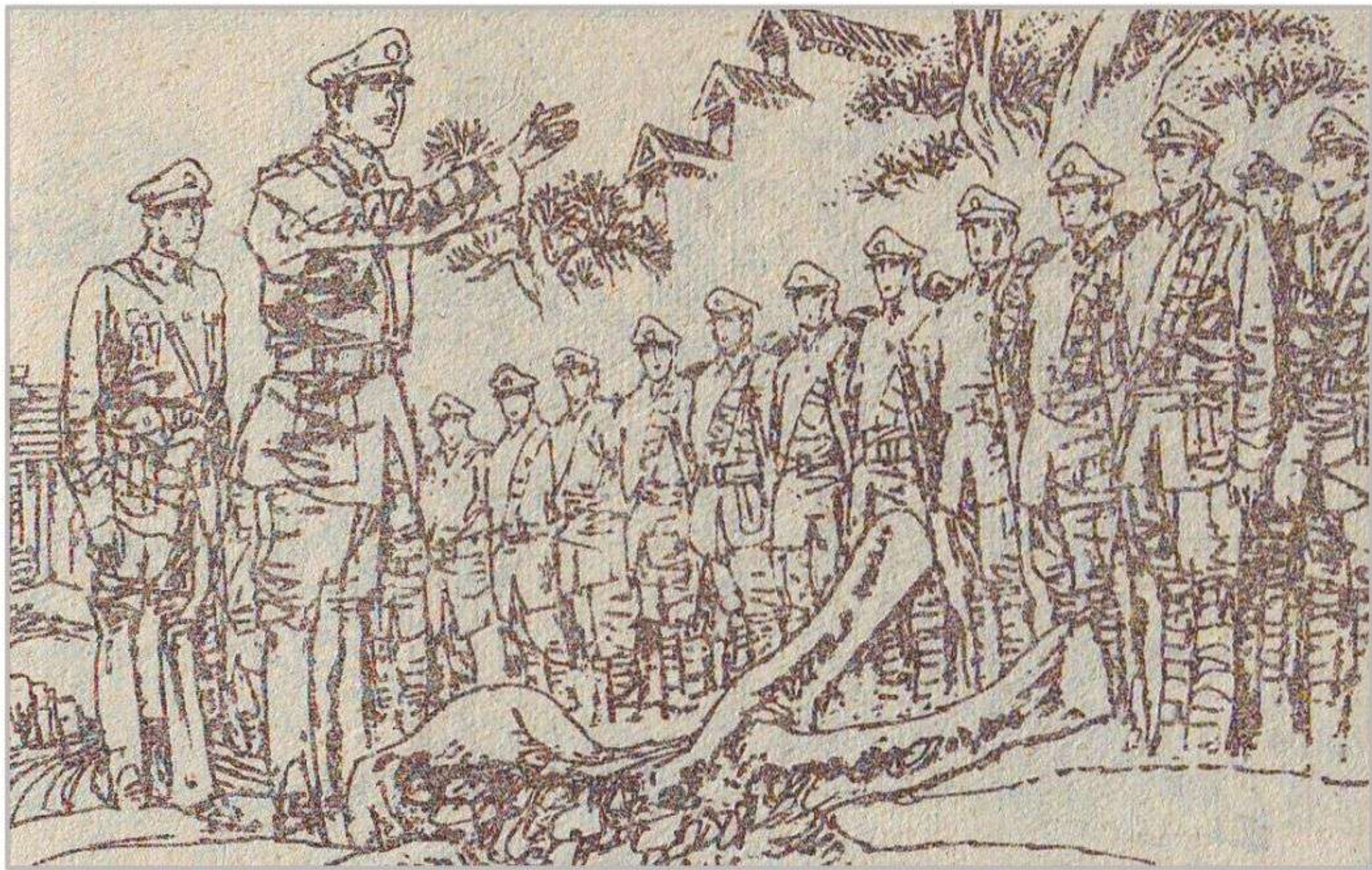
两人都吃了一惊，戚达中忿忿地踢了陈银木一脚，用网揽绳把陈银木扎了个结实，与卞副官一起把他拖到礁石边；“扑通”一声扔进湖里。



方晴说：“事已暴露，要抢在沈长岛行动之前起义。”戚达中果断地说：“请您当我的参谋长！”“好！”方晴上了戚达中的小船，三人向岸边划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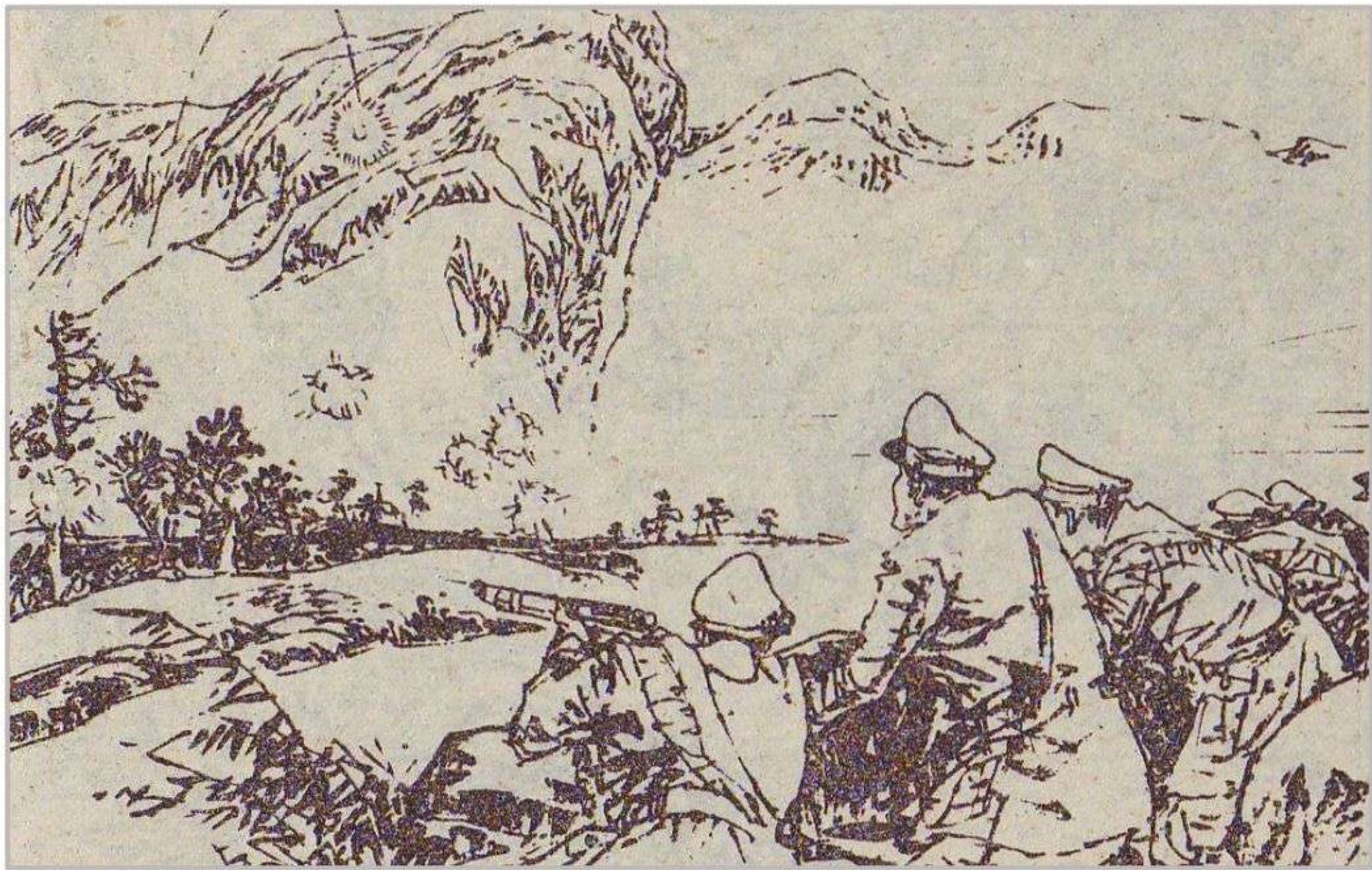
不多时，他们回到宓家埭，戚达中命令集合队伍。一个参谋报告：“团长，弟兄们议论纷纷，六六三团，抄到我们的背后，不知要干什么，请团长……”“知道了！”



戚达中站在队伍前面说：“这是新调来的方参谋长，请他发布命令！”军官们愣住了。方晴从容地说：“沈长岛要缴我们的械，为了生存，我命令开上五磊山！”顿时一切都明白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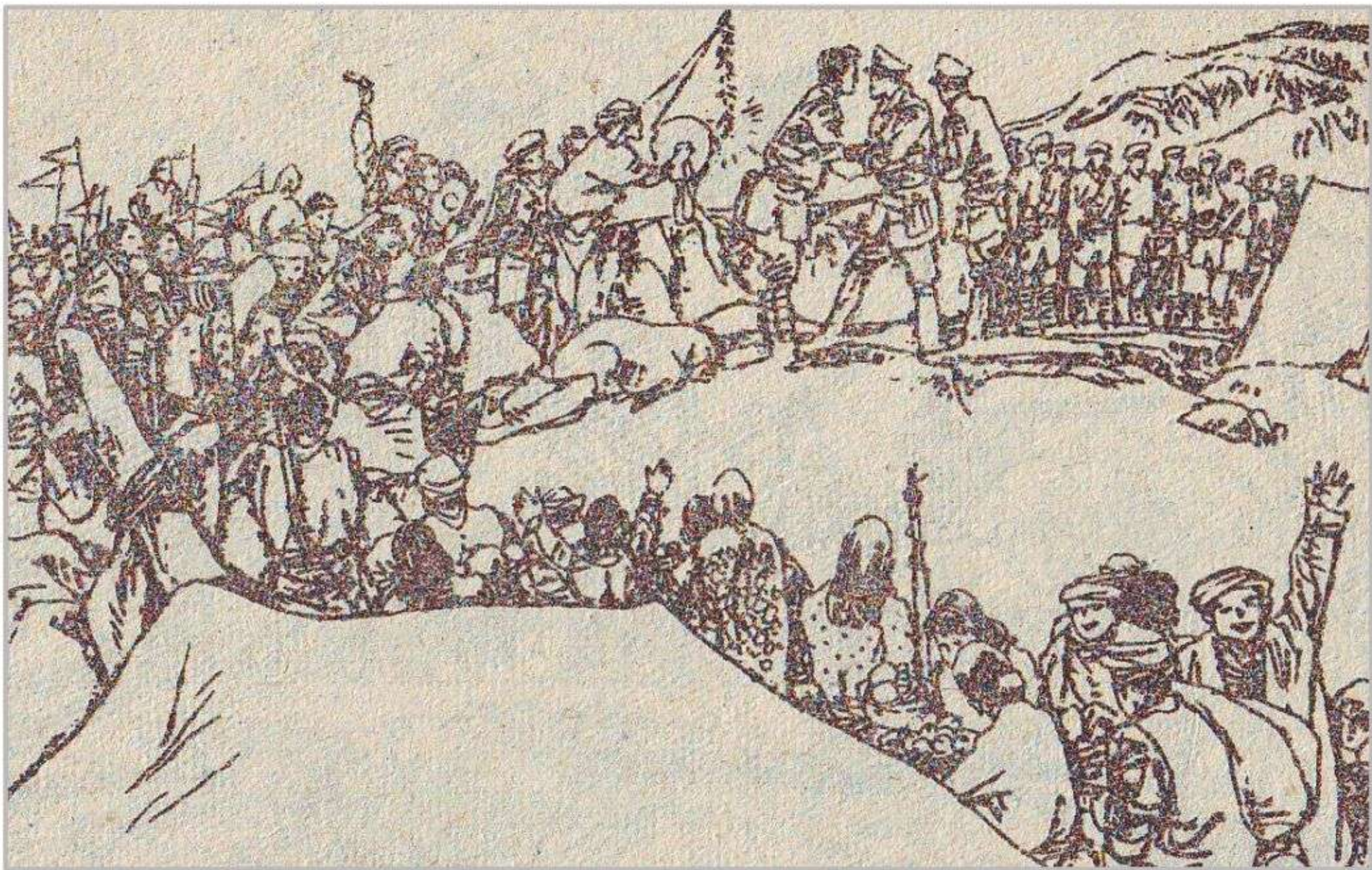
各连呼叫，相继开拔。这时，刚刚返回的邬泥鳅想偷偷溜走，戚达中看在眼里，抬手一枪，邬泥鳅倒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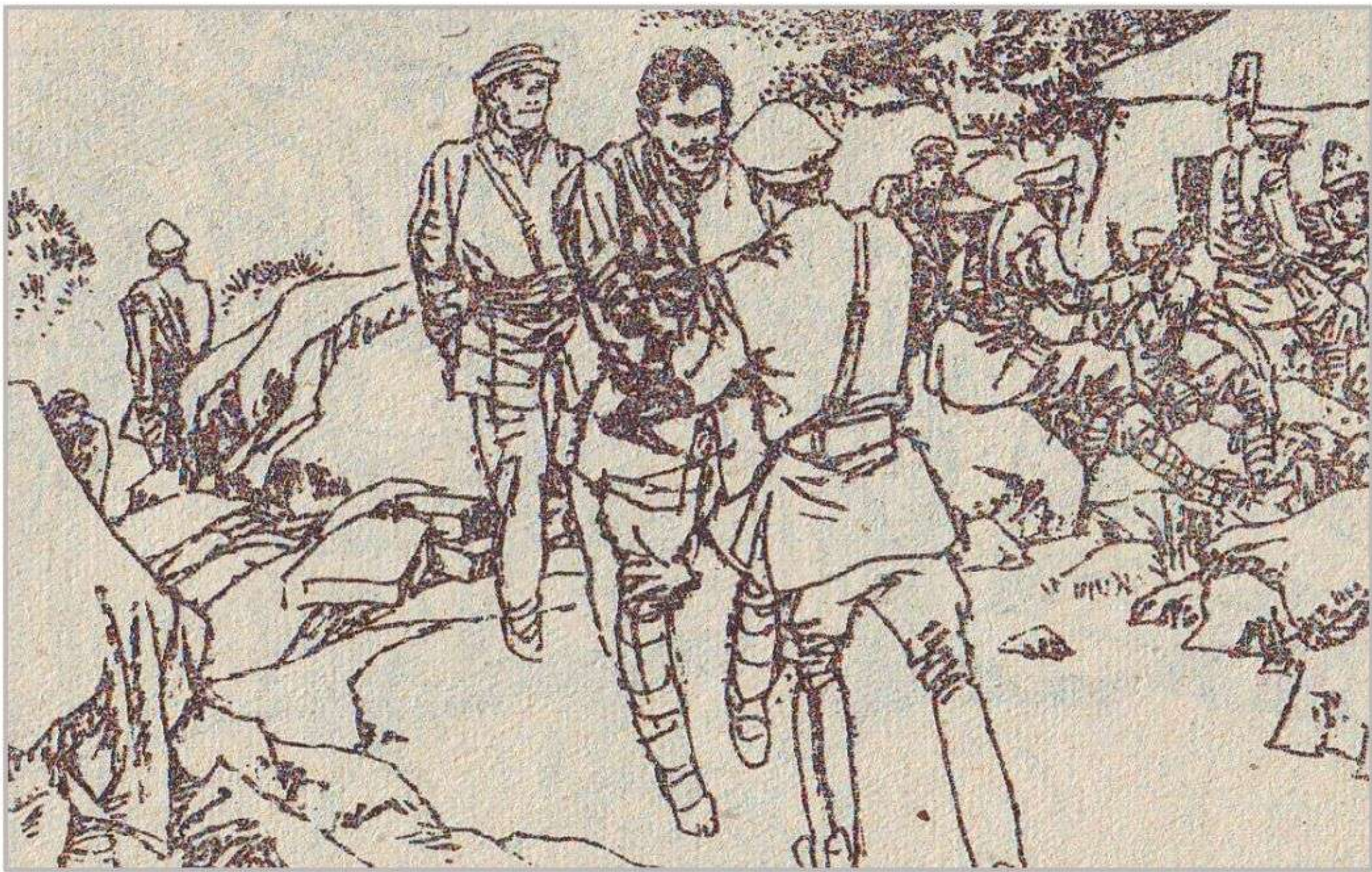
部队走出没多久，就和前来包围的敌人交上了火。前进的道路被机枪死死地封锁住了，戚达中把军帽向上一推，正要下令冲过去，就见山顶上升起了一颗信号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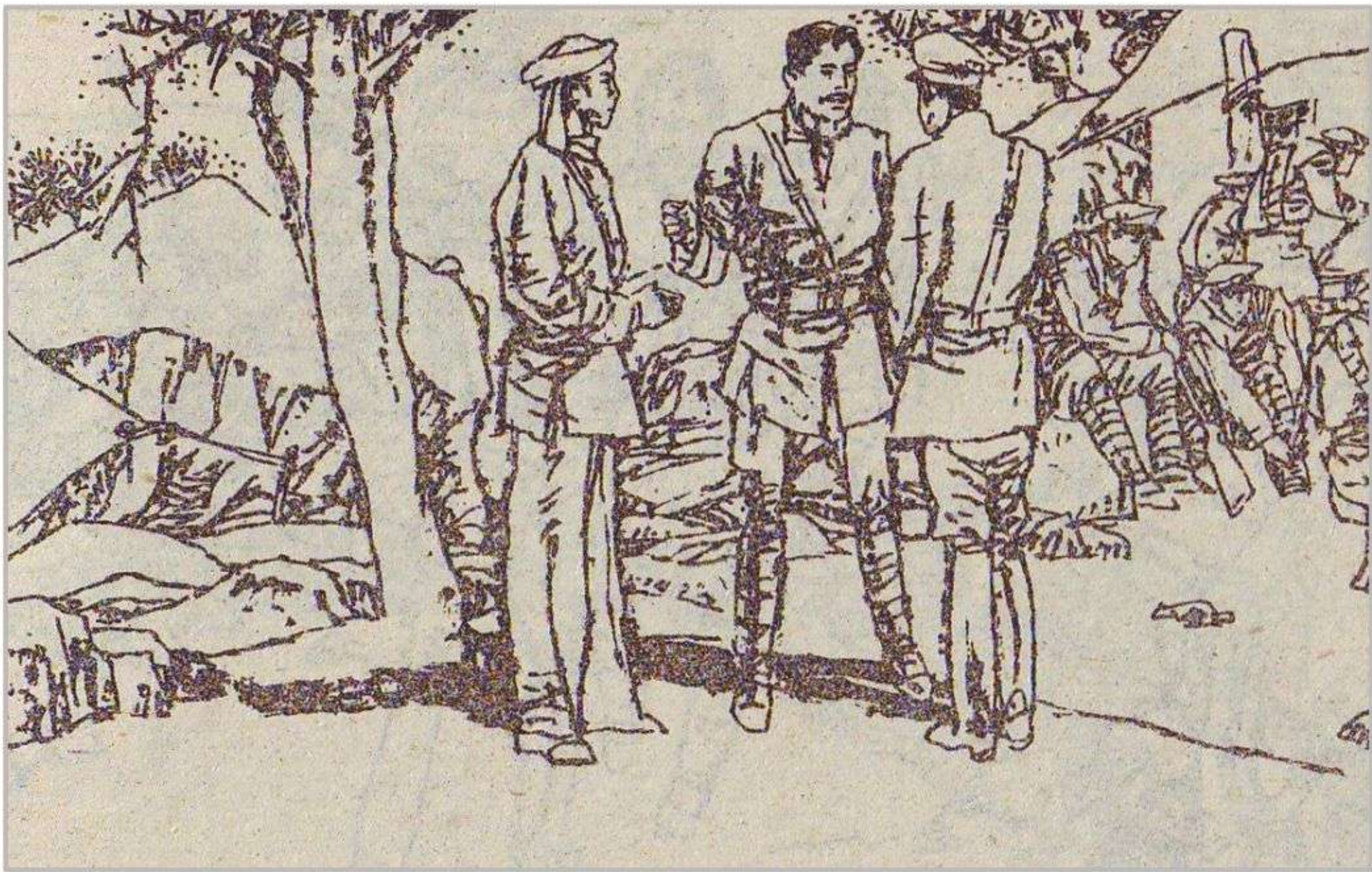
敌人背后发出天崩地裂的巨响，火光照亮了黑夜，敌人大乱。方晴、戚达中知道接应部队已到，立即喊了声：“打！”部队冲过关口，奔向五磊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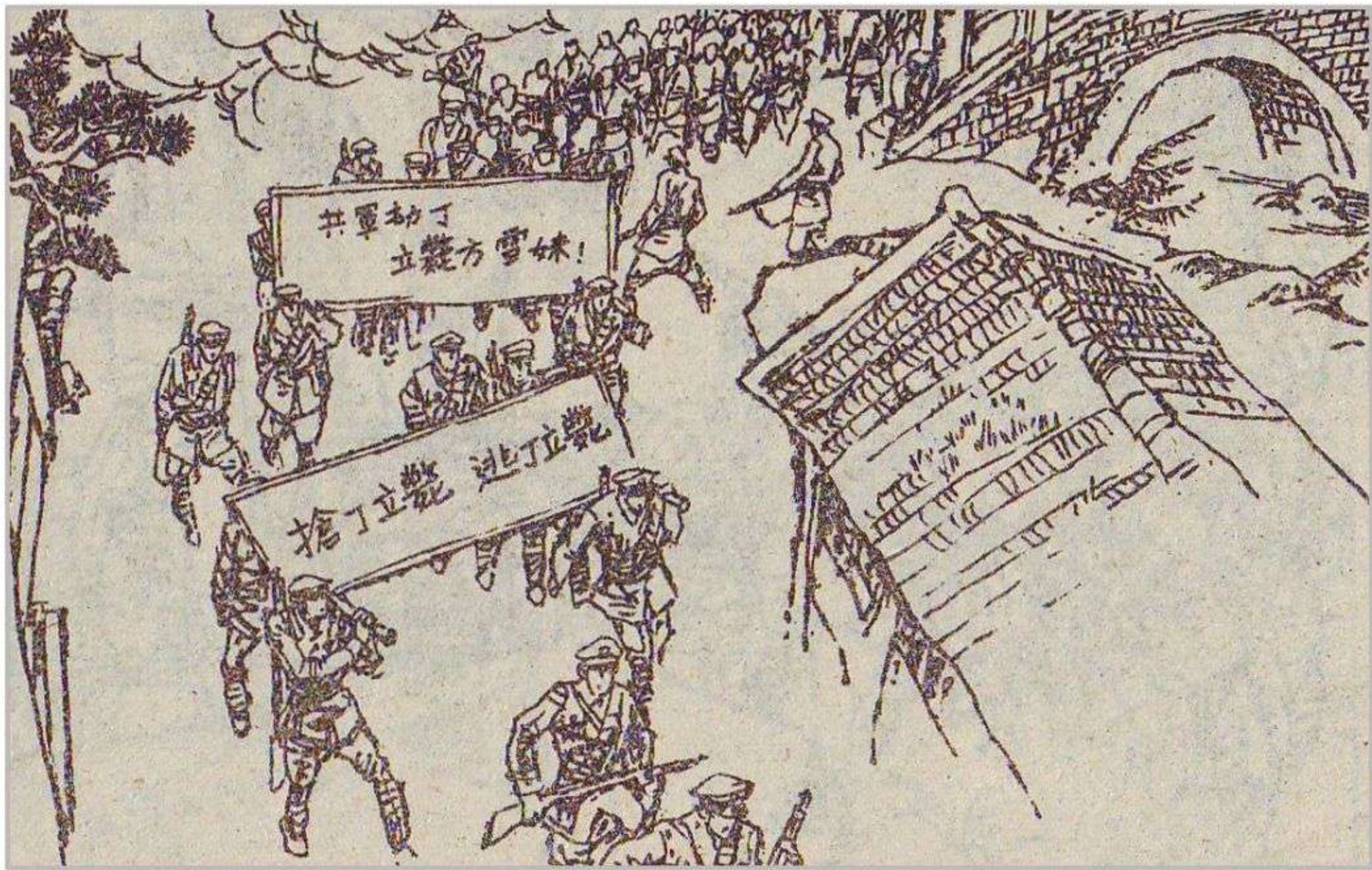
天刚亮，方晴、戚达中带着这支七百多人的起义部队，在东埠头的山上扎下了营寨。当地群众杀猪宰羊前来慰问，好不热闹。



不多时，赵展山来欢迎起义的部队。戚达中握着赵展山的手说：“据我所知，六六一、六六三两团明天要强运五千余名壮丁出海，由王八妹的海船大队来接。要设法营救才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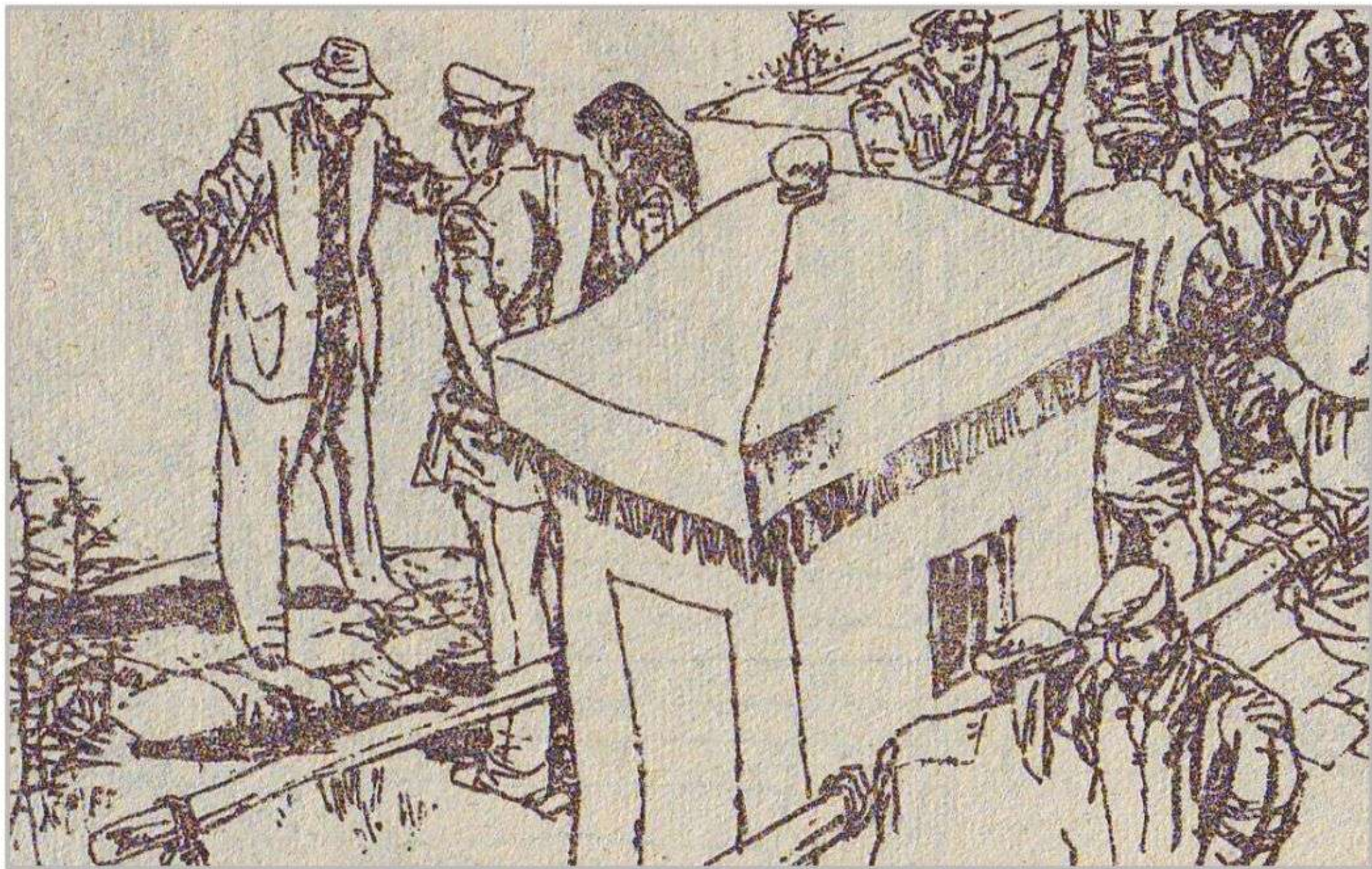
赵展山笑道：“我们已有准备，以戚继光烽火台上的火光为号，组织壮丁暴动，各武工队已化装渔民在海黄山东西两面埋伏，戚团长和方晴同志还要速到海黄山南，以便接应。”



第二天，敌人开始最后一次“抢丁南运”，观海城内枪声不绝，整座城池浓烟四起，燃冲天，哭叫声惊天动地。押运壮丁的队伍从城里出发了。临走才发现，总指挥李白安却弃军逃跑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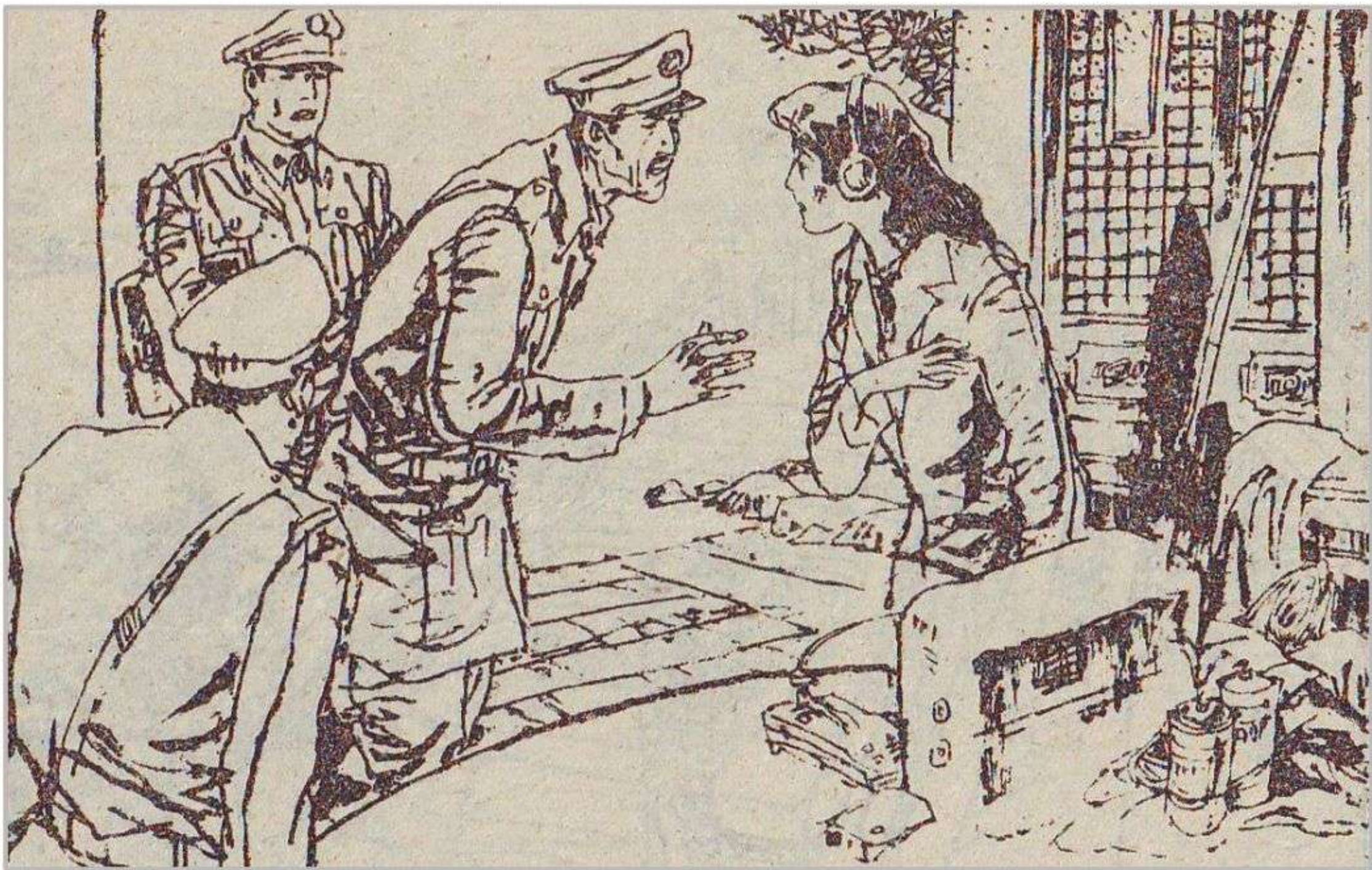
邵伯华只好亲自押运了，他和沈芳枝各乘小轿跟在队伍后面。五千多名壮丁都反绑双手，踉跄前进。两边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，他们不停地叫驾着，鞭打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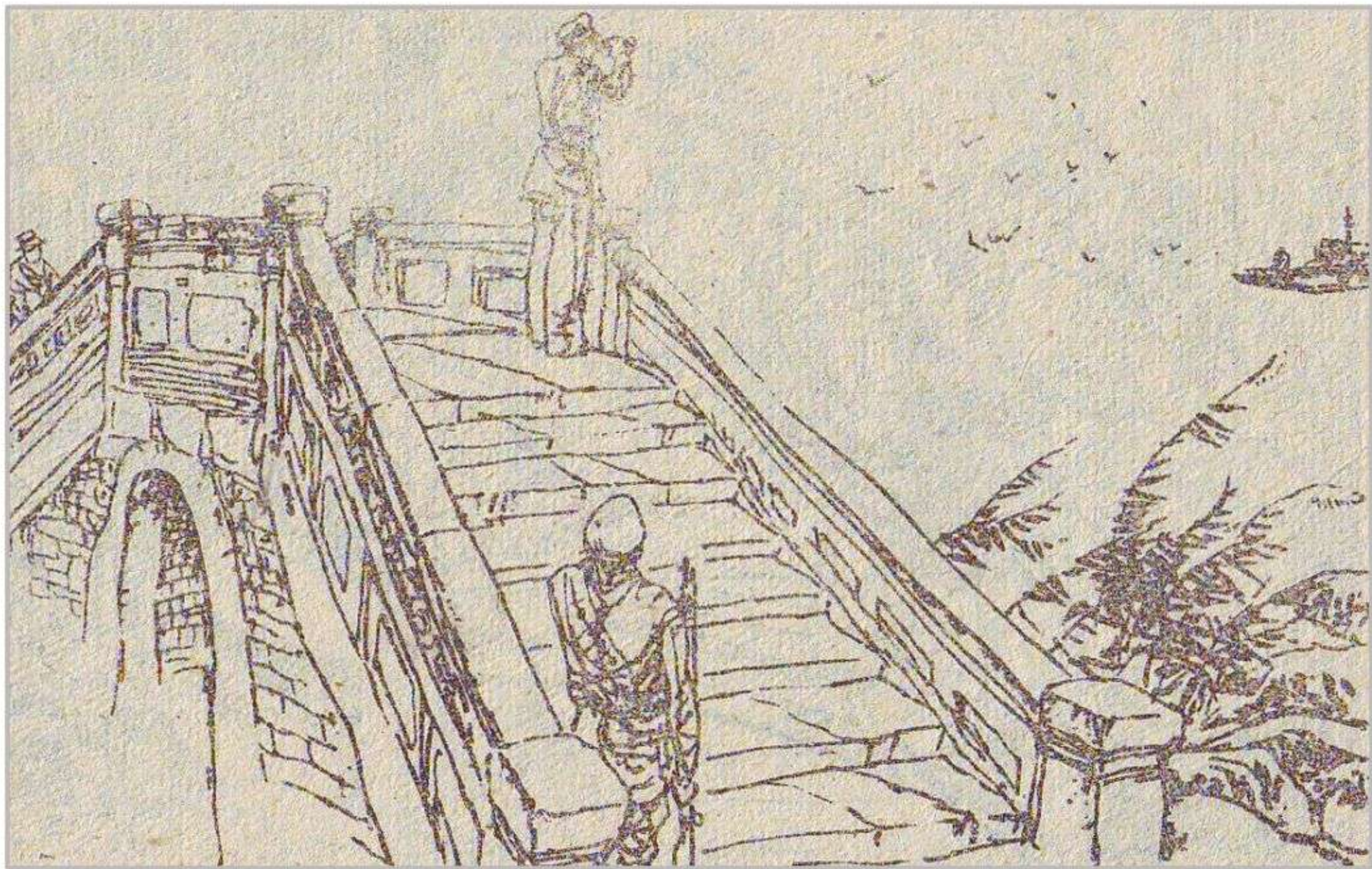
来到三塘头的白凉亭。一个便衣报告，一直不见王八妹的海船大队。邵伯华大惊，立即停下队伍，叫沈芳枝在白凉亭内用电台联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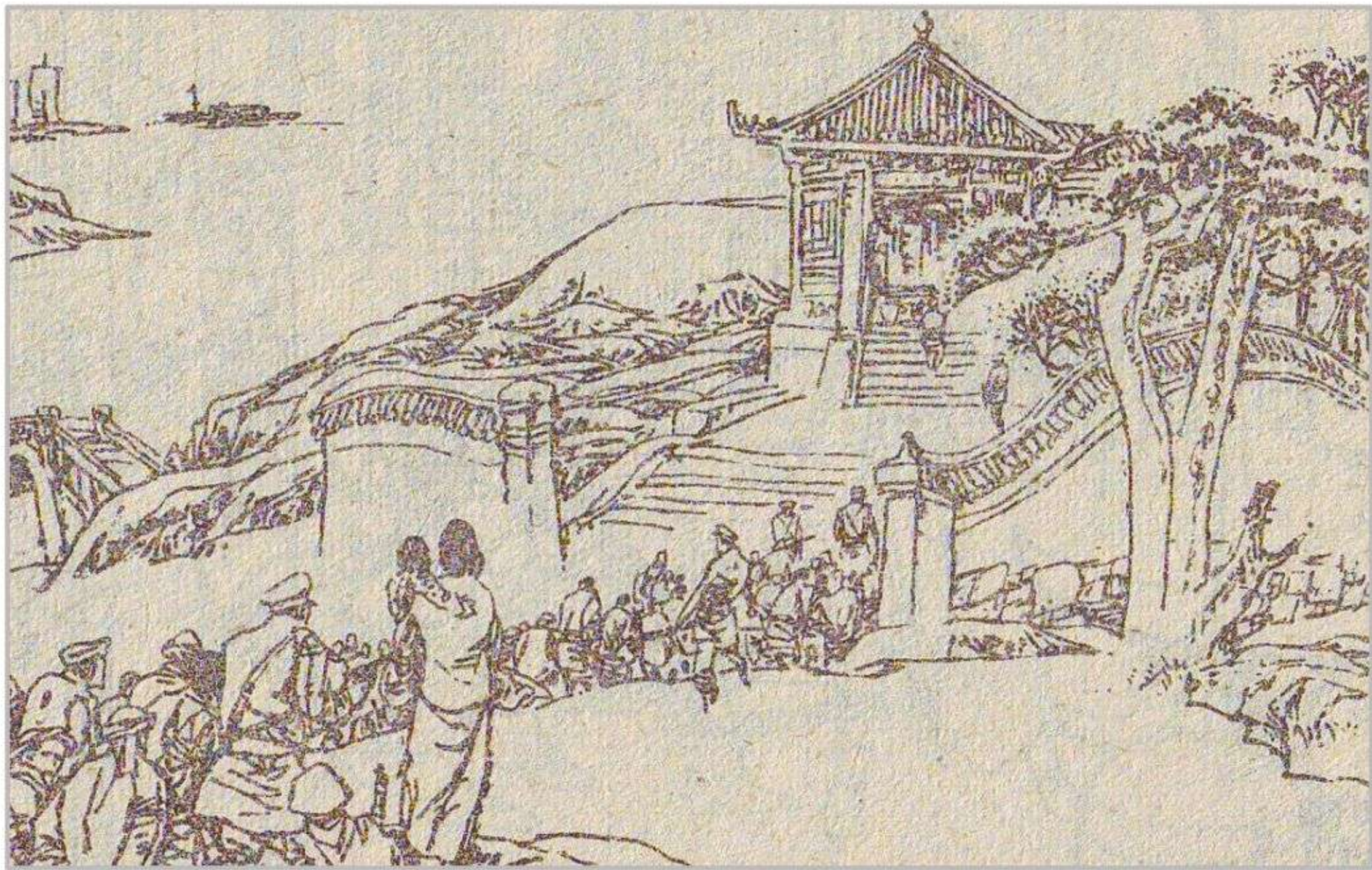
沈芳枝在白凉亭内打开了手提发报机，反复呼叫。忽然喊了起来：“听到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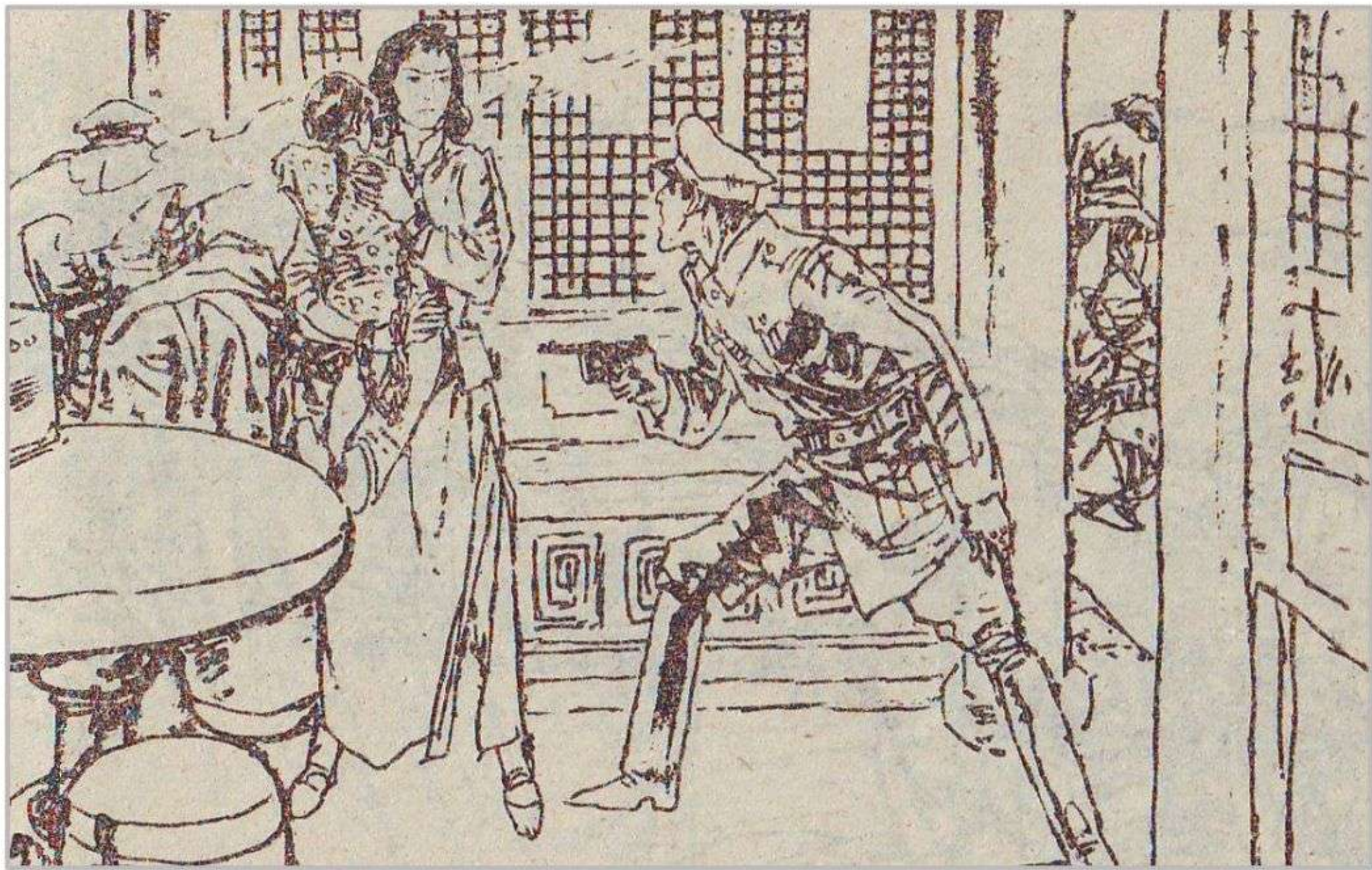
停了一会儿，沈芳枝对邵伯华说：“王司令正朝海黄山前进。”邵伯华狡猾地说：“告诉她，运丁地点改在五洞闸海滩！”



发完电援，邵伯华下令把壮丁押到五洞闸海滩。他自己来到三塘头最高的大石桥上，从望远镜里看到“精忠号”炮艇指挥台上站着一个矮胖女人。“啊！八妹，到底来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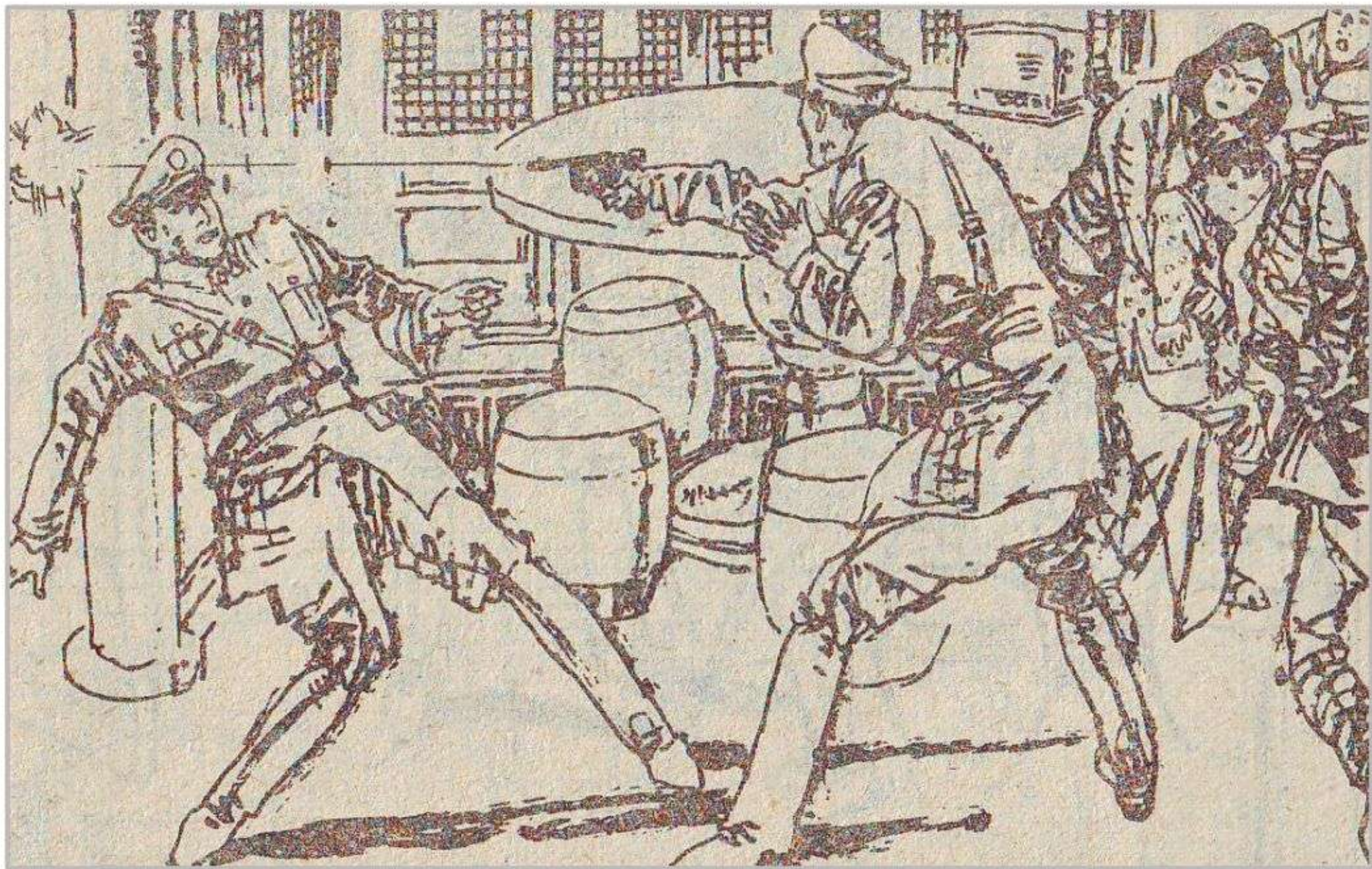
运丁大队慢慢腾腾地前进，壮丁们相互磨蹭，一点点松开绳索等着暴动的信号。这时沈长岛押着方雪妹、小腊梅也来到白凉亭。



沈长岛知道接壮丁的船队就要到了。就把手枪拔出来，对方雪妹说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”雪妹理了一下头发说：“是你们枪杀著名女共产党员沈一飞的地方？”腊梅吓哭了。



沈长岛阴笑着说：“我就要走了，运丁换了地方，共产党想劫也来不及了，所以你……”正在此时，宓国龙奔来了，他刚派人把敌人改变上船地点的情况报告上级，就赶来想拖住敌人。



小腊梅一见，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国龙叔叔——”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。沈长岛顿时明白了，猛地抬起左轮向宓国龙，打了一枪。



宓国龙仰面倒地，子弹打穿了帽檐。沈长岛正要放第二枪，方雪妹用带铐的手死死抓住了沈长岛的手枪，宓国龙鲤鱼打挺，飞扑过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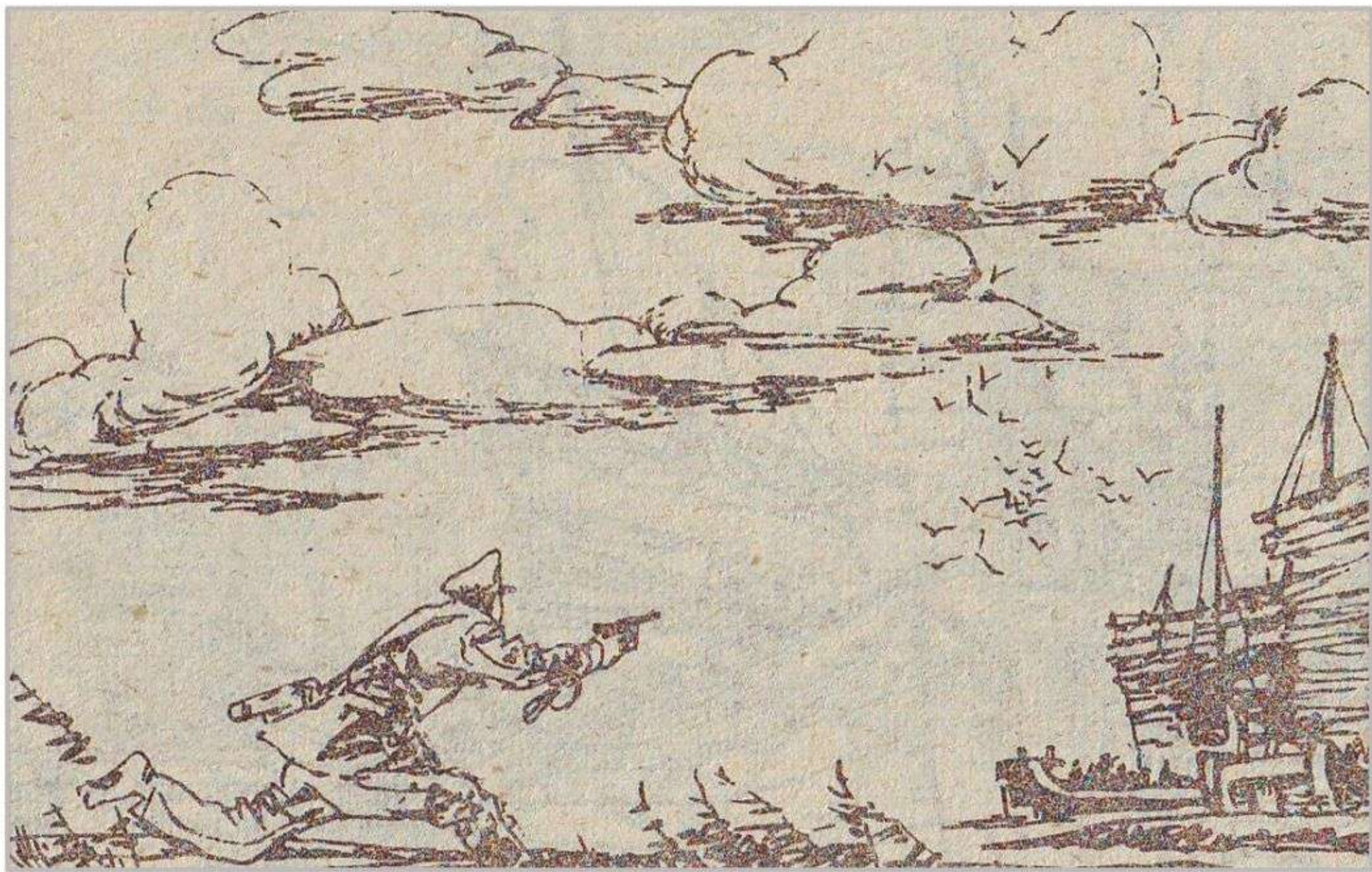
沈长岛还没来得及甩开方雪妹，宓国龙已经来到跟前，伸手抽出沈长岛腰间的短刀，“咕嗞”一声从沈长岛的胸口捅了进去。沈长岛惨叫一声：“抓宓国龙！抓警备……队……”倒下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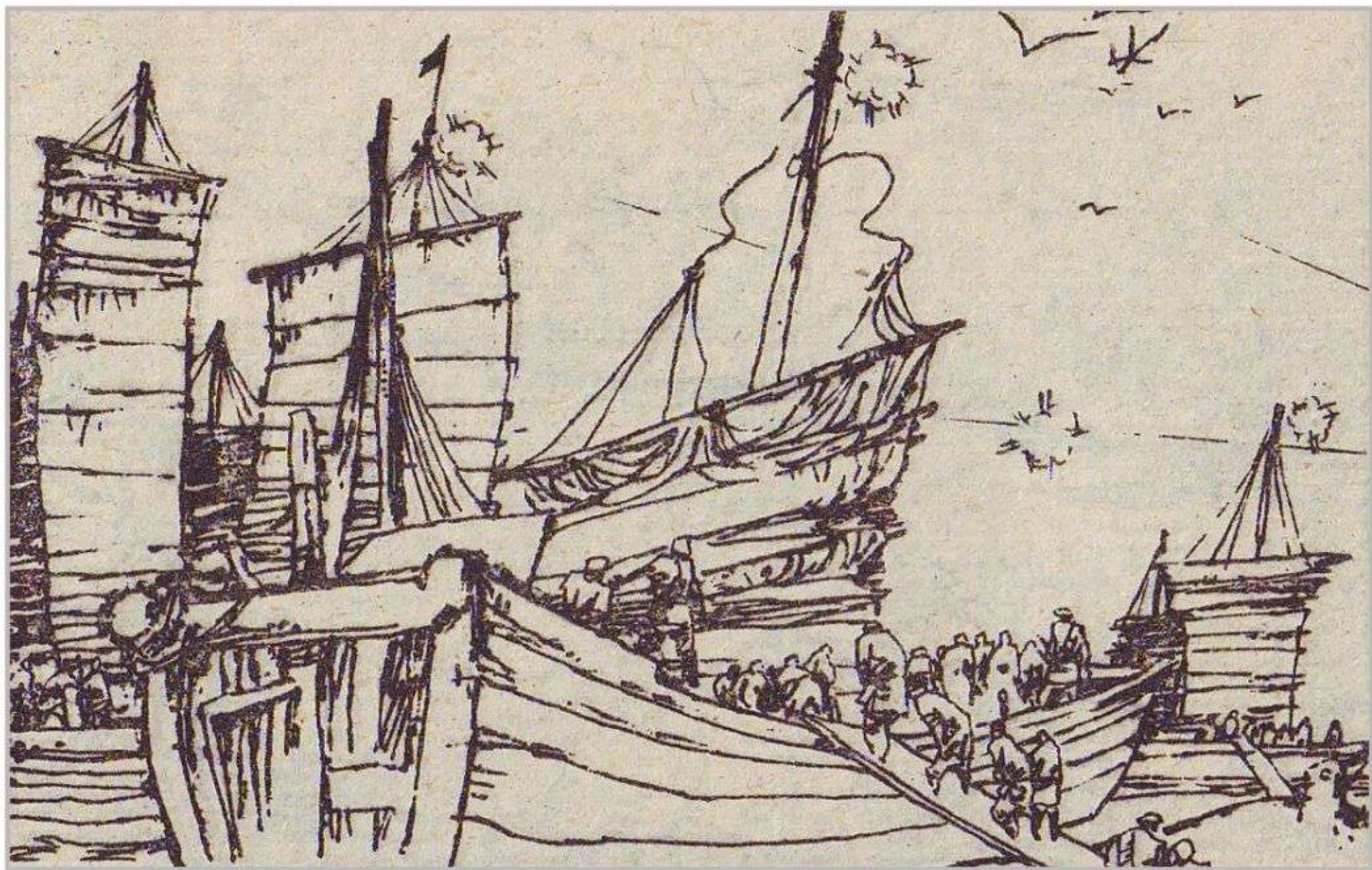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一挥手，警备队冲进凉亭。他命洪顺水等人背着雪妹、腊梅从北墙洞中钻出去，隐没在豆麦地里，自己在后面掩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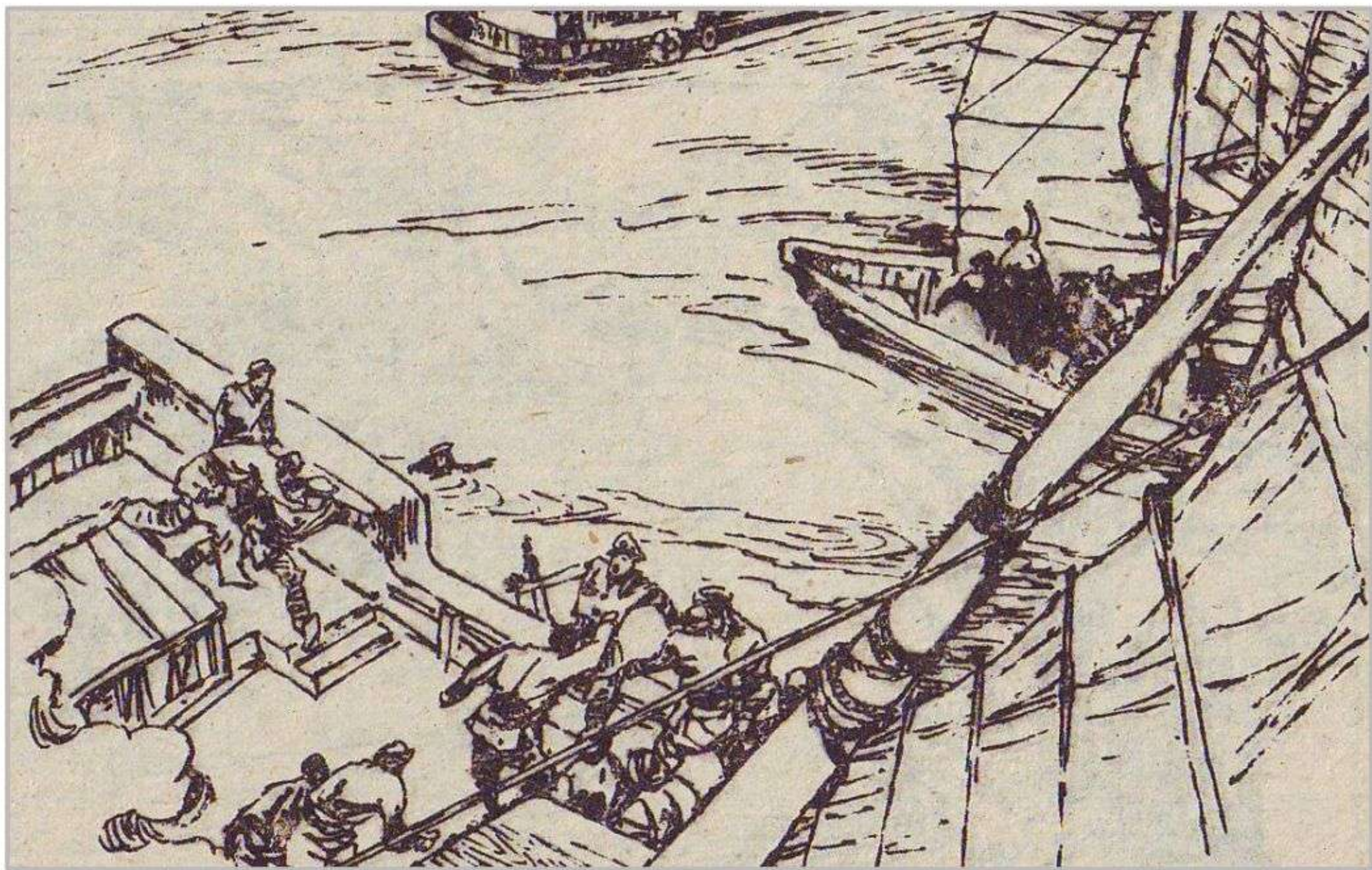
敌人喊着“抓宓国龙！抓警备队！”冲上来。宓国龙边打边撤跑过豆麦地，钻进了芦苇荡。宓国龙说：“敌人可能提前开船，洪顺水快去点燃烽火台，我想法子拖住他们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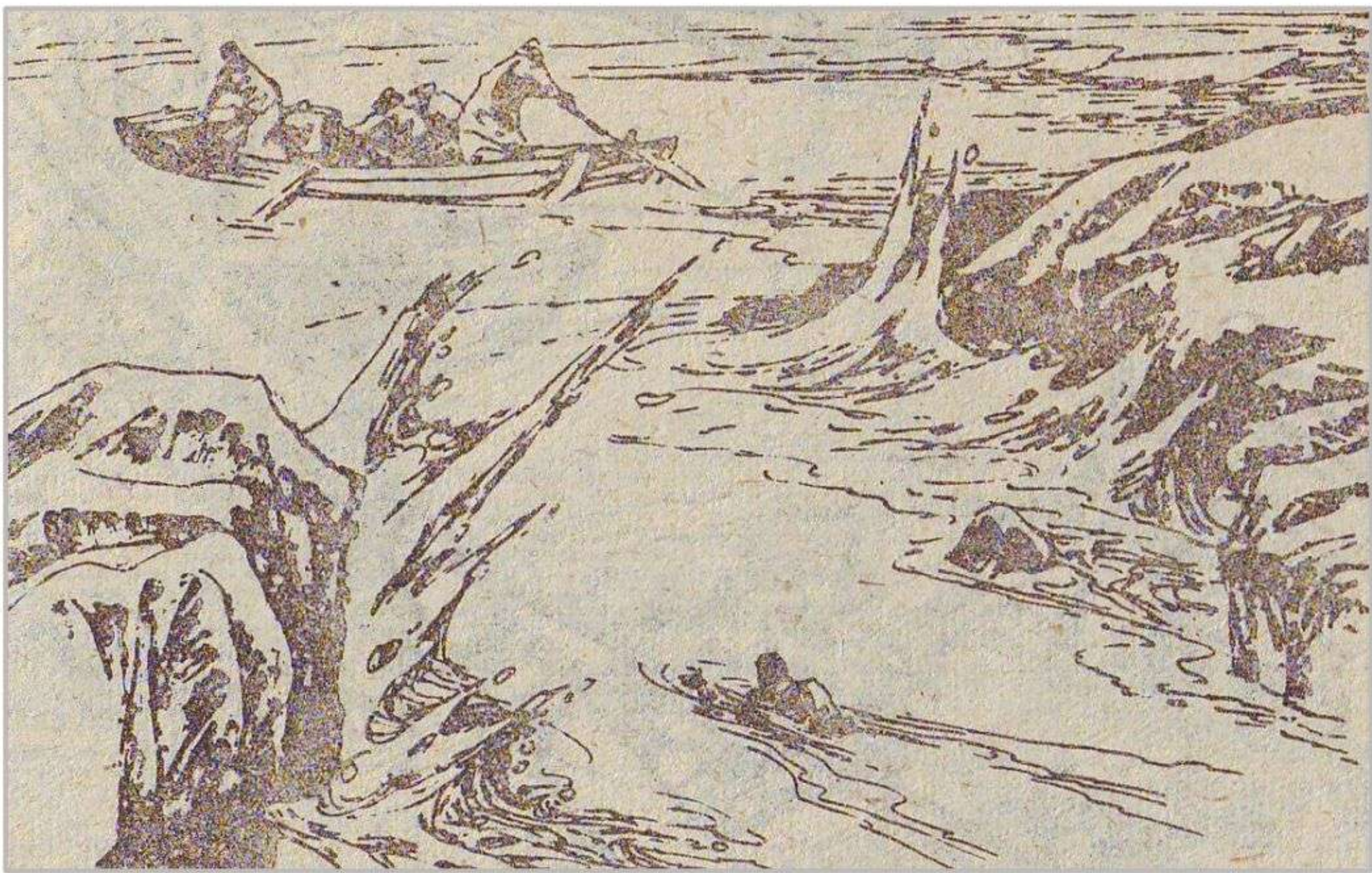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匍匐在海塘上的芦苇丛中，注视着，看见致人的海船桅顶的木轱辘，帆在慢慢升起，快开船了。宓国龙甩掉皮鞋跳下海滩，在杂草丛中飞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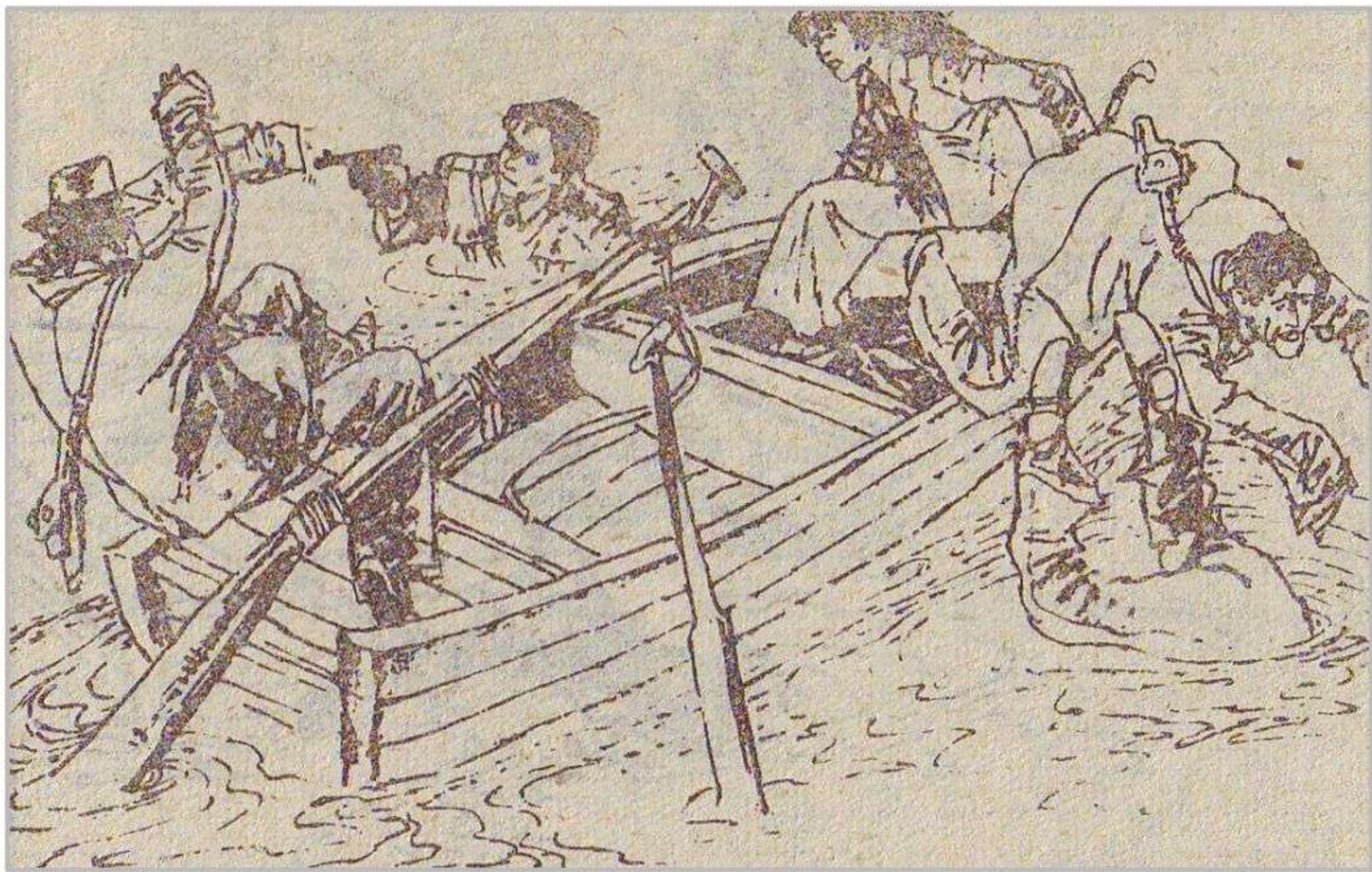
宓国龙瞄准一只只桅干辘轳连枪快发，边打边跑。只见辘轳炸裂，船帆“呼啦”一下落了下来，船停了。这时烽火台上浓烟四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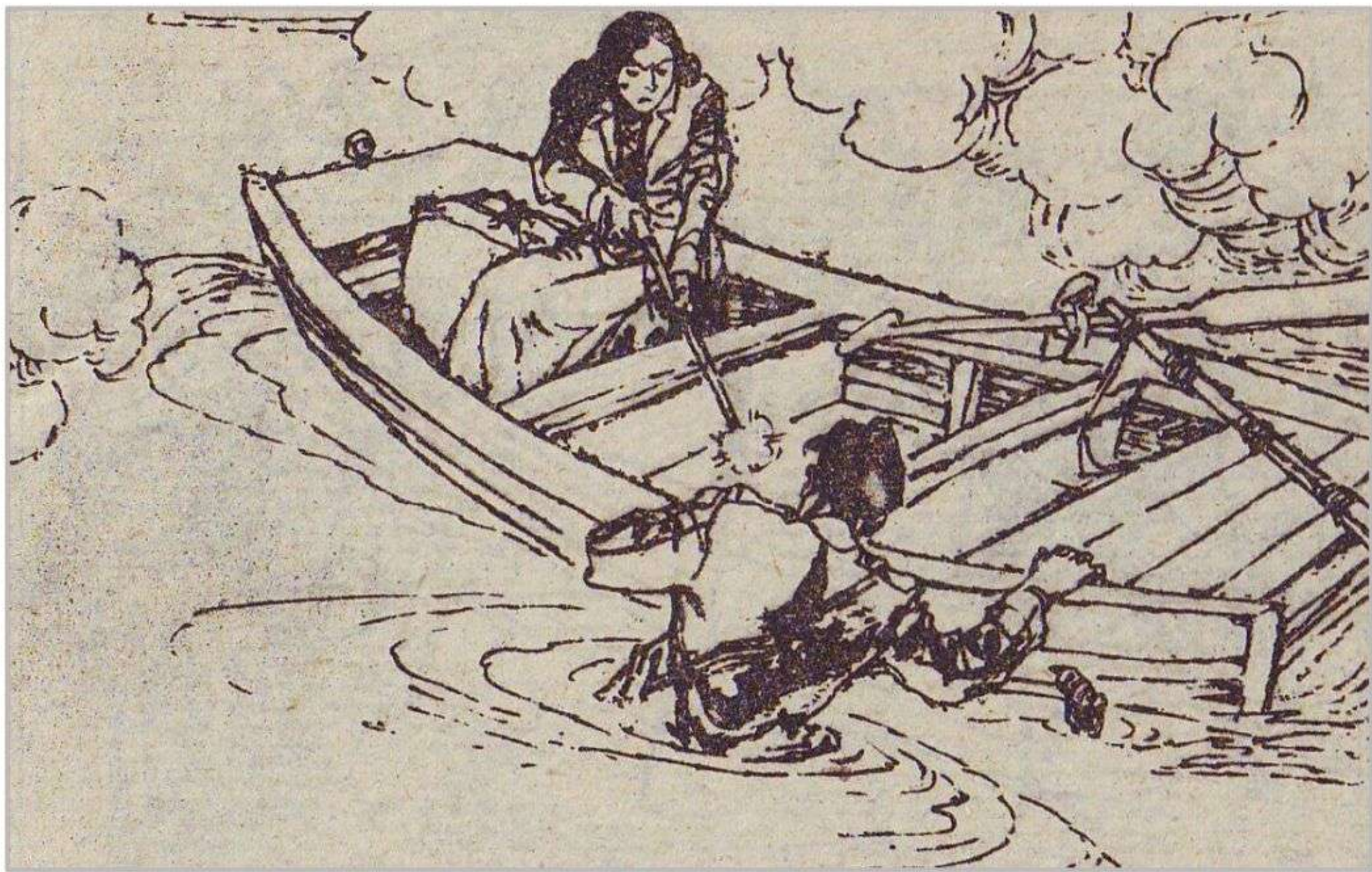
上了海船和没上海船的壮丁都暴动起来，和敌人扭打在一处。邵伯华在“精忠号”炮艇上，急得直叫：“快开船！快开枪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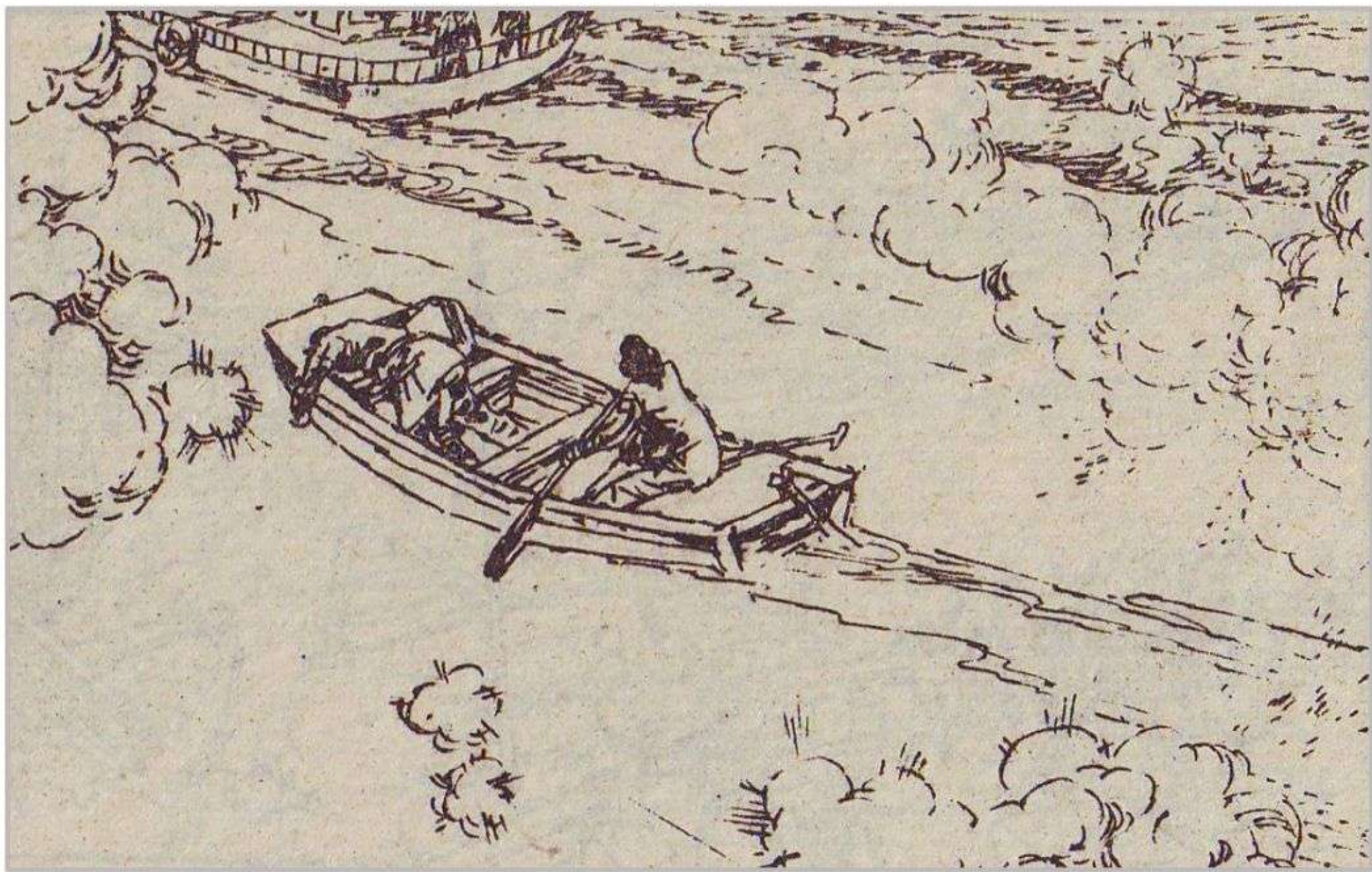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我军部队也赶来接应，敌人不顾一切地开船逃跑了。宓国龙忽然看见沈芳枝坐着一条舢舨，由三个特务划着，向“精忠号”驶去。他就一头扎进了水里潜向舢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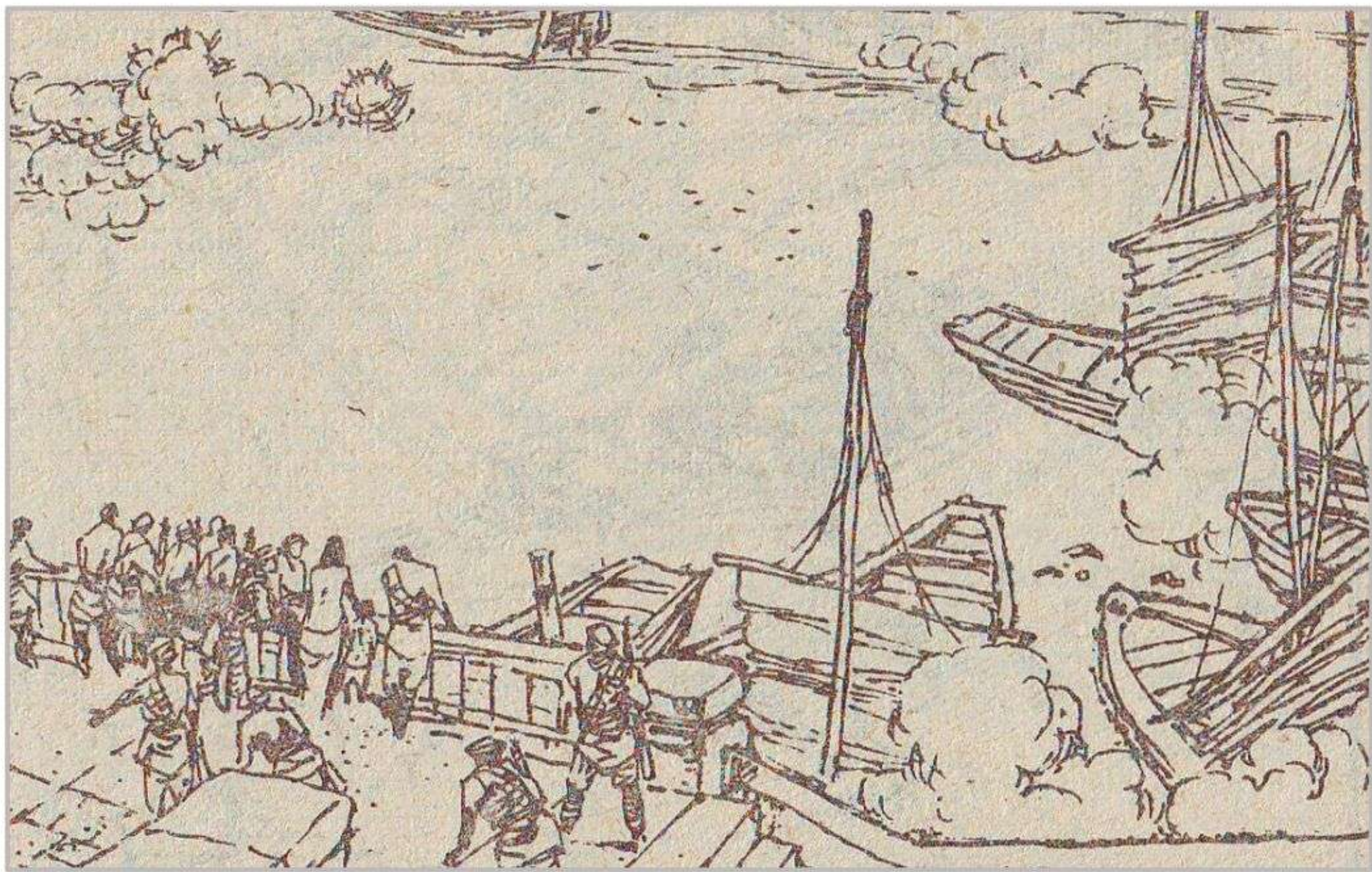
舢舨正走着，忽然宓国龙从水里冒了出来，一举枪，三个特务都栽到海里。沈芳枝吓得大叫起来。宓国龙扳住船舷，用枪指着沈芳枝：“把潜伏特务名单交出来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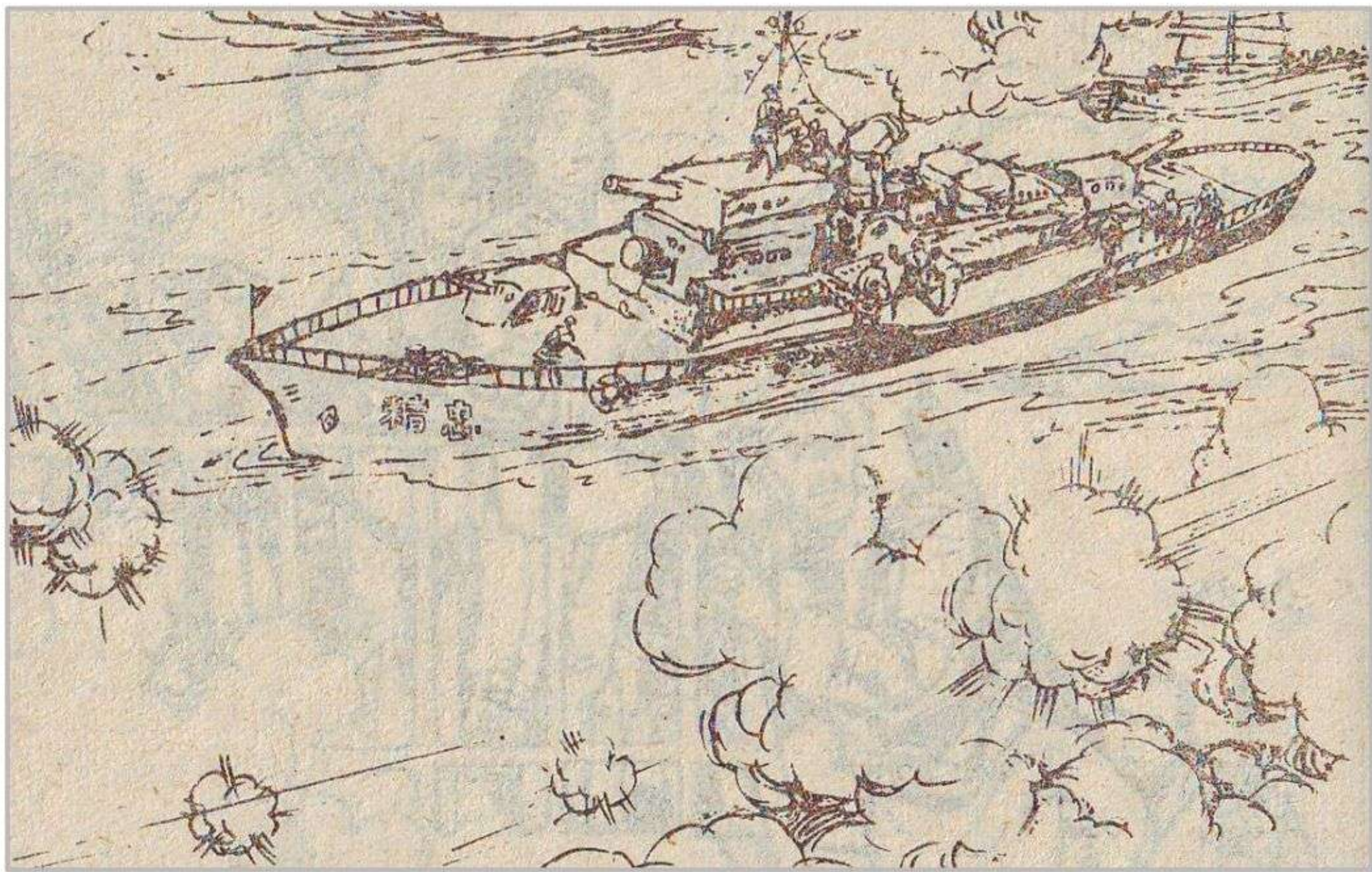
沈芳枝把嘴一撇，说：“给你，在这手杖里。”举起手杖，一声微响，宓国龙两眼一黑，倒在水里，原来手杖是无声手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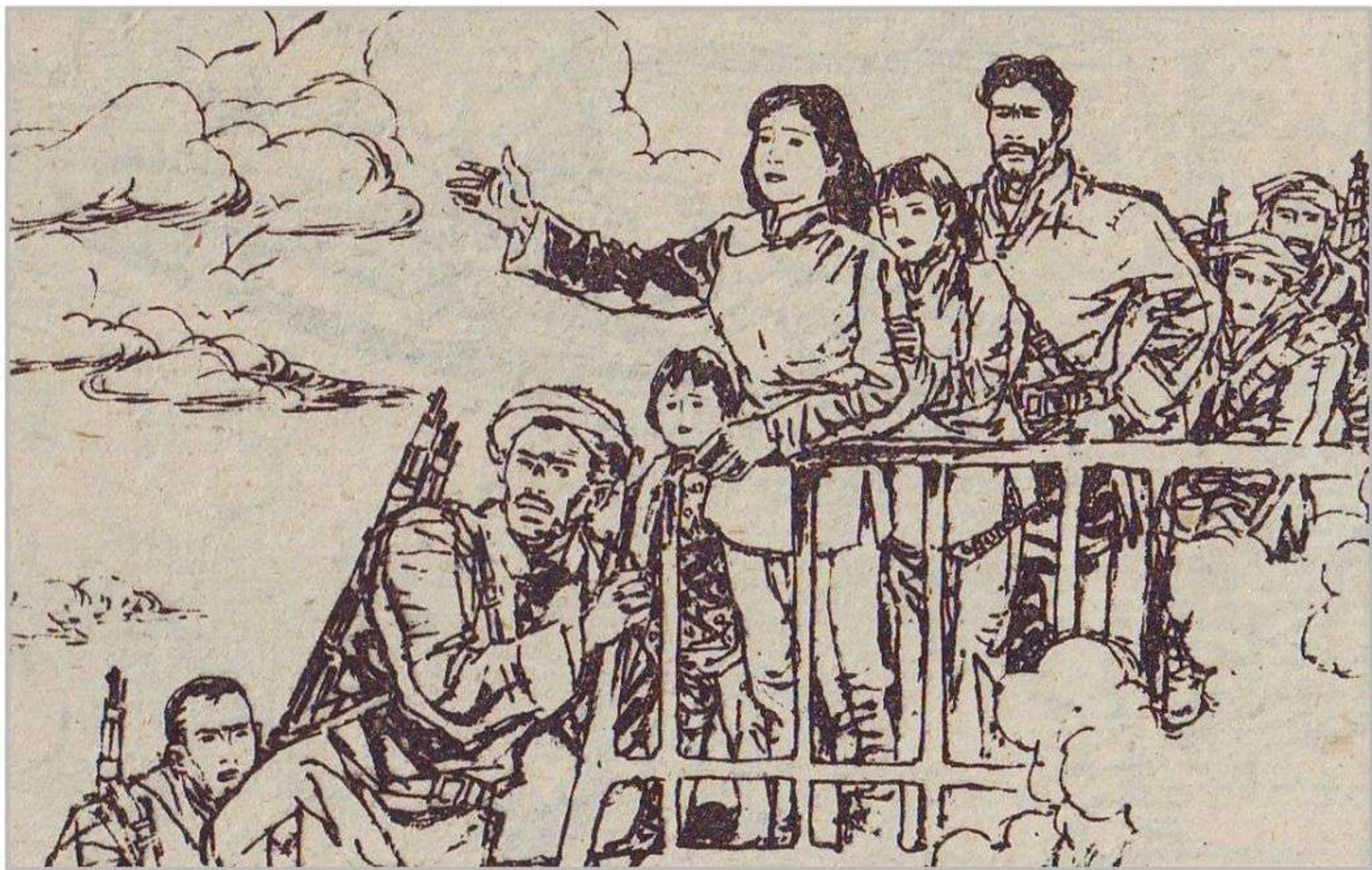
沈芳枝把昏迷过去的宓国龙拖上了船，飞快地向“精忠号”划去。



大部分运丁船都被截下了。海面上漂着皮箱、包袱、敌人的尸体。远处传来追击敌人的枪炮声。雪妹、小腊梅和战士们跑上五洞大闸最高处，望着那敌人逃跑的快艇，还拖着几艘装满壮丁士兵的小船。



邵伯华为了防止陆上的炮击，将昏迷的宓国龙绑在高高的炮艇旗杆上。



“国龙——”雪妹脸色煞白，向大海惨叫了一声，扑到大闸的栏杆上。同志们围了上来，向渐渐远去的宓国龙致敬。雪妹抹去了泪珠，低声说：“国龙……我等你。”



血战白凉亭——《神枪碧血》之五

原 著：臧 天 法	出版者：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	(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214号)
改 编：陈 骧 龙	发行者：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绘 画：谷照恩 李重新 谷 静	印刷者：河北省雄县东槐印刷厂
封 画：郑 岱	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64
1987 年 9 月 第 1 版	印 张：2
1987 年 9 月 第 1 次 印 刷	印 数：000001 130050
统一书号：8073·31290	定 价：0.45元
ISBN 7-5305-3032-1/J·3032	